

中外名人逸事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中外名人逸事

鍾能華編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小序

古往今來，不知出了多少有名的人物，他們的存在，往往舉足輕重，足以左右當時的局勢；甚至在他們死後，也影響及於後來的社會，所謂「英雄造時勢」，就是準此而言的。

自然，「英雄造時勢」這句話，太強調了「英雄」這一方面；而後者——時勢——所給予前者的影響是萬不能抹煞的。因為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尤其是所謂一個英雄，他必須與時代同呼吸，站在人民的面前，推動着時代前進。然而也有些英雄，他是反人民的領袖，阻撓着時代的進展，成了洪流中的一股逆流；不過經不起更大洪流的衝擊，必被時代洪流所淹沒。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來觀察和研究他們的生平，才能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

這是一本名為「中外名人逸事」的小書，顧名思義，本書所採取的材料只是他們一生中的斷片鱗爪。他們之中，有足以留芳百世值得後人的景慕崇拜；有足以遺臭萬年使世人唾棄。無疑的，前者將在珍貴的史頁上留下燦爛的光輝，照耀宇宙；後者卻把血腥與醜惡塗抹上去，永遠清洗不了。這是忠奸善惡的分野，也是歷史所給予的公正的裁判。從這些片斷的報導中，由小見大，我們很可以憬悟於他們所給予後生者的啓示與惕勵。

時代有兩股不同的水流，一股是清的；一股是濁的。朋友，當你讀完了這册小書之後，你將在何處安放下你的步伐？

中外名人逸事目次

第一編 國內之部

國父的性行	四一
蔣主席激怒日教官	四一
林主席抱獨身主義	七
吳稚暉老當益壯	〇
張溥泉敢怒敢言	一〇
張靜江多才多藝	一二
孫科料事如神	一三
宋子文初戀秘史	一五
洪深綽號黑旋風	一七
居正自命農夫	一四
于右任鍾愛女公子	二一
宋慶齡患難與其	二五
勞陽初國外辦學	二八
盧作孚整苦經營	三一
吳鐵城自比舊卡車	三三
邵力子偷抄電報	三八
黃紹竑割鬚跳窗	四〇
王寵惠愛喝紅茶	四一
顧維鈞喜吃臭腐	四四
朱家驊慧眼識英才	四五
王世杰學優則仕	四八
俞鴻鈞妙語解頤	五〇
詹天佑爲國爭光	五三
吳國楨慶得佳偶	五四
劉文島大拍蒼蠅	五七
蔣經國險遭不測	六〇
雷震成爲接線生	六二
張學良寬橋受窘	六五
吳經熊少年得志	六七
羅衡慣開大砲	六九
華羅庚揚名海外	七一
吳貽芳辛勤辦學	七四
張伯苓只問耕耘	七六
	七九

第二編 國外之部

林肯拯救黑奴·····	八一	英王公主的婚事·····	一三〇
富蘭克林視時間為生命·····	八五	弗朗哥人皆可妻·····	一三三
哥倫布冒險向前·····	八八	潘底迪夫人聰慧多姿·····	一三五
愛迪生車上賣報·····	九一	希王喬治結婚祕聞·····	一四二
俾斯麥開槍呼備·····	九三	柯南特春風桃李·····	一四四
羅斯福偉大生平·····	九九	愛因斯坦不愛虛榮·····	一四七
羅斯福夫人輕車簡從·····	九九	哈斯達破口傷人·····	一五二
邱吉爾的賢內助·····	一〇二	貝多芬命途多舛·····	一五四
艾德禮紋像聽差·····	一〇四	高爾基的苦學生涯·····	一五六
史太林黨潑獄吏·····	一〇六	蕭伯納被開玩笑·····	一五八
希特勒三位姘婦·····	一〇九	牛頓誤鑲為雞蛋·····	一六二
墨索里尼最怕刺客·····	一一三	諾貝爾幾死於試驗·····	一六三
華萊士重操筆墨生涯·····	一一六	華盛頓幫抬木頭·····	一六五
馬歇爾的撲克面孔·····	一二〇	達爾文不愛書本·····	一六八
馬丁苦兒出身·····	一二二	列甯不忍吃魚·····	一七〇
貝文的沉默控訴·····	一二五	甘地絕食政策·····	一七三
艾森豪威爾速戰速決·····	一二七		

國內之部

國父的性行

七十餘年前的今天，中國正向內憂外患的深淵裏爬，可是天佑中華，一位拯救中國的巨人，總理出生了。他的言語行動，不只挽回了中國的命運，而且給全世界人類帶來了求生的希望與自信，怎能不教這沐其恩受其惠的後代人，緬懷景仰，想像其生平？

總理的性情很直率，說一句算一句，從來不說模稜兩可的話。如有人求他做什麼事，辦不到的，他就不答應；只要他答應做的，一定就要做到，中國人犯的毛病是太愛失信，因為有許多人把孔子的話解釋錯了，孔子說過：「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於是以為言不信用不果便是君子，這是國民道德的大缺點。總理這種「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實在應該學習。

總理的性情很剛直，這也足針砭中國人的毛病，中國有一句古話「儒者柔也。」於是人以為明哲保身便是最聰敏的處世之道。總理卻不然，常是言人所不敢言；有人會勸他說，照這樣無顧忌的



說話在中國社會裏，恐不相宜。他毅然答道：「我就是要改變中國的風氣，我要中國人做剛性的國民。」

「革命不忘讀書，讀書不忘革命；」這兩句話，總理確做到了。他不論怎樣忙，總不間斷讀書，甚至於忙得不能親自拿起書來讀，還要請別人旁邊讀給他聽。有些人一在社會上做了事，便藉口忙，把書本堆在一邊了，所以總理這種孜孜不倦的讀書精神，最值得現在的人效法。

總理平生沒有嘆過氣，他不論什麼時候見了人，總是笑容滿面。別人有時爲了失意的事，頹喪起來，可是一見他那快樂的笑臉，馬上把煩惱丟了，革命的勇氣便油然而生。他自己當然也有些不快意的事，但他都藏在心裏，一點不表現出來，沒有聽他唉過一聲，他修養的功夫，真是到爐火純青了。

總理最會講演，至少在我們那個時代，他是中國第一個講演家，他講演總是有條不紊，常是他說了上一句話，我們便推想出一句話來；他講演的姿態亦佳，有時操粵語講演，不諳粵語的人從他的姿態聲調裏就可了解十之八九。這都可證明他很有大的講演天才。

他不論是對什麼人，態度都是和藹可親，那一副慈祥的笑臉，直到死後，還使人留戀他。十三年總理病故在北平，到中央公園瞻仰遺容的，三天之內就有幾十萬人。普通人一死了後，別人就避免再

看見他的面孔，甚至對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可是對總理，那些陌生的人，竟爭先恐後的去看他，這種感召力，在歷史上是很少有。

總理的生活很樸素，穿衣吃飯都很簡單，但卻清潔、整齊、講衛生，就是夏天，衣服不扣鈕子或拖鞋的事，他也從來沒有過。最難得的是他那種生活有秩序，完全出於自然，毫不故作。

「潦草塞責」這些形容詞，總理身上絲毫不適用，他不只對他努力的惟一目標革命是如此，就是對其他一切的事，也都如此，除非不做，只要一做，他就十分認真，在廣東習醫時，他雖然是志在革命，但醫學科程上的分數還是屢考第一，可見他做什麼事都不把牠當做兒戲。

總理在家吃飯，總是預備紅白兩雙筷子，用白筷子夾菜，用紅筷子來往嘴裏送，湯亦一人一份，這種吃法，很合衛生。那時，同志裏還有人沒吃慣西餐，總理便教他們怎樣用刀使叉，並談述種種吃西餐的禮節，他說萬一和外國人交際時，免得失禮。他的目光在全世界，但永不忽略自己的一點細微的行動。



主席激怒日教官

孩子的誓言

當蔣主席兒時在奉化鳳麓學堂讀書的時候，有一個要好的同學，那就是以後的王正廷博士。有一次放學後，王氏在城牆上高興地玩着，偶不小心，失足墮下，幸而城上有籐蔓，在半空中掛住，許多孩子，看見了都嚇得一個個溜走，王氏大聲呼救，好容易纔給路人救下。第二天王氏將此事告訴了好友，蔣主席聽了十分生氣，想去打那批溜走的孩子，但給王氏勸阻了，並且說，如果沒有城牆也就沒有這會事了。他聽了這話，感到不錯，二個人就立誓長大成名以後，一定要拿城牆拆去。

果然北伐時，蔣主席率軍入浙，依然誓言，將奉化那古舊坍塌毀的城牆拆走了。

在保定軍校求學階段，蔣主席曾有一個泥土的故事。

爲喻比
激憤

一天，一個日本教官授衛生學，他取了一塊泥土對學生說：「這塊泥土約有一立方寸，可以容納四萬萬微生蟲。」跟着又補充道：「好比是團團萬萬中國人，像微生蟲似的寄生在這塊泥土裏。」

這卑劣的比喻，使做學生的蔣主席憤激萬分，他立刻跑到講臺，把泥土分做八小塊，跟着質問：「貴國五千萬人民是不是也像微生蟲般寄生在這八分之一的泥土裏！」

這可激怒了日本教官了，他腦羞成怒，罵蔣主席是革命黨，這時革命黨是要槍斃的，然而蔣主席卻泰然自若地說道：「我祇研究你的比喻是否適當，你不能用別的問題想來加罪。」

日本教官語塞，祇有狼狽地悄然退課。一面見校長要求嚴辦；終於教官失言在先，而校方又不願開罪於他，因此祇得記了蔣主席一次過。

十月
廿三日

當年蔣主席向蔣夫人求婚的時候，曾經因為信仰問題而遇到阻礙，因為宋老太太希望他的女婿是位基督教徒，而蔣主席卻爽然地說：「我不能爲了結婚而去隨便信仰一個宗教。」這使宋太夫人十分失望。後來，蔣主席說道，不過他可以在婚後以一個較長的時間來研究教義，如果他對它發生信仰，他是願受洗禮的。宋太夫人聽了這話，纔感到滿意，終於答應了這個兒女姻緣。

婚後不久，蔣主席對基督教加以深刻研究以後，忠實的信仰了它，十月二十三日那天，就是受洗禮的日子。

不佩
勳章

在習慣上，一般時人，在他們心目中似乎感到非有華貴的陳設與享受，是不足以顯其爲華貴的。尤其在軍閥時代，一般軍閥官僚是窮奢極慾得無以復加。然而蔣主席在那時，身爲北伐軍總司令，卻仍舊質樸異常。一次，有一外國記者在廣州訪問他，看到那麼簡陋的一間辦公室，看到那麼一位穿着簡樸、不佩勳章、態度雍和的總司令，不由得驚奇起來。當這位記者詢問他一生有多少勳業的時候，蔣主席寫了下面這幾行字：「生於浙江省，肄業於保定軍校

及日本士官學校，革命時追隨孫總理。「他一點也沒有涉及他自己是一個決定着中國命運的人物。有一次，蔣主席曾以這樣幾句話說明了他自己：「我現在雖然做了全國最高統帥，但除了定例統帥應有服裝儀節以外，我個人一切生活行動思想精神，完全就是一個士兵。」

淡泊
的
習
慣

一種淡泊的習慣，蔣主席在年青時就養成了，尤其對於飲食，很有節制。平常膳食，總是很簡單的幾樣小菜，就是請客，所備菜餚也是十分有限，而且向不瀟灑。因此一個饕餮者必須宴後有所補充，或是事先已經準備。

當譚延闓還主持政務時，曾經延攬了一位善製魚翅的名廚，後來譚氏去世，名廚也就失了憑藉。這時，有人把這位名廚介紹給了蔣主席。可是，沒有多少時間，名廚突然自動辭職，原因據悉是爲了蔣公館裏並沒有魚翅可以供給他烹調。官邸膳食，一個娘姨已足應付。

胃
與
難

陳炯明叛變時，蔣主席正隨侍總理在永豐艦上，那時四面都是敵人，危險萬分，當艦隻通過車歪炮臺時，叛軍以野炮轟擊，永豐中六彈，船身震動得很厲害，他請總理移住下艙，自己守住舵樓，有人要他暫時避開一下，他不加理會，祇是眼瞪瞪地望着時針，因爲過了廿分鐘，就可離開危險地帶了。後來真是天從人願，廿分鐘後，永豐艦平安地通過了車歪砲臺。

在北伐時代，蔣主席也曾經常常親赴前線督戰，當攻武昌的時候，總司令部設在李家橋火車上，指揮部設在南湖，他在總攻擊的前夕，親自到城牆的附近，向部下訓話。當時許多人勸阻他，希望他爲安全着想，然而他終於親自上火線，對圍城部隊訓話，宣佈攻城的決心與時間，並且說：「假如明天攻

不下來，你們不要見我，我今晚不走，就在這裏等着。」結果將士用命，武昌是被攻下了。

林主席抱獨身主義

已經去世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是福建人，他是一位黨國元勳，參加革命最早，他和吳稚暉、張繼、張靜江等四人，在中央監察委員中有黨國「四元老」之稱。

抗戰期中，他的官邸是在重慶風景區的一個山洞裏，他時常獨個人徘徊在山洞附近的田野間，時常要去問問農民生活的疾苦，所以鄉下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是主席的。

有一天，林主席偶然到一間小茶館裏去喝茶，恰巧那個地方的保長也在裏面。依照四川的習慣，敬茶是表示敬仰的禮貌，所以等到林主席就座後，那個保長就高聲叫道：「主席的茶錢不收，」因此茶房們也都齊聲回應：「主席的茶錢已由保長會了，」林主席當時覺得很奇怪，到後來纔知道，原來這是當地人民的風俗，於是他微笑着向保長說聲「謝謝！」

林主席是抱獨身主義的，許多人對於他一生中不要妻子，覺得非常奇怪，他究竟爲什麼不要夫人呢？這正是一個疑問。有人看見他的辦公桌上，放着一塊白的骨頭，解剖學家可以判別出來這是一個女人的頭骨。林主席非常珍愛它，視同生命一樣的保護它，因爲他是主席，所以沒有人好意思來盤問他。他的多年的隨從朱某，有一天在酒後，把這件祕密告訴了人家。他說：「林主席年青的時候，有

一個愛人，那個愛人是他的表妹。那位小姐，生性是非常幽媚的，她對林主席的愛，是默默地，不聲不響，除了他二人以外，誰都不知道他們的深情密意。林主席爲了革命奔走，常常要離開家鄉。不料這位小姐，後來由父母親許配給一個華僑富商的兒子，她雖竭力反對，但結果沒有用，她希望和林主席私奔到外國去，過流浪的生活。但是林主席爲了革命，恐怕帶着一個女人要限制了她的行動，所以拒絕了她的要求。當時林主席被孫總理召到美國去了，她見到婚期已近，無可奈何，她便自殺了。現在林主席桌子上擱着這一個女人的骷髏，就是那位小姐。至於林主席如何能够取得那位小姐的骷髏，那位隨從也不清楚，不過那位隨從且肯定地說：「林主席自從受了這個重大的刺激，他就終身不接近女性，他沒有娶親，一直到死，他還是一個童男子。」

林主席從來不用私人，當他接任主席的時候，他邀約他的老友魏懷去當國民政府的文官長，魏懷很客氣的推辭，林主席於是對他說：「沒有什麼難，我只要你做到二件事，便合於我的理想，第一件，你當了文官長之後，不許向全國政府機關介紹一個人；第二件，你除了照例蓋印之外，不可多管一件事。」魏懷聽了笑着說：「這二件事，我絕對辦得到。」於是魏懷就做了十三年的國民政府文官長，他在文官長任內的確沒有違反這二件事。

林主席沒有兒子，較親近的只有一個堂姪女兒，等到林主席死了以後，便由她當了孝子。到底是國府主席，爲一國的元首，所以死了之後，不知怎麼地跑出來了一個林主席的親屬。林主席已死了，誰也不必多管閒事，許多大人先生們，更沒有閒情來考據林氏的家譜。有一位浙江省壽昌縣的縣長，叫

做林希岳，自稱是林主席的姪兒，特地請了假，由浙江到重慶去奔喪。浙江黃主席不但照准了他，並且拍了一個電報去向中央請示，派專機來接他。那時渝浙交通雖然沒有斷絕，但已經非常困難，乘汽車至少要一個半月，所以中央爲了林希岳奔全國主席的喪，特地派了飛機到浙江來，誰知道那位林希岳到了重慶去，林主席的姪女兒，已經當了不少時候的孝子，出來並不認得這位哥哥，林家的人還拿出了家譜來，翻來覆去，始終找不出林希岳這個人的名字。這件事情弄不好了，林希岳後來說他是林主席的義子，他也應該當孝子。可是林主席已經死了，有誰可以來證明他不是林主席的義子；林主席治喪委員會對於這件事始終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後來看見雙方爭持不下，於是召集了雙方說：「林主席爲一國之元首，他的死，全國人民都應該悲痛，全國任何人都可以來當孝子的。」後來林主席喪事完了，那一般孝子孝女，都紛紛地離開了重慶，當他們臨走的時候，每一個人都拿了一筆豐厚的川旅費，各自回家去了。那位林希岳仍舊回到浙江來當壽昌縣縣長。起初他去的時候，本來想趁這個良好機會，去活動中樞的一個官來做做，可惜西洋鏡被拆穿了，事情沒有成功，倒給他當了三個月的孝子，到重慶去觀光了一趟，去時是專機，回來時只是木炭汽車。

林主席的死是突然的，病症是中風。他有一天坐了汽車出去，在路上，碰到了一輛盟軍大卡車，很快的開過來，林主席的汽車因爲來不及避免，終於被撞了一下，幸虧汽車沒有翻身，但是震動得很利害，林主席在車座上跌倒在車廂內，因爲他已經很老了，所以內心受了劇烈的震動。等到回到家中，已經不省人事，沒有多少時候，就和世界永別了。

吳稚暉老當益壯

年來國家建設有一主要的顯明趨向，這就是「近代化」，而黨國元老吳稚暉先生便始終跟着近代化的大旗向前邁進，他提倡科學，促進國家工業的發達，提倡國語，促進國家語言的統一，科學與國語，乃近代化的根本條件，吳先生數十年如一日，孜孜推進，為國家近代化盡力，真是「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

吳先生常自稱是鄉下老頭兒，其實是一個永為時代領導者的最前進人物，——一個永遠站在時代前哨的民族導師，現在他雖然壽比南山高，但還充沛着青年的創造與前進精神，他自己也說：「人老心不老，常跟着少年跑。」吳先生現在確是「老少年」，而且是少年羣中的老英雄。

這位「老少年」於民國紀元前四十七年（一八六五）生於江蘇常州陽湖縣雪堰橋鎮，三代獨子，他六歲時即喪母，乃移居無錫外祖母鄒氏家，聰穎活潑，極得外祖母痛愛，少年時便在無錫受良好的教育，二十七歲考中舉人，以後曾三次入京應會試，但沒有一次中到進士，蓋其進步的思想與創造的智慧，自不是呆板的八股文所能限制的。

於是他丟開了無聊的科舉，開始教讀的生活，先後在北洋大學堂及南洋公學充任漢文教習，其淵博的知識與誨人不倦的精神，坐落春風者，至今常能憶及。王寵惠王正廷曾養甫等都是他當時的

及門高足。

他身體魁梧，精神健旺，而且富於組織力，在私塾讀書時，就常和友伴結成團體，與他人械鬪，常要打至頭破血流，方肯罷休。十八九歲時，有一次，他整夜不歸，在外趕馬嬉戲，幾乎急壞了外祖母，及至次晨返家，一雙新穿上的布鞋，已跑得脫掉鞋底，這情勢在中舉人後，還是如此。

我們現在提倡民主，而吳老先生在光緒年間專制勢力還甚高漲時候，就曾爲民主奮鬥。任教南洋大學時，他竭力主張由教習和學生共治校，與總辦張元濟（菊生）意見不合，因請准學堂，發給旅費赴日留學，住東京押田區明陵館，每月食用僅費日金七元半，其刻苦情形可知。

吳先生自一九〇五年第一次與國父晤面後，就成爲國民黨的台柱，國父的左右手。但是他爲人曠達，淡於名利，他是國父「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實踐者。所以革命成功後，他對於任何職位都不顧就，只不過對於國家大政仍熱誠參贊而已。

他自奉儉約，布衣粗服，恬然自樂，飲食尤爲簡陋，而且常自炊自羹。他向來不用煙酒，這是他和李石曾先生相約的六不主義之一，六不主義，有不做官，不娶妾，不做議員等，他兩位先生中，對此相約，真能貫徹始終，終身定之。現在他雖年過八十，而健康則勝常人。平生不常坐車轎，縱使是崎嶇小道，他也是安步當車。

吳先生著作極多，社會上每遇有什麼重大波動的時候，他總要以老青年身份，著論指引我們。他寫文章不裝腔不作勢，每篇文章總有小故事，亦莊亦諧，娓娓而道；如何嚴肅的大道理，在吳先生筆下

都變成興趣橫生，使人百讀不厭。他說話也是一樣的，臉上老掛着溫和的微笑，一字一句，毫無做作，如和家人聊談家常一樣的親切自由。他的話中充滿着精湛的學問，豐富的經驗，與道不盡的處世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無論誰聽他的演講，或和他私人談話，總覺得是在和諧輕鬆的氣氛中，獲得萬萬千千爲人經世的學問與經驗。他常說國父是「自然偉大」，而他自己也正是「自然偉大」呢！

「自古通人而兼學人，其整個人格，存於人人之心，而不復屑屑較其學問事業之迹象者，三代以上之代表人物則周公，三代以下則諸葛武侯。」這是吳老先生序蔡子民傳略上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恰恰道盡吳先生自己的全人格，吳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學人而兼通人。



張溥泉敢怒敢言

也許，你會奇怪，自從國民革命統一全國，定都南京後，似乎不大聽到張溥泉先生的消息吧！是的，他二十年來沒有做行政官，然而如果你覆按中華民國革命史乘，張先生在黨國的歷史與功績，就顯得不凡了。他常自稱：「我是十足的一個「暴徒」，」光緒三十年，這位「暴徒」就爲了萬福華刺王之春案，捉住在上海。二次革命，又被袁世凱指爲「附亂份子」下令通緝，亡命到日本去。其後民國分裂局面中，張先生又忙着爲國事奔走，穿了件褪舊的袍子，青馬褂，戴帽頭，東去接洽，西去調停，誰都知道張溥老（張字溥泉）是個最肯負責任的人。

張溥老爲河北滄縣人，粗胖的身軀，孔武有力，脾氣異常直爽，政局方面有問題時，新聞記者只要能夠找到他，他就無話不談，語必痛快淋漓。日寇覬覦我國時，溥老是主張抗戰最激烈的一位。還記得民國二十五年在京召開的四中全會中，張先生當場痛駁當時外交部的妥協外交政策，聲色俱厲，害得張部長面紅耳赤，大會結束，張羣因此去職，而「暴徒」敢言之名，也就盛傳了全國。

張先生是國父生平最信任的同志，他與林故主席，吳稚暉，張靜江共被稱爲「黨國四元老」。自奉儉約，守身如玉，所以雖然是黨國元老，還是一介書生兩袖清風；不久前不是在報上看到「張繼鬻書」的廣告嗎？——張先生的草書寫得挺秀勁。

幹政治的人似乎免不了先跨入報界，張先生在光緒二十九年，就做過蘇報的參議，後來好像也辦過報，現在還擔任着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董事長哩！

張靜江多才多藝

張靜江和民黨發生關係，是比較蔡子民吳稚暉們遲一些，而世人們對張的名字，認識也較遲。除了民黨老同志之外，在民國十三年以前，許多人不大知道有張靜江其人。然而追述他的出身與贊助革命的熱忱，可以算是民黨裏的鐵中錚錚的。在民國十六年以後，在幾位元老中，實際的從事行政工作，只有他兩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任國民政府主席。同時他也致力經濟建設，如任建設委員會委員

長，江南鐵路公司，江南汽車公司董事長等。

他晚年有兩大缺憾，第一是患極深度近視，看起東西來，不大方便，最近甚至不能夠看東西。第二，他的雙足是病癱的，不良於行。無論坐船坐車，他都坐在一張特置的藤椅，由侍役把椅擡上車裏或船上，這是他行動極不自由的地方。我們還記得從前中央黨部或其他會集的攝影，他都是坐在椅上的，就是這個緣故。他對於沐浴，是特別注意的，又特備侍役專司扞腳、擦背、推拿，在入浴前，是好看書報，博知時事。

他和 總理 的往來一段因緣，說來也很有意思。他在乙巳年（一九零九年）和 總理 在歐洲同船，因而相識，心意相投，就無話不談。那時他在法國的巴黎，任清使館商務隨員和經營通濟骨董公司販賣古玩給歐洲人。會對 總理 說，如果將來為國事要需用款項的話，一經通知，當必盡力接濟。當時他只算一個革命同情者，還沒有正式加入民黨。後來過了兩年，在丁未歲來香港，纔加入同盟會。在未入黨之前一年的丙午，他跟隨清駐法公使孫寶琦參觀比利時的烈日城大博覽會時，公開的逢人即宣傳革命。因他是使館職員而鼓吹排滿，人們就不免起了懷疑。那年的冬天，東京的黨部活動費沒有了， 總理 在無意中回憶起張氏說的話，就按着留下的通訊處，發他一條電報，果然幾日間接到復電。匯來九千元日金，此後有好幾次，黨中缺乏活動費，張氏都有接濟。他在法國，除了在使館做事和經營骨董生意之外，思想也傾向「安那其主義」，故與李石曾、吳稚暉等創辦世紀雜誌、勤工儉學會等，都熱忱幫助。

民國成立後，他初時沒有參加實際的政治工作，還是過他的恬靜生活；故普通的人們，多數不知道他的生平，直到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纔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人們對他因之漸漸注意到。然而他的多才多藝，還有許多人不知道的。

張氏本是浙江吳興的世家，他的先世，是南潯鉅富，少年飽受優良的教育，故對於書畫，不特收藏豐富，而且自己也很精通。他的寫字，是飽含山林氣，絕沒有一些時習。他的畫，是從石濤入手，自寫胸臆，不食人間煙火。畫件更少作了，人們不容易見到。他雖然深度近視，又雖然行動不自由，可是前幾年他寫兩三尺的大字，也揮洒自如，功力極深，不知道的人絕不會估量到是出於有殘疾的人的大手筆。由此看來，可見他平日修養的功夫，能者無所不能了。

張名人傑，他的女兒荔英，是陳友仁的夫人。他的公子乃鶴，今年只二十多歲，于右任有一「靜江兄長年四十六得丈夫子名曰乃鶴為詩賀之」五律一首云：「老矣革命黨，尤能書畫傳。香修同入靜，龍臥例逃禪。有女皆知學，生兒必象賢。名家增韻事，寰海徧飛牋。」他現寄寓美國，今年已有七十高齡了。



孫料事如神

二十年前，有個流行的稱呼，叫做民國「四公子」，指的是北京政府段祺瑞的公子「段宏業」，浙江省督軍盧永祥的公子「盧小嘉」，東北之王張作霖的公子「張學良」，和大元帥孫中山的公

子「孫科。」

二十年以後，段盧兩公子不必談了，張學良被軟禁遠在海外的臺灣，說不上對時代、對祖國有什麼影響，只有孫科宏圖大展，參贊中樞，做了好多年立法院長，現在又榮膺國府副主席的新命。說起來，這不是倖致的。因為每一個人的事業都是從他自小的環境教育所造成的，他雖然是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公子，但他並不是一般的所謂「大少爺」。他年輕的時候在美國讀書，先在加里福尼亞大學，因為沒有錢，寫信給他的父親要錢，孫中山先生回信給他說：「錢是有的，可不是我的，這些錢是人家捐作革命用的。」要他自己想辦法。於是他就就在舊金山有一家少年中國報館裏作翻譯，每月可賺美金數十元。他就是這樣讀書的，後來便到哥倫比亞大學完成他的學業。

孫先生是受的美國教育，而其生活亦不是一種優裕的富貴的生活，同時他受他父親革命精神的影響，所以他必然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自從他回國以來，他所作的事情，一般人都很知道，尤其在這次抗戰八年裏面。這八年中，他在學問修養方面，有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進步。他平時生活一面是讀書，另一面是聽無線電，可以說他除了開會辦公以外，整天就是讀書，書裏面有應該特別注意的，他都自己用打字機打下來，差不多英美日的雜誌，搜讀幾無遺漏，所以他對於國際問題認識最清楚。記得在抗戰期間，曾有幾次大家說蘇日要打，但他判斷無論如何蘇日不會打。太平洋戰事發生之前，許多人乃至外交官都說美日不會打，但他判斷定會打。等到歐洲盟軍勝利之後，又有許多人認為蘇日決不會打，但他判斷蘇聯一定會對日作



宋子文初戀秘史

宋子文是我國第一類的財政家，不但學識很豐富，而且理財是他專門的特長，所以財政部長做了很長久，而且成績很好，他四十歲的那年到美國去留學，和美國的要人們時常往來，情感也很深。

戰，結果他的判斷無一不由事實證明了他的正確。他讀經濟方面的書，可以把數字都記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不論到那裏去演講的時候，大家都很驚異他頗有「教授」的姿勢。

很多人覺得他有時很衝動，很有脾氣，可是要曉得，他完全是由於正義感出發，對事不對人。前兩年抗戰局面十分艱難的時候，他覺得中國政治需要民主改革，乃不顧一部份人的責難，而發為言論，且曾因此使美國顏露爾上將讚譽備至。他對一件事情，可以常常很嚴厲的同人爭執辯論，事情過了之後，對於他曾經發過脾氣的人，又非常的和平客氣。

他在私生活方面很節儉，如果到過他家裏的人，都可以看出來他客廳裏應用器具的簡單樸素。譬如我們隨時碰到他在吃飯，他的飯菜並不比我們的好，說一個笑話，有一次，大概別人送給他一個外國梨子，飯後是和客人分吃。這種情形，在官場中可說是奇談。

從這些地方看來，他的性格好處是很像國父的，大家知道國父生平的兩大嗜好，是革命和讀書。孫先生繼承了國父的遺志，努力為國事效勞，全國人對於他一定抱着很大期望的。

抗戰勝利後，因為政治不能上軌道，經濟發生恐慌，人民生活不能維持，社會秩序不能安定，宋子文受到各方的攻擊，終於辭去了行政院長的職務，可是現在又榮任廣東省的主席了。

宋子文的夫人是張樂怡女士，本來是晏摩氏女學校中的高材生，容貌又很美麗，正好和宋子文相配稱。他們在民國十七年結婚，只比蔣委員長和宋美齡結婚慢了二個月。這時宋氏已經是財政部長，年紀在三十開外，接近四十歲了，或者有人要問，為什麼宋子文結婚得這樣遲？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吧，原來宋氏在革命以前，曾經有一次失戀過，這是他唯一的失戀，也是他的初戀。事情已經隔了二十年，不過仍有舊事重提的價值，因為可以警告一般少女擇配偶的眼光。

宋子文自美國留學回國，學問不差，人也生得漂亮，因為他的英文程度非常高，所以不久便到漢口，任漢冶萍公司的英文祕書。漢冶萍公司是武進的盛宣懷所創辦的，宋子文家裏時常和武進人往來，宋子文也是因為有這種關係而能夠進去的。他進去之後，位置雖然不很高，但局裏人很看重他。不久他就認識了盛宣懷的第七位女公子，那位女公子，才學面貌都很好，所以日子過得長久後，二人的情感非常深切。雙方就談到婚姻上去，宋氏的要求，已經被盛七小姐接受了。那時婚姻雖然號稱自由，但是「媒妁之言」一套手續，仍舊看得很重要。於是宋氏便請漢冶萍公司的主任祕書蔣慰仙去說親，蔣慰仙是武進人，和盛宣懷有點親戚關係，本來是盛家的帳房，和盛老太太任何話都可以說。他先勸宋氏死了這條心，盛家的小姐是不容易到手的。且宋氏學識很好，前途無窮，不應該爲了此事而斷了自己的前途。那時宋氏已經接受國父自廣東來的電報，叫他到廣東去，蔣慰仙願意送宋子文的盤

費，叫他預備到廣東去，以圖發展，但是宋子文卻捨不得盛七小姐，以致遲遲不行，蔣慰仙的勸告，終於敵不過盛七小姐的柔情。

後來蔣慰仙知道宋子文和盛七小姐的感情已經到了難以分離的程度，遂答應向盛老太太去說親，那時盛宣懷死了已經多年，一切都由大太太莊氏主持。盛老太太明白了蔣慰仙的來意，連忙說：「好的，好的，但我先要看看，中意了再作決定。」蔣慰仙聽了，知道事情必可完滿，以宋氏的才貌，豈有失敗之理。遂於另一日，叫宋子文預先等候在武昌黃鶴樓頭，蔣慰仙也陪伴了盛老太太前去，經過蔣慰仙介紹後，接談之下，盛老太太，非常滿意。不料盛老太太回府之後，告知她的妹妹莊三小姐，莊三小姐笑了一笑道：「別的不講，太保的女兒，嫁給吹鼓手的兒子，纔叫人笑話呢？」盛老太太還是不懂，莊三小姐告訴她，宋子文的父親，是一個傳教師，以前在武進無錫一帶街上傳教，手裏拿了風琴拉着拉着，吸引着過路的人去聽。莊三小姐是存心破壞的，如果她想成全的話，再加上一句話「但是他的女兒已嫁給孔祥熙博士，二女兒已嫁給孫中山先生。」盛老太太一定會答應這頭親事的，因為那時孔祥熙是山西的財主，孫中山先生是創造民國的偉人。可是莊三小姐的那些話，使得盛老太太爲了顧全盛太保的身後名譽，堅決地拒絕了這頭親事，並且罵蔣慰仙說：「你不應該在太保死後來欺侮他。」蔣慰仙討了沒趣，他送了三百元錢給宋子文，催促他快走，如果再等下去，也沒有什麼光彩了。

然而宋子文的心是不死的，他籌劃好了川資，把一切都想妥了。他對盛七小姐說：「你愛我，你跟我走吧！這份遺產，不必看重它，我將來的財產，可以比你所得的遺產多上幾倍。」盛七小姐當時也答

允了。二個人並且計劃好了如何私奔，盛家的後門靠着河，晚上由宋子文駕小舟停泊在盛家後門附近，看見後門邊有一隻紅燈籠出現，於是把船靠上去，那便是盛七小姐出來下船。一切都商量好了，日子也約定。到那時，宋子文真的弄一隻小船划在盛家後門小河的對面，他眼睜睜地望了一夜，不見盛七小姐出來，可是他不甘心，他也许盛七小姐不便脫身。他白天躲在小船裏，不敢走出來，恐怕給熟人看見，一到晚上就坐在船上，對着盛家後門望，這樣苦苦地望了三夜，始終不見一個盛七小姐出來，宋氏知道盛七小姐已變了心，於是聽了蔣慰仙的勸告，就悄悄地離開了武漢。原來盛七小姐是有決心跟宋子文出奔的，當她正在收拾細軟的時候，忽然被莊三小姐發現，她知道不能隱瞞了，於是把事情的真相，詳細地告訴了莊三小姐。莊三小姐於是又使用破壞手段，用遺產來利誘，用出去吃苦來恐嚇，盛七小姐於是放棄了出奔的念頭。

宋子文到了廣東，國父給他五萬元辦中央銀行，辦得非常出色，於是他的地位也就步步高升；到了北伐成功，國府奠都南京的時候，他已經是財政部長了，在廣東時有人替他做媒，他總是謝絕了。到了上海，盛七小姐想再去和他交談，終於被宋子文拒絕了；直到宋子文和張樂怡女士結婚，盛七小姐纔不存幻想哩。

洪深綽號黑旋風

凡是接近過洪先生的，誰都不免聯想起「水滸傳」上黑旋風李逵的那種坦率、熱誠、剛勁、勇敢的性格。到今天，洪先生已經五十五歲，然而，時光並沒有磨掉他可愛的性格的光輝。勝利後他寫了「雞鳴早看天」，在舞台上高聲喊出「民主」，在北碚學生罰跪的事件中他不顧一切，仗義執言；去年五月，他爲真理而甘心犧牲飯碗。別的人大都「見利忘義」，然而，他恰恰相反：「見義」則「忘利」，別的人一遇到與自己利害相關的事，便不免畏縮，胆怯起來。然而洪深恰恰相反，他能突破利害關頭，變得更勇敢，更剛毅！你說前面是火坑麼？爲了真理、正義，他——洪深先生！會毫不瞻顧地跳下火坑去。這便是洪深先生爲無數青年學生真正敬愛的原因！誰說他是老了？

誰說他不是仍然站在時代前頭的文化戰士？

民國五年，他畢業清華大學理學院，公費赴美留學。起初，他學的是陶瓷工業，可是讀了一年，他却以一部多幕劇「爲之有室」和一部獨幕劇「回家」作試卷，考取了哈佛大學的「英文四十七」，投入了培克教授的門下，讀「戲劇編撰」課程。考取「英文四十七」，是留美一般學編劇的學生們引以爲榮的！但對一個中國留學生而言，洪先生却是選擇了一門爲大多數人輕視，甚至士大夫階級所不齒的學科。

那裏附設有一個「戲劇工場」（又叫「四七工場」）培克教授一直以爲：一個編劇人材一

定得先熟悉舞台的各部門工作。因此，洪先生在那裏不但學會了編劇的一切技巧，而且對排演、後台管理、舞台技術……等，都下過不少功夫。

一九二一年春天，他唸完了哈佛的戲劇課程，便轉到波士頓表演學校研究表演藝術。半年之後，便在波士頓的一所劇院裏學習舞台各部門的工作，甚至自屋頂的儲藏室，到地下的化妝室，他都工作過；即前後台的事務，如劇目編排，登佈廣告，文字宣傳，售票，帶座，乃至管衣帽間，打掃劇場，照顧洗手間……他都親身體驗了。在中國劇場，這樣精通各部門技術的「全才」，又能尋出幾個呢？

抗戰前夕，爲了羅克的「不怕死」一片，有辱華之嫌，洪先生大鬧「大光明」戲院，在重慶爲了號召「氣節」，打擊落水的影劇漢奸，而有火焚「木蘭從軍」影片的一次誤會；這都是曾經轟動社會的大事件；而這些事，別人不敢說，他說了，別人不敢做，他做了，這便是「黑旋風」與「大炮」的綽號之所由來，因「正人君子」是不喜歡洪深的，而洪深就偏偏不要他們喜歡……

洪深先生在畢業的那年三月，還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紐約辦事處兼差，而國內正逢華北災荒，他便邀集了哥倫比亞大學音樂科的女生李華等人，發起賑災公演，劇目是他自編自導自演的「木蘭從軍」（英語演出）。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十九兩天，在紐約世紀劇院演出之後，洪先生還曾被一位美國的女明星愛蒂女士大加賞識，展開了一段輕快的羅曼史。據說就在戲演完的當晚，愛蒂女士爲了愛慕、敬仰，以一個觀眾的身份，邀請洪深去消夜。吃完東西，她便請洪深送她回寓。結果，她開着自己的車子，乘着月色，在紐約近郊兜起風來了。就在車子上，愛蒂女士道出了她心中的款曲，有人傳

說：會有過這麼一段對話：

洪：我在中國已經結過婚了！

愛孩子，這兒不是中國。

.....

結果，就像一切美國電影的結尾。

回到祖國以後，似乎不很得志，然而在貧瘠的劇壇上，無疑地他是盡了他自己的一分力量。他埋頭寫劇本，組劇社。抗日戰爭中，他和他的同志們經過徐州突圍，北走開封，經洛陽下鄭州，輾轉川鄂等地。記得一九四〇年的春天，他應田漢之邀，擔任「再會吧，香港」一劇的導演。觀眾反應的熱烈，幾乎空前絕後，好幾場的戲票都搶購一空。不料，一幕未終，洪深却出現在舞台的正中：

「上峯有令，這戲應即停演，劇社遵命，全部退票……」

言未竟已哽咽不能成聲，轉身跑到後台，與演員們抱頭痛哭，發誓不再排戲。

過後，有人提醒他「不再作導演的誓言。他苦笑了一下，解嘲似地說：『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吧。』故事是這樣的：

「從前，有四個人又麻將，四個人的手指，沒有一個人足夠十隻的，最多是九個，其餘都只有七八個。人們看了很詫異，後來他們自己解釋：因為發誓不再又麻將了，每次都忍痛砍了一個手指，表示堅決已經不止一次了。」這回答，彷彿很幽默，然而，這裏面却包含着無窮的辛酸？



居正自命農夫

「余生也晚，忽若年，閱盡滄桑海已田，調鼎鹽梅漸變理，同根箕豆怯燃煎。南華夢幻迷莊蝶，西域風雲哭杜鵑。且喜秋高人老健，不知不識順其天。」

以上是司法院長居正在十一年所撰「六十自述詩」中的一節，在此短短的詩句中，可以看出居氏多年來的心情了。

人稱居先生為平民院長，因為他雖貴為院長，私生活卻無異平常百姓，戰前他在首都和平門附近，築有一所佔地十一畝的居處，在這樣廣大的地面上，卻只蓋低矮的平房幾間，較之其他顯而宏偉和高崇的洋房，實有雲泥之別。當時地價屋價，一共祇七千元，每當夕陽西沉，這所屋內，常有一個穿短衫赤腳，頭戴草笠的老農人，手持鋤耙，刈草澆花，臉上現出悠然自得的神態，說來怕不易使人置信，這個老農，就是堂堂的司法院長居正。

居氏不僅喜歡清閑生活，而且還喜自命為農人！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他曾偕夫人來滬寄住新亞酒店，登記冊上填的是假姓名，職業項下，則填註了「農人」兩個字。

他厭見生客，但是卻高興寫字，向他求書，不論孰魏生張一概應酬；他又愛學習騎馬，他嗜食的東西，是豆腐。

居氏は湖北廣濟人，字覺生，幼年曾留學日本。提起日本，有着一段佳話，當孫總理在海外奔走革命的時候，居先生隨從寄居東瀛，爲了居夫人——鍾女士，寶山籍——生育繁密，而居氏奔走國事，頗以兒女成行爲累，有一個日本朋友蒼野長知，願意替他撫養一位女公子，從此居小姐受日本家庭的撫養，受日本教育的薰陶，忽忽二十年之久，居氏爲國奔走，竟將此事擱諸腦後，直到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居小姐從養父蒼野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方才回國，骨肉團圓，那時的情景真有說不出的悲喜交集。



于右任鍾愛女公子

現任監察院長于右任，性情溫和，待人和藹可親，從來沒有官架子，他的字和他的美髯同樣使人神往。他的幾根銀髯，每到冬天，是要用錦囊套起來的；可是他的古怪的于派書法，卻一向寫得很多，不過寫這種于字的，除了常常替他代筆的外甥以外，也有很多人，學他的字學得很像，不過骨力及氣概沒有于院長自己寫的好吧了。

聽說于院長在重慶的時候，起初還愛隨意寫字，可是近年來卻不愛多寫了，現在他喜歡遊山玩水，到街上去買賣古董字畫之類的東西，以作娛樂。現在，不是十分親切的朋友，他不肯輕易寫字送人，且他的字比以前更加蒼勁了。只有同盟軍的將領們，獲得于院長手跡的，卻是很多很多。

于院長有一個女兒，名叫想想，已和重慶市長張篤倫的公子結婚了。想想的名字倒是非常有趣，但是其中倒有很深的意思。一面是因為于院長和他的夫人感情很好，可惜已經死了，所以用來紀念他已經死了的妻子；另一面是想想的出世，還是于院長從事革命最艱苦的階段，所以用想想來紀念他自己的革命歷史的。

為什麼取一個名字要叫做想想呢？原來于太太思想小姐時，于先生爲了革命，還逃亡在外國。那是在民國十年左右，北洋軍閥正當氣焰萬丈的時候，于先生的家庭是在上海，租住着海寧路園南里一幢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那時生活非常困難，房租常常付不出，有一次已經欠了三個月的房租，如果再付不出，照當時上海租界規定，是要封門的。于太太黃女士急得和于先生吵架，于先生的朋友們知道了于先生付不出房租，特地送了二百元來，于先生等到朋友們走了，便興高采烈地跑上樓去，對于夫人說：「你看錢來了，房租可以付了。」不多時，有一位某同志來訪問于先生，談話之後，于先生知道有某項革命計劃，必須實施，不過那人還缺乏路費及零用，大約需要一百元光景，于先生就慷慨地說：「我這裏拿二百元去吧，一百元恐怕不夠用，恐要誤了我們的革命大業。」客人走了，于太太氣得講不出話來。于先生是這樣的爲了革命而不顧家庭。

後來，陝西方面有機會要于先生去組織建國軍，來響應南方的革命，于先生離開上海的時候，于太太已經懷了孕，于太太叫于先生不要走，無論如何要于先生等她產下來之後再走，因爲家裏沒有人照顧；可是于先生始終不肯答允，還是要走。他對于太太說：「我不能拋了革命，但我也時常想着家。」

庭，生了這個孩子，就叫想想吧！于先生走了不久，想想小姐便出世了，于太太生產時，吃了不少苦頭，想想生下來之後，于太太更加想于先生，簡直日夜不安，因此產後得了病，後來雖然是醫好了，可是已經種下了不壽之根，而于先生呢？在西安組織建國軍，幹得轟轟烈烈，不知道他是否在想于太太和想想小姐。

一直到革命事業完成，國府奠都南京，想想小姐已經到了可以入學的年齡了，那時于太太已經逝世。于先生到那時景況也已逐漸地好起來了，但是于太太卻不能再見了，所以于先生革命後回到上海，第一件事便是歸葬于太太。于太太是蘇州人，在她自己的遺囑上，說明要把她葬到蘇州去。于先生親自料理一切事務，並且悲痛非常，歸葬完畢後，想想小姐要入學了，請求于先生給她另外取一個文雅一點的名字。于先生想了一想，鄭重地說：「我想你還是就叫想想吧！一方面可以紀念你母親勞苦，一方面又可紀念我的革命。」

抗戰期間，于想想小姐仍舊留在上海求學，住的地方是在威海衛路靜安別墅五號，生活自然比過去在海寧路時不同。于先生跟着政府遷到內地後，家裏仍有不少人，後來情勢一天不如一天，但是汪精衛不想得罪于先生，所以也沒有損害于想想小姐及于家的所有人。可是于想想小姐是一個有志氣的女青年，她過不慣淪陷區的生活，遂於民國二十九年，約了許多同伴到內地去。

她們走的路線是從南京起程，一路經過蚌埠、界首、洛陽、西安然後到達重慶，在路上非常辛苦，北方的大車和貨車她們都坐過，有時候沒有車，沒有船，她們只好用二脚步行了，她們步行一段相當長

的旱路——每天必須走七八十里路，這樣地到了重慶，于先生見到自己的女兒，不怕辛苦的從上海冒險到重慶來，非常高興，並且驚奇一個生長在上海的小姐，居然也能够每天步行七八十里路，而且路上吃了不知多少苦頭。想想小姐卻回答她的父親說：「因為我在上海常常跳舞，所以走起路來，不覺得吃力，一同來的有些小姐，因為她們不大跳舞，走不動路，都給我們掉下了，現在恐怕有的已回上海去了。」于先生聽了不禁哈哈大笑，想不到自己女兒，說話也會這麼幽默。

宋慶齡患難與共

國母宋慶齡女士是 國父中山先生最得力的一位革命助手，也是現在我們中國的最偉大的婦女領袖之一。她於一八九〇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母親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幼年的時候她在本鄉的教會學校裏讀書，後來留學到美國，在一九一二年畢業於美國威爾斯來女子大學，在那裏她造了淵博的學識和非凡的才能。當她回到中國的時候正是革命軍在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已經成功，孫中山先生當選為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大總統，她自從這個時候起，就在 國父的領導之下，開始偉大的革命活動，在臨時政府內担任祕書的工作。

不多時候， 國父因為看到國內的政治形勢，不得不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把這大總統的位，置讓給袁世凱，於是宋慶齡女士也只得暫時退出總統府的工作。那裏知道野心勃勃的袁世凱，自從

取得政權以後，便對外勾結帝國主義，喪權辱國；對內違反人民的意志，後來他自己終於稱起皇帝來了。因此使全國有志氣的青年和革命黨同志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國父便號召各省同志，發動二次革命。可是因為軍隊太少，力量又不能夠集中，終於失敗了。於是宋女士便跟着國父一同到日本去避難；同時他們兩人間的愛情也逐漸成熟了。終於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在日本結婚。從此以後，宋女士便成爲國父最有力的革命助手和生活上的愛侶。

國父早年爲革命奔走，在無論怎樣困難的場合裏，一定有宋女士一同在互相研究討論。其中最驚險的一幕，要算民國十一年時候陳炯明在廣州叛變。當時的情形，據說是這樣的：六月十五日那天半夜，國父和宋女士正在睡夢之中，陳炯明的部下，已經把國父的住屋團團圍住了。那時房屋四周都是叛軍，假使一不小心便有生命的危險。幸虧宋女士的足智多謀，婉言請求國父單獨先走，她自己率領着衛隊在後面。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她才戴了副官長的草帽，又披了國父的雨衣，在幾個衛士護衛之下，經過非常危險的地帶，穿過槍林彈雨的場所。逃到附近的農家家裏。再化裝成爲一個村婦的樣子，一手提着一隻菜籃。經過無數的難關，才到達了安全地區沙面，轉赴白鵝潭，在軍艦上面和國父自大難中重逢。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她陪伴國父繞道日本，經過天津而到北平去參加國民黨的組織。可是第二年春天，中山先生因憂憤國家大事，而病死在北京協和醫院。他的遺囑上面只寫出把他所有的書籍衣服和住宅等，贈給夫人留作紀念。

自國父死後，她便繼承國父遺志，以黨中領導者的地位，推動指導革命工作，更加努力了。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她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北伐時期，武漢舉行的中全會，她曾經担任過主席團，又被選為國府委員。

十六年七月以後，她就到歐洲各國去考察政治社會狀況。在柏林和莫斯科兩地，住得很長久。十八年六月舉行國父奉安典禮的時候，她曾經回國參加典禮，不久她又出去了。

一直到民國二十年回國，她看到國難一天比一天的嚴重了。便號召國內人民，發起救國運動，又和蔡元培、馬相伯等發起組織民權保障大同盟。宣揚正義，引起廣大國民的崇敬。後來又和世界各國名流學者共同倡導反侵略運動，形成為世界性的反侵略運動大會，被選為執行委員貢獻極大。

抗戰開始以後，她領導全國婦女界成立了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和戰時兒童保育會。她真是傷兵們的護士，難童們的母親，凡是她走到的地方，只要有傷兵醫院或保育院，她一定要去看過，她而且還要走遍每一個病室，親自去為傷兵換藥或做一件事，每年千百萬件寒衣，千百萬雙布鞋，幾百萬元保育費，都是靠她在百忙中苦鬪籌劃起來的。每年紀念兒童節，她總是捐助出一筆很大的款項作為難童的保育費。

她因為為了國家大事，每天東奔西跑，沒有休息的時候。因此影響到她身體的健康，她曾經在前年到美國去修養身體。同時以委員長私人代表的資格，處理中美外交上文化上的許多事務，一直到三十五年八月，抗戰勝利了，她才從美國病好回國。現在她正積極的在領導全國婦女從事建設新中

國而努力！

晏陽初國外辦學

晏陽初先生是中外聞名的平民教育的倡導者，他爲了勞苦大眾的教育而忍辛茹苦，爲了中國的民主獨立及世界和平，而東奔西馳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敬的。

晏先生是四川——巴中人。他的家庭是世代書香，父親祖父都教過書，但家境却很貧苦。晏先生從小就讀四書五經，在父親督導下，有時要讀到深夜。其長兄也很好學。鄰縣閬中有英人姚牧師，辦中學一所，欲送晏先生前去就學，然苦無路費，遂由其兄背着去，那時晏先生才十歲。初次離開家庭，第一夜住在宿舍裏，半夜醒來思親，大哭欲歸，後經姚牧師勸誘，才漸漸淡然。該校同學，許多來自富家豪室，與他同座之某公子，因晏氏衣衫襤褸，常以手扯其破布，其他幾位同學，亦以其窮困相欺，他雖氣忿，然仍用功讀書。年假時，同學紛紛返梓，有的派轎夫來校迎接，有的家長親迎，獨晏氏家中既無人來，又無旅費匯至，自己以爲沒有回家過年的希望。殊期終散學禮時，校長宣佈成績給獎，晏氏名列第一，獎以信封一個，他把信封接到手裏，回到座位，暗自撫摩，發覺一塊硬圓板，後來打開一看，原來是白亮亮的一塊大洋。一塊錢在富家子看起來不算一回事，然在此時的晏氏，則若沙漠中旅客之獲甘露，非常興奮，卽以此作川資，步行回家。途中恰遇另一同學的轎子，晏氏在前面走，一次偶不小心，滑跌於地，那同學在轎上不特不同情，反而拍手大笑，回到家裏，還餘下一串小錢，交奉母親。在閬中三年，得英人姚牧

師教益不少，畢業後，就轉入成都華美高中，那時他才十四歲。

華美高中畢業後，曾在成都南門外教書一年，後參加香港大學入學考試，名列第一。惟該校規定入學考試第一名，必為公費，但要英國人才有資格享受，事實上已往每次都是英國人獲得，此次晏氏考上第一，惹得校方開會商議，是否給予公費，但結果因不是英國籍而終於未享此種權利。在香港大學二年，轉入美國耶魯大學，因經濟困難，曾參加聖詩歌唱班以自助。耶魯畢業後，復進卜林斯頓研究院，研習政治經濟，得碩士學位。

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歐戰，中國也派了二十萬華工到歐美幫助建工事和運輸等，這些華工因語言風俗習慣與外國不同，且大多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苦力，行動有越軌處，常遭受到不少慘酷待遇。美國陸軍青年會即在美各大學招募中國留學生到法國去做翻譯，為華工服務。當時晏先生在紐黑芬，看到美國青年踴躍服役的情形，他覺得他也應當報效國家，於是自告奮勇應徵，時剛在耶魯畢業，同時應徵的還有兩個中國學生，他們踏上了滿佈魚雷敵船的大西洋，冒着很大的危險，向着盟國法蘭西的境界進發。

晏先生到了法國，經兩個月戰時智識技能訓練之後，就被派到白朗華工營內的戰時臨時商店裏售賣貨物並作翻譯。那裏有五千華工，很少能識字的。他們想念家庭。有一天，一位苦力請求晏先生替他寫一封家信，寄給那遠隔重洋的妻子，第二天此人又忸怩地帶了三位苦力來請晏氏代寫家信，之後，差不多天天都有許多人來請晏先生代筆，弄得他應接不暇。苦力們想家，也想知道戰爭的消息，

所以晏先生白天辦公，晚上還要到各苦力駐紮的營房裏，宣讀當天的新聞。

有一天晚上，晏先生忽然起了一個驚人的念頭——爲什麼不教育這些苦力自己去寫信，自己去看報呢！

他把全體苦力招集起來，開了一次會，對他們說：「我要開一個漢文班，給你們三個月機會，你們能寫很簡單的信，看簡單的報，你們不來上課的，我就不再替你們寫信了。」他以爲這樣報名的一定很多，殊不知而可憐的中國農民和工人，那裏會相信這種新奇的偉大計劃，更不相信自己還有閱讀的能力，所以結果報名的僅四十人，但是晏先生並不灰心，他相信「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以毅然按照計劃去實行。他選了最簡單而最適用的一千多字（這是以後編千字課的開始），一面編，一面教，三月之後，考試測驗居然有二十五個能寫能看。他在營門前黑板上寫了幾條戰爭消息，叫學生們讀，他們竟敢很驕傲地當衆朗誦。其餘的苦力，大多吃驚感到這是一個奇蹟。第二期招生就有一百多人，第三期招生竟增爲一千多人了。

一個晚上，主持陸軍青年會的柯耳少校 (Major Cole) 到營裏視察，聽到帳篷內發出低沉的喧囂聲，不覺大爲驚奇。晏氏告訴他說：「這沒有什麼，不過是我的學生們讀書的聲音。」少校爲了好奇，輕步幕前窺視，見苦力熱烈向學的心意，感動得流淚。回到營房中與晏氏商討大規模的華工訓練計劃。晏氏到巴黎招集了曾在華工營服務過的中國留學生，告訴他的經驗和計劃，同時晏氏便傳授了他奇妙的教學法，這樣華工教育很快的就在法國展開了。

在這裏，還有一件最感動人的事。因為華工識字的漸多了，晏先生便辦一種駐法華工週報。在巴黎找不出漢字印刷設備，只好自己編，自己寫，用照像製版，他出去視察時，常見一大堆人圍成一團，一個工人唸報，其餘的張口靜聽。有一次，他接到一封華工寄來的信，上面這樣寫着：「晏先生大人：自從讀了你編的報，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報價太便宜，只賣一個生丁，我怕你錢賠完了會停刊，我在法國工作三年多，儲蓄了三百六十五個法郎，現在我捐給你，幫助你的報。」這封信給予晏先生很大的感動。他常說：「在我十餘年所受的教育中，從來沒有像這一封信那樣給予我這麼大的教訓、感動和鼓勵。」

戰爭結束了，巴黎和會時，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有一天，我國代表王正廷先生匆忙間向晏先生要中國對歐戰貢獻的材料，晏先生即把華工參戰（有幾次英國兵吃了敗仗，把華工組織起來去衝鋒而獲勝利）的功績——鐵十字架章及傷亡的事實照片等交與他報告於大會，各國代表一齊鼓掌致敬。所以晏先生常說：「我國在巴黎和會有地位，多少還能得到一點勝利，是靠了誰？不是士大夫，不是上流社會的人，而是作牛作馬，一向被人輕視踐踏的二十萬華工。」

在法國訓練華工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却啓發了晏先生偉大的思想，播下了他未來事業的種子。他開始認識中國農民和工人，所以他說：「歐戰這一階段中，與其說我教育華工，毋寧說華工教育了我。在二十萬華工的實驗室中，我認識了苦力的苦，苦力的力，我成了一個崇拜苦力平民的人，因此，我認定要將一生的精力獻給苦力。」

盧作孚堅苦經營

盧作孚從民生實業公司創立時起，就擔任總經理，迄今二十四年，民生公司在他的全部精力貫注下，無疑的是壯大得可觀，而他的生命也因此花了大半，他今年五十六歲了。

但在他，隨着年齡而俱來的，不是衰老，更不是頹廢，而是盛旺的事業心和堅強的意志，他現正日夜籌維，如何繼續着抗戰時期的光榮貢獻，而對戰後的航業建設，再來一個更好的努力，可是關於這些，他感到的苦悶至少有兩種。

當日軍投降以後，民生公司有大小輪船八十餘支，担任長江上游的「復員」，本是綽有餘裕，可是「軍差」繁重，而且儘把上游的船支拉往下游，這使得廣集重慶欲歸不得的人們交相責難，另一方面，更使得公司虧折不堪，因為「軍差」計費較普通客貨運價低得不只一半，由於連年「軍差」折耗過甚，他早已在叫「支持不下去了」這是第一傷腦筋的。

其次，他早熱望政府對於戰後航業應該「妥為分配」。

「何家公司主力用在遠洋，何家公司主力用在南洋，何家公司主力用在沿海，何家公司主力用在揚子江，使各竭其全力發展其主要航線。」

在這「分配」中，不消說，他是希望在揚子江能獲得更好的機會，以便竭力發展的，在沿海，則「視

能力參加，以與揚子江聯系。」他的目光不但注視着揚子江，且早已射到沿海。可是勝利以後他所預期的「妥爲分配」迄未實現，而敵僞船支幾千，統被招商局接收，眼見着民生與招商在航業上的比重日趨變化，江海依舊，形勢全非，自是不能漠然無動於中的。他說：

「這樁事業，從降生起直到今天——也許直到無窮的未來——沒有一天不在艱難困苦當中，這是公司的寫真，同時也就是他自己的寫真。」

盧氏本是從艱苦中來，他出身於合川的小商家裏，小學畢業後，就到成都補習數學英文，未再入正式學校，後赴上海遊歷，返川後，任成都川報記者有年，一次，四川省議員要求加薪，他眼見那些議員，並未替人民作一件有益的事，而只圖蠅營苟苟，就大不謂然，因此聯合當時成都國民公報記者現任民生公司常董的鄭璧成，對議員大施抨擊，頗得人民同情。

他雖只讀過小學，但對數學頗有研究，同時又喜歡閱讀書報雜誌，就在「自修大學」裏以識見新穎著稱，合川江安等中學都聘他作教員，楊森任四川永寧道道尹，因慕其名也請他作道尹公署教育科長，就在這時，惲代英、穆濟波等應盧氏之邀入川講學，這對川省新文化運動，發生了重大影響，楊森後任川省督理，他就被任爲成都通俗教育館館長，在館內館外，常時舉行有關科學的展覽和講演，想把科學知識灌輸到一般民衆的腦子裏去。

民十四年，盧氏在合川創立民生公司的時候，正當川江航業已由繁盛而至過剩的階段，「在航業消沉時產生」，而居然成功，故有人譽之爲「歪打正着」，更有人當作「神話」，「傳奇」。

其實，自盧氏「負了嘉陵江三峽的治安責任」地方日趨平靜後，他就想「將那一區域，布置經營成一個現代鄉鎮的模型」，但苦交通不便。那時川江航業固有過剩的現象，可是渝合線迄無輪船航行，因此他就毅然決然，以開闢渝合航線，進北碚現代為號召而成立公司，股本五萬元，在瀘訂造「民生」淺水輪一支，九十四馬力，總噸位七十餘噸。十五年夏，船已完工，但各股東仍囿於一般航業之蕭條，而延不繳款，只收到股本百分之十六，即八千元，經盧氏東挪西借，才在當年七月將船駛回航行。一開始，營業不錯，股本方才收齊，嗣後又加股五萬元，添船兩支，成爲「三支輪船，兩條航線」——渝合、渝涪兩線。

路是走出來的，民生公司也是一步一步的前進，才逐漸發展起來，民生公司越發展，盧氏在航業界的地位亦愈高，民十八年，任川江航務管理處長，對航務行政之整理，雖煥然一新，但在全國經濟危機的局面下，對各公司之營業不振，亦莫可如何。民二十年，川江航業更趨危殆，民生公司乃由合川移重慶，增加資本，力圖自強，在此後三年中，先後有十五個中國公司，兩個外商公司，它們所有的三十五支船，民生接收了三十支，除外輪全部付現外，接收中國船的法是：於議價後，「爲清償其債務需若干現金，即付若干現金，其餘作爲加入民生公司的股本」，經此一番大「合併」，民二十一年底，在川江，除太古、怡和、日清、法商聚福及招商，三北外，就只民生一家了，至抗戰發生時，民生共有大小輪船四十六支，二萬四千噸，上海重慶間經常有船定期航行。

武漢撤退期間，又接收了「逃難而無所依歸的輪船」六十餘支，民二十八年最多，共有一一六

支，民三十二年爲九十八支，二萬六千餘噸，現在也還有八十餘支，這樣龐大的運輸量，對於將來的和平建設，必能有着重大的貢獻的。

有人說，四川的實業界有三種人，一是石匠，會打地基，二是木匠，善於建造，三是泥水匠，專講粉刷，無疑的他不是第三種人，雖則他還在表示「慚愧」，「自始至終無以對事業」，但事實也使得承認：

「畢竟自己是民生一羣朋友間興趣的鼓舞者。」

現在正是他再度鼓舞朋友刷新戰爭遺痕努力和和平建設的大好時機了。

吳鐵城自比舊卡車

工曾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先生，他給予上海市民衆的印象，是比任何一位市長深刻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七日吳氏擔任上海市長後，只隔三星期，「一二八」事變就在淞滬爆發了。這時時機的急迫，事態的難危，任何人都能想像得到，其部下多數手足無措，而吳氏每日照常到府辦公外，還參與戎機，（吳氏原係軍人）折衝外交，澈夜工作。其後他又經歷長城綏東各戰役，以及西安事變。在華洋雜處，關係複雜的上海市，一面要應付善於播弄事變的外人特殊勢力，一面應付良莠不齊的居民，是最艱難而不易討好的工作；但是在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這五年中，吳氏都予以妥善的處置，保障了全市四百萬居民的安全與幸福，並且慘澹經營市中心區的建設，可謂文治武功，相得益彰。

吳氏極善交際，在上海市長任內，時常舉行茶會，招待中外來賓，社團邀請演說，無不欣然允諾。他才雖並不挺好，但演說時姿態風度，極其雍容大方。甚至商店劇院開幕，他也樂於參加。二十五年大新遊藝場開幕時，吳氏致訓說：「我不是老爺，凡是社會上一切有益有意義的事，我都願意參加。」

可是吳氏的交際手腕，並不用來「出風頭」。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各界，鑒於吳氏對地方上的偉績，發起建立「吳市長紀念亭」。吳氏卻堅決辭謝，致函各界，請取銷成議。二十六年三月七日，是吳氏五十大慶，親友僚屬及各界人士，都預備舉觴稱慶，嚇得吳氏在七日那天溜到無錫去避壽，僅在六日晚與新聞界人士共聚聯歡。

吳氏身材魁梧，提倡體育甚力，他本人亦為運動健將，長滬時在體育上有兩大貢獻：一是完成市中心區運動場，一是擊劃在上海開幕的全國運動會。全運會開幕時，吳氏常在場中開球及頒發獎品。

吳氏是廣東中山縣人，早年留學美國日本，辛亥革命時任九江軍政府參謀次長兼交涉使，九年任討賊軍總指揮，嗣後歷任大總統府參軍，廣東省警衛軍司令，廣東省警務處長兼廣州市公安局長，廣州衛戍司令等職務。民國二十年張羣辭上海市長職，由吳氏接長，二十六年調長「第一故鄉」的廣東（吳氏向稱上海為渠第二故鄉）正值抗戰軍興，吳氏在粵組織民衆，激揚民氣，不遺餘力。二十八年辭省政府主席，任職中樞，現任立法院副院長。本年五月中曾來上海，經過了八年抗戰工作，吳氏已沒有以前那麼壯健了，但是他對記者們說：「這回到上海來，檢驗身體，想把這部舊卡車修理好了，還要跟各位中年、青年一樣，同為國家出力！」



邵力子偷抄電報

黨國名流當中，生平軼事趣聞最多的，第一要推邵力子先生。邵先生是前清舉人，當過教師，曾任報社編輯，又係被開除黨籍的共產黨員，私人祕書，省府主席，外交大使，宣傳部長，大學校長，陸軍少將……職銜經歷，用六號鉛字，也可以印滿一張卡片。

爲了恐防遺漏，所以將邵先生過去的軼事，從頭說起：邵先生本名開泰，字仲輝，力子不過是他的筆名，浙江紹興人，自幼聰明好學，有「神童」、「小曹植」的綽號；十二歲時，父執到訪，向他打趣道：「你既有神童之名，讓我出一聯給你對，如果答得好，有十塊錢贈給你買東西吃。」他說出「雨滴花洗面」的上聯，他隨口應道：「風吹柳梳頭。」父執大爲驚嘆，立刻獎賞十金。十四歲入庠爲秀才，十六歲中舉。

清末，于右任在長安創辦師範學校，他被聘爲教授。民國元年，人民立報爲編輯，其後迭任民國日報生活日報，覺悟報編輯；那時的民國日報經費拮据，節縮至無可緊縮，連外埠專電也無力應付，但是堂堂大報，豈可獨無專電，邵氏情急智生，每夕必到新申報（筆者按，並非敵僞時代的「新申報」）叨晤好友孫東蓀主筆，相對談笑，態度閒暇，其實當孫氏批閱專電時，邵先生冷眼旁觀，一一默記在心，告辭回館，立即伏案揮毫，改頭換面，照樣發排各地專電，居然纖毫不漏，邵氏的記才急智，可以概見。

邵先生與故中委葉楚傖同宿民國日報社，當時社址在老楊慶和銀樓隔隣，無事時候，兩人常倚

窗眺望銀樓出入的女顧客，葉氏曾吟打油詩道：「結得芳隣楊慶和，朝朝暮暮看嬌娥。」邵氏代續說道：「有時辜負伸頭頸，碰着濃裝老太婆。」邵氏早歲的幽默多才，原是文士本性，不足為怪！

不久，邵氏加入共產黨，被選為中央委員，十五年被開除黨籍，邵氏也同時登報脫離共黨，適蔣主席慕其大才，聘為秘書，尊敬如待良師益友。邵氏在報社時期，鼓吹革命，卻未受牢獄之災，不料十四年，任黃埔軍校少將政治部主任時，卻嘗了一夜鐵窗風味。邵氏奉委初到黃埔，適值蔣校長出發二次東征，邵氏偕衛隊趕往謁晤，行至東莞，因衛隊槍械執照，號碼不符，邵氏首次南下，寂寂無名，因此被憲兵拘留一夜，次日始由校方保釋。

二十一年，邵氏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二十五年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年，任駐蘇大使。邵氏在十四年及十七年曾二次赴蘇聯考察，十九年邵氏在首都舉行典禮，夫人傅學文女士，即為邵氏在蘇遊歷時相識。使蘇之前，邵氏曾任中央宣傳部長，這是他的老本行，當然勝任出色。

邵先生有藏書的愛好，所存多為黨史考古等典籍。據說他有扞腳的習慣，每日必須扞腳，真可謂雅人多雅事，不知是否患的「香港腳」？

現在他已經六十三歲了，但勝利以後，一直為着奔走團結而忙，真是一位可敬的老人！

黃紹竑割鬚跳窗

六尺高的軀幹，寬廣的腰圍，卻有一隻秀美的手，這就是新任監察院副院長我們要談的黃季寬將軍。

他是極少數懂得政治的軍人之一。

他喜歡運動，打得一手好網球，如果全國軍人來一個網球錦標賽，他無疑的可以穩獲冠軍。

白崇禧部長卻不同意他這個玩兒，對他說：「網球運動不值得提倡，中國人玩不起。」他回說：「可是我們不能因為老百姓坐不起汽車，就提倡人力車，牛車呀！」

他今年五十一歲了，可是體格矯健，還可以在球場上奔馳，還可以主持連續十個小時以上的會議，或者講三個鐘頭的話，滿不在乎。

黃季寬氏在三十左右，即已得廣西政權而自任省長。二十年來先長內政，後長交通，一度主鄂，兩度開府浙江，前後任封疆大吏凡十五稔，黃氏開修甚專，加上實際經驗，故對政治了解頗深，尤諳治理，與一般半瓶醋的軍人政治家不同。有一個縣長於晉見時，大吹政績，天花亂墜，辦了多少學校合作社，他僅輕描淡寫的問：你有多少錢？有一次黃氏召開全省行政會議，×報甚至出專刊來罵，並派一個記者去覘黃氏的態度，黃氏告訴那個記者說：報紙能夠正面批評政府，這是社會一個大進步，不過程度上還不夠，希望能夠做到輿論可以強制政府做他所應做的纔好。不由得叫人傾折他的雅度。

黃氏御下甚厚，信任甚專，所以他的幹部樂於為他效命。抗戰初期，軍風紀第一巡察團巡視浙江，收到很多狀紙，其中什九是控告各縣縣長的，巡察團據以公開批評浙江吏治不好。黃氏就在紀念週

上予以答復道：「被控最多的縣長往往就是最好的縣長，抗戰時期，一個好縣長要推動政令，不得不得罪於巨室，就不能免於被控；一味敷衍的縣長和土豪劣紳打成一片，反而不會被控。」事實上當時被控的縣長確有很多循吏能員在內，一時省府同巡察團鬧得很僵。

二十三年曾受命宣慰蒙旗新疆，跋涉萬里，歸來之後，深以邊垂僻遠，國家鞭長莫及，曾草萬言書，請纓經營新疆，如左文襄故事，使邊民內向，中央可紓西顧之憂。蔣主席甚為嘉納，命計劃進行，黃氏當時請准派兵五師，經費五百萬，卡車數百輛，以交通不便，擬一面前進，一面築路，路線的勘定，蓬帳的設置，都有了眉目，突奉令停止進行，黃氏大受打擊；後來纔知道有人進讒，說他另有野心，此事為黃氏平生大憾，每當邊疆有事，輒拊膺長嘆，以為國家籌邊之疏忽也。

黃氏為桂系軍人，與李白又為保定同學，以黃氏傾向中央，頗不相能。西南之變，黃氏曾於炮火連天中，啣命飛廣州南寧調解，卒化干戈為玉帛。

黃氏早年蓄鬚，美髯于思，粵軍之變，倉卒鬚跳窗，自粵垣乘輪脫走香港，間不容髮，迄今未再蓄鬚。

某次，旋里與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氏同觀桂劇，一旦角出場，依稀為兒時所識者，因問馬氏，這不是名旦「鴨蛋」嗎？馬氏說：「不錯。」黃氏又問：「鴨蛋，鴨蛋！不是為了她的臉長得像鴨蛋纔那末叫她？」馬氏大笑，說：你弄錯了，她叫「壓旦」，意思是壓倒一切旦角的意思，那裏是「鴨蛋」呢！

有一個時期，他潛心於科學研究，曾創製「七七式步鎗」「輕機關鎗」「七七式鎗溜彈筒」

尤其是後者曾得中央嘉獎，在美式配備未到前，曾為全國部隊所愛用，後又發明「萬密電報機」，惟未行世；在浙曾設置「紹竑科學獎金」。

他能填詞，家學淵源，不同凡響，「上有好者，下必盛焉」，一時浙報詩刊，盡載廳長專員縣長們唱和佳作。



王寵惠愛喝紅茶

王寵惠先生是外交家，也是國際久負盛譽的法學者（在中國，講比較法律的，這是以王先生為第一人）因為他是辦外交的，又是學法律的，一般人以為他必善於辭令，但是相反的，他滿口廣東官話，那東莞口音的國語，影響他的「辭令」不少。

王先生那副像貌，看來似乎是很驕傲的樣子，但實則他到是個很平易近人，一點部長架子也沒有的人，聽說他公館裏的用人很少，日常不輕易指使人為他做這件事，那位做錯了什麼，他也不輕易發脾氣，開口就罵人。就說他所坐的汽車罷，他人坐的大都是一九四〇年以後流線型車，而他所坐的那一輛，還是一九三幾年的轎式的，而且外面有好幾處已剝了漆，他也不管。

王先生那個風度，說他是一個外交家，法學者，還不如說是一位寬容大度的教育家來得適合些。這個學者風度，大都是二十年前在北大當教授時保留下來的吧？喝白開水這個習慣，也許是跟德賽

二位先生一道傳進來的。(按：德拉西、賽因斯爲科學與民主之譯音。一般人通稱爲德賽兩先生)你擺一杯清茶和一杯白開水在普通人面前，我相信，十位有九位要找那杯清茶喝。但是如果擺在高深的西洋文化教育的人們面前，其結果相反，王先生半生的歲月，都在西洋打發了的，照理他是會養成喝白開水的習慣，可是他偏愛喝茶，不過，他對於茶的愛好，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愛喝龍井，香片，鐵觀音……這類的道地名茶，而是愛喝經過一道科學手續泡製的紅茶吧了。

他說話的時候，雖然都是廣東白話，可是在三句話中，至少要夾入一個兩個英文，使得一些「外江佬」以及尊崇國粹的人們聽不大懂。他演講時都是那麼平平正正，從未會看見他發過笑，也從未會聽見他講過一個發笑的故事。

王先生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說話的聲音雖小，但並不敷衍，且沒有全不顧及聽者的不利。他那副微長的面孔，真可算得獨自構成一格，上眉有點往上翻，可是配合那一撮小髭，顯得嚴肅有神，眼睛益大，但那二顆炯炯發亮的眸子，往你面上一掃，你的心裏會起了一種特別的感覺。

顧維鈞喜吃臭腐

老一輩的職業外交家，如顏惠慶，施肇基，王正廷等，已先後退休，碩果僅存而彌久彌光的，實僅有

顧維鈞氏一人了。

顧氏深通人情世故，他可以與國際聲望不如他的 T V 宋合作，也可以與張羣合作。其次是他的小心謹慎，數十年如一日，對政府的指示固然奉命惟謹，而日常言動之際，小心翼翼，他深知道一言一行，都有人注意，所以他從來不因爲他的資望深，稍有放佚。

再其次要說到他性情的修養，他平常從來不疾言厲色，他的謙遜的微笑，能夠消除任何對他有成見的人的芥蒂，亦不得罪任何人。偶然報紙的記載對他的措施有所不滿，他一定想法子解釋，要是你的筆下對他個人有點微詞，下次他看到你不但不會冷落你，而且更親切地和你握手談話。

目前國際上的對他的評價，可以分兩方面來說：譽之者捧他爲第一流外交家演說家，他在聯大席上的演詞會博得與會者的同聲喝采；另外一方面，很多外國報紙指出：他的態度模稜兩可，立場閃爍；他的演詞和發言往往有技巧而無內容，太多外交詞令，他們認爲這已經陳舊了。現在的外交家已拋棄了那一套。馬歇爾的老勁，貝文的質直，莫洛托夫和維辛斯基的強勁，已經一洗拖泥帶水的面目。然而，顧氏的爽雋，發言的不偏不倚，這是在任何別的外交家之下的。顧氏所以被指摘爲模稜兩可，立場閃爍，以及發言有技巧而無內容等等，乃因爲我國國際情勢的不利和國際地位的低落。過去他一直辦的是「弱國外交」，在國際會議席上，怎能不減少他發言的力量。所以有許多該應主持正義的，噤口不能放言，許多問題應該力爭的，可是說不啻話；諸如永久和平問題，減縮軍備問題，顧氏環顧當時的情勢，也就只能聽其自然了。

顧的八面玲瓏式的圓滑，使他能够久奉使節，也使他沒有機會內調。

他的第一次嶄露頭角，是在一九一九年，他隨陸徵祥氏出國代表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他的言論光芒四射，使法國老虎總理克里蒙梭爲之深深注目，說道：「這不愧爲中國的小貓！」

顧氏數歷使節，已近三十年，他的屬下多已持節大國，所以他在海外，如岱岳之聳秀，不但爲本國外交家所宗仰，就是各國元首和外交官都心儀其人，在重要的外交集會，顧氏往往爲最受人注目之一人，也是風度最好的一人。

顧氏的成功，得力於他的三位太太不少，人家多羨慕他的幸福，青年人譽之爲戀愛家。按顧氏一生戀得三個好太太，第一位太太是上海名醫張聾彭的小姐，她幫助他上學，早已離婚，第二位太太是唐紹儀先生的小姐，她幫助他出洋，唐小姐已死去，第三位太太，是南洋富商黃小姐，她幫助他薪水不足，用以活躍於政治及國際上。顧氏與黃小姐伉儷情深，早已著稱政海。北政府時代某日爲顧氏四十大壽，羅文幹等爲顧氏祝壽，夜闌徵妓侑觴，北里名花羅致滿堂，珠香玉美，意興甚豪，主客更雀戰終宵，及旦而散。迨夫人自海外歸時，顧氏主管呈賬，夫人見賬中有特別費一項，窮詰底蘊，始知爲徵妓大怒，嚴斥顧氏，其後且禁閹人，不准羅文幹入訪。

顧氏係嘉定人，曾在約翰大學肄業，爲着公衆利益，大鬧飯廳，竟爲學校當局所開除，及至做公使時，校方贈以博士學位。

顧氏是一個國際知名之士，他出沒於外交集會，當然完全是外國派頭，可是他平常所喜吃的東

西，卻並不洋化，猶其嗜食臭鹵，裏浸過的小菜，如臭菜，臭瓜皮，臭冬瓜，臭乳腐，固十足國內的出品。

當顧氏新任駐法大使時，深恐到了法國沒有臭貨吃，所以在他的行李中，就有一大堆臭貨，船當靠岸檢查行李時，檢查員不知箱中爲何物，掀開一看，不禁驚惶失色，立刻轟動了岸上船上的法國人，許多「保身價者」竟有戴上防疫口罩，其緊張狀態，可想而知。照這樣情形看來，這罐臭鹵難免要遭不測，顧氏便即刻派員出而交涉，利用他們外交辭令把那一罐臭鹵說得天花亂墜，並指出臭鹵的防疫功勞是世界上最任何藥品所不及的，在「防疫品」前面罩上防疫口罩，實在是太笑話了。法國人自知太不瞭解中國了，乃於是才很抱歉地讓這罐臭香撲鼻的東西上岸。



朱家驊慧眼識英才

教育部長朱家驊，在國民黨中，地位很高，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同爲中堅人物。

朱家驊字騭先，是浙江吳興人，早時候留學德國，得了柏林大學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國之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後又任廣東省政府代理主席兼民政廳長，中山大學副校長，中央大學校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教育部長，交通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職。就在這個時候，他聯絡了很多學者和專家，造成了他今日的力量，他這一派出名的有傅斯年，任雋鴻，王啓江，楊公達等。

他們的成就，固然是由於他們自己辛苦的發展，可是，主要的還是戴傳賢的支持，戴氏認爲中國

只有一個半人才；朱家驊是一個，還有半個便是李培基。可以說，朱家驊主要還是由他提拔起來的，記得兩年前，朱家驊的組織部長被迫辭職，戴氏就會經到蔣主席面前痛哭一場，跑到成都去隱居，說「我再也不做考試院長了。」由此可見戴氏愛護朱家驊之深切了。

朱氏於民國二十六年的春間，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朱氏於到任以後，照例須接見全省各縣的縣長，以便可以考核政績的好壞，辨察人材的賢愚。當每個縣長去謁見他的時候，他總是很詳細地探問地方情形。後來有一天，鄞縣縣長陳寶麟，照例也去晉謁主席，就和主席在省政府的辦公廳中寒暄起來。這位陳縣長在甯波已經有十個年頭了，政績卓著，和地方上的感情，也極爲融洽，過去每次省政府調動主席，他都能蟬聯，未曾更換過。

朱氏本來，是一個最會識拔真才的人，和陳氏接談之後，早已知道陳氏的賢能，當然也不願意把這位賢能的縣長，無故調動。不過當接見的時候，朱氏忽然問道：「貴縣長亦曾研究過黨義否？」陳氏聽到這話，覺得問得有點突兀，便從容恭答道：「也會相當研究過。」朱氏又問道：「當閣下出席紀念過的時候，必定要讀總理遺囑，大概已經讀得爛熟，但是我要請問閣下，總理遺囑全文，共有多少字，能記憶否？」這一問倒把陳縣長難倒了。但他卻也不動聲色，反問朱氏道：「貴主席歷任要職，每天到府辦公，必定要在簽名簿上簽到，大概已經簽到爛熟了，但是請問主席，你的姓名共有若干筆劃？能告我否？」

在朱氏起初的意思，以爲上司對於下屬，不仿調侃幾句，料想也不敢多嘴。他萬萬意想不到陳縣

長門檻全精，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當時被他突如其來的一個反問，到也愕了一愕。後來大家互相大笑一陣，用別的事情又開去了。

但是朱氏經過這一個「反累司」，倒也並不懷恨，而且還佩服陳縣長的能力，機警善辯，不減當年晏平仲之流，反覺得接見了許多縣長，多是唯唯稱是一派的恭維敷衍態度，獨有陳縣長隨機應變，對答如流，足見他的幹材過人，在一般縣長之上。事後曾經對人家談及這事，大為讚賞。而且朱氏鑒於陳氏的大才，屈居於一個百里侯，未免有大才小用之感，於是在數月之後，便發表陳氏為浙江省政府的會計長，俾可擢為省用，以收臂助。現在陳氏已經升到浙江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了。



王世杰學優則仕

矮矮的身材，戴着相當深度的眼鏡，頭髮灰白，說話語調平穩，與人以可親之感，這就是現任外交部長的王雪艇博士。

在我國的達官中，固然有學者風的，首推王雪艇與蔣廷黻，實際上兩氏亦均為著名學人，進可為官，退亦為聞名世界之學者，生活之嚴肅亦為今日顯官中所罕有者。

在政學系中，王為後進，踏入官場也只有二十年的歷史，他的作風以平穩見長，不容易有特別建樹，也不會出大岔子，可是擔任了外交部長這職位後，受謗甚烈，但也容易得人諒解。

王爲湖北崇陽人，天津北洋大學畢業後，赴英留學，獲政治經濟博士學位，又轉入法國巴黎大學，專攻法律，爲我國有數之法學專家，回國後任北大法律系主任，民國十六年任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編制整理多種法規，第二年卽爲海牙國際法庭聘爲公斷員，（地位比王寵惠爲低，王係擔任法庭正推事）後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教育部長，宣傳部長，國民參政會祕書長，外交部長。王任武大校長時，頗崇尚自由風氣，儼有北大風，對左翼團體之活動，雖無資助，但亦未嚴厲取締，過去上海中共發言人陳康卽係其學生，擔任教育部長時，雖無大建樹，但王氏去後，又偏使人懷念。

在外交界中，王並無辦外交之經驗，自民國以來，外交人物約可分爲兩種：一爲職業外交家如民初之伍廷芳，唐紹儀，陸徵祥（伍於民國十年去世，唐於民國二十九年任滬遭人暗殺，陸徵祥實際上退出外交界做了洋和尙。）其次爲伍朝樞，陳友仁，顏惠慶，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王正廷，郭夢斌，胡世澤，徐謨等。另一種爲非職業外交官如張羣，前駐美大使胡適，前駐蘇大使邵力子，楊杰，前駐日大使蔣作賓，許世英，前駐土大使賀耀祖，前駐德大使劉文島，程天放等，都係客串，王氏亦可列入此一類。外交部長一職，本不一定須外交官擔任，僅係一執行國策之人，在中國之情形上，有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則外交部長一職之重要性爲減低。就近年史實來看，外交部爲一吃力不討好之職，非有特高之涵養，不易安於位，如前駐英大使郭泰祺，調回國任外交部長時，鋒芒太露，終不久於位，而不得往峨帽遊山玩景，而由宋子文自兼外長。王雪艇處事平穩，又甘於分謗，雖屢傳其倦勤之說，但終未見諸事實，此實乃王氏涵養高所致。如中蘇友好條約，頗爲一部份人士所不滿，因係由王世杰，莫洛托夫二人在莫斯科

科所簽訂，故牽怒於王氏，其實此乃宋子文兩次赴蘇與史太林元帥商談之結果，亦爲整個國策之一部，但因王身居外長，乃成爲被攻擊之對象。

王氏擔任這幾年的外交部長，就其個人言，可以說是一種損失，抗戰勝利時，中國爲五強之一，而現在又打入弱國之列，在此顯著轉變時期，身居外長之職之王氏，內心之苦悶可想而知，自己國家不爭氣，縱有口若懸河，外語流利，手腕靈活，儀表動人之外交官，亦無法挽回已喪失之國際地位。

王氏之重要，不在於外交部長之一職上，而他在外人眼中，列入自由主義思想官吏之一，在國內爲政治舞臺要角。在國共談判時，王氏與張羣、邵力子，爲政府方面三巨頭，如放棄談判則已，否則張、邵、王三氏缺一不可，不可，政協會開會時，王爲極重要之角色，辯論政府體制時，民盟羅隆基與之展開激辯，羅爲政治學者，名教授，王爲法學專家，爲名教授，兩氏發言姿態，均頗類似講授課業，兩氏同爲留學生，又同爲博士，旗鼓相當，爲政協會中精采鏡頭。

曾與王氏接觸之新聞記者，莫不知其發言謹慎，守口如瓶，每逢問及國共談判消息，均答以不知道，或向張岳軍身上一推，如再追問，必稱：各位不要逼我，好不好？兩手一搓，點點頭就結束談話。記得中法新約談判成功，在重慶簽字時，王氏邀約新聞記者報告此事，報告畢即宣佈不願解答中法新約問題，題以外之事，但終於互相約定不發表，則談了談東北問題，當時大公報王芸生先生亦在座，提出三問題，但王氏均含糊其詞，敷衍過去，王氏惟一之解釋：即以我現在的地位，我怎能隨便講話，所以新聞記者們對這位先生是很傷腦筋的。

俞鴻鈞妙語解頤

俞鴻鈞在政治圈子裏的歷史並不長，但發展得比任何人都快，由上海市政府祕書長發端，而代理市長，而財政部次長，以至今日的財政部部長。

他是廣東人，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所以英語講得很流利，在他未踏上政治舞臺以前，任上海英文大美晚報的記者，就性格和才能講，他附合了一切記者應有的條件，他活潑，機敏，善於交際和活動，尤其善於言語上的應付，給他更大的幫助。假使他是繼續走他的記者生活路綫的話，他可以成一個名記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佔一地位，但他終於走上了政治的道路。

「八一三」戰事爆發，上海市市長吳鐵城調任廣東省主席，代理市長便由當時任祕書長的俞鴻鈞擔任，國軍西撤時，俞氏去香港，由於幫助當時「中央信託公司」香港代表孔令侃業務上的缺點，得當時任「財長」的孔祥熙所器重，而任次長，等到孔氏退出政治舞臺後，這「財長」便由俞氏擔任以至今日。

他脾氣很豪爽，絕沒有所謂「官架子」，正因為他是記者出身，他對於新聞記者的態度是使人滿意的，有問必答，如果他有時間的話，他往往會和記者們在辦公室裏暢談，談得痛快的时候，他會絕不顧忌的把他的脚和腿，高高的擱到寫字檯上，身子仰靠在轉椅上，幾乎快要倒下來的樣子，於是，記

者也可以坐到他的寫字檯上和他繼續談話。

「八一三」滬戰階段，俞氏代理市長，有一次招待記者時，有一記者問他昨夜我軍所發大砲，砲彈命中何處？俞氏笑答曰：「我沒有與砲彈一齊打出去。」在座的記者先生們聽了不禁捧腹大笑。從這一句「妙答」里，可以略知俞氏之善於應付新聞記者了。

詹天佑爲國爭光

詹天佑在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三月十七日，生於廣東的南海縣，那時候距離英人史蒂芬孫發明火車的時候，還祇四十七年。歐洲各國的鐵道事業，還在萌芽時代，誰也想不到這呱呱墮地的嬰兒——詹天祐，會對世界火車發明上盡了偉大的貢獻。

幼年的詹天祐，也和我們一樣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不過生性歡喜冒險，富於進取心；所以詹氏的成功，完全是努力的効果。同治十一年，曾國藩李鴻章等，因爲外交的失敗，國勢也不天不如一天了，便感到人才的缺乏，倡議在通商各省，選聰穎子弟赴美留學，那時詹氏還祇十二歲，在一般的小孩子，幾乎還不能離開母親，可是他却不同，他竟膽大志遠，並且覺得能遠涉重洋，看看希奇的事物，和異地的風光，是很有趣的。於是他就欣然加入了。這是第一批的中國官費留美學生。

到了美國，在威士哈芬小學五年畢業後，又入耶魯大學，攻土木工程和鐵路專科。那時候的中國，

思想還非常落伍，社會上充滿了腐儒，以爲科學是些「怪力亂神」的東西，放着好好的經史子集不唸，而去研究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科學，簡直是狂士。可是詹氏的眼光遠大，不避唾罵，而願意學那國人所不屑的科學，實在是難得的。

一談到平綏鐵路，大家就立刻會想到詹天佑吧！平綏路因詹天佑而成功，詹天佑亦因平綏路而永垂不朽。平綏路由京張、張綏、綏包等的路線連接而成的，尤以京張路的築成，使詹氏成了不世的功業，並且也使中國的科學界開了一個新的紀元。

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清政府因京奉路有了餘利，便打算興建京張鐵路（北京到張家口）。但那時候列強在華的勢力非常厲害；英國因爲京奉路是借英款築成的，現在要把京奉路餘利築路，便要求清廷聘英國工程師主持。而俄國方面，因爲與中國已訂有「長城以北之鐵路，不能由他國承辦」的條約，便出而反對。兩國堅持不下，聲言若欲舉築，除非中國工程師自己建造。這時候，如果沒有詹天佑的話，恐怕京張路要就此造不成了，而且還要給列強笑「中國沒有人才」呢？好在有了詹天佑，政府就大膽的立刻叫陳昭常做總辦，詹氏做會辦兼總工程師，馬上開工興建。中國自己建造鐵路，而沒有借重外力，實在是詹氏的功勞。

當時消息一傳出去，國內同胞都是驚喜若狂，驚的是工程偉大，怕招失敗，喜的是爲國人吐氣，殺洋人威風。而國際呢，自傲慣的白種人，個個搖頭冷笑，以爲鐵路是非西洋人建造不成。在英國，有一位自稱「中國之友」的紳士，公開演講。他很荒謬無禮的說：

「建築南口關以北的鐵路的中國工程師，還沒有誕生！」

詹天佑聽到了這句話，大為不平，他就毅然地說：「我們中國人非爭回一口氣不可！」他下了決心為國格，為民族，為自己，謹勉將事，與手下工程員日夜操作研究，殫精竭慮，終於成功了，使東西各國從此不敢小覷我中華優秀的民族。

當第一次坐火車或看到火車的時候，最使人驚奇的，是每節車子之間的掛鉤了，當一個機車對着列車衝來的時候，「軋屯」一聲，就把所有的列車鉤住了。既然撞了一下就鉤上，為什麼拖幾千里沒有滑脫的危險呢？既然拖了幾千里路不會滑脫，為什麼要他脫卸的時候又這樣易容呢？任何人百思不解；跑到近旁去瞧瞧，那可更奇怪了，原來連什麼複雜的構造也沒有，祇是兩塊大鐵掌而已，鉤住時像個太極圖，放開時又像個拳頭。想不到這樣簡單的東西，能有這樣大的用途，真太奇妙了。這是誰發明的呢？又是英國人德國人吧？

說出來也許你會合不攏口來，這是我們中國人發明的。中國人誰想出來的呢？當然是詹天佑了，詹氏在研究發明的時候，經過十餘年的心血，真是食不知味，坐不安席，整日整夜的思想與設計，他的精神的可貴，決不讓於歐美各國的大發明家。而且中國工業文明交通，和一切設備都沒有外國的好，所以詹氏工作的時候，實在比較其他發明家要困難得多。中華民族的發明品除了火藥羅盤值得一提以外，恐怕就要推詹氏的掛鉤了。世界各國為紀念詹氏的功勞起見，以「詹天佑」三字名此掛鉤，所以世界上有鐵路的地方，都有詹氏的名字，這真是全中國的光榮。



吳國楨慶得佳偶

今日國府要員中，政治地位發展得最迅速，要算是吳國楨氏了。因此有人說：「他是文官中的福將。」

吳氏不僅相貌堂堂，而且精通西文，國學根基，固有超人一等，據說蔣夫人曾這樣贊譽過吳氏，說：「在中國我沒有看到過一個留學生，能說得這樣好的英語的。」其實除學貫中西之外，吳氏處事的幹練與明快，就為主席器重的原因。吳氏苦學生出身，據說踏上仕途的第一個階段，乃一個稅局的三等祕書而已。不久便一帆風順，在短短的十個年頭中，終由祕書而局長，由局長而歷任幾個重鎮的市長，直至中宣部長而上海市長。

吳氏之所以能獲得今日的地位，固然是機會的促成，但也可說多半是緣於他的學識及才幹，可是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便是他的追求黃瑪麗（現改名為卓羣）小姐而獲一個有助於他的內助，因而得以為宋子文氏所賞識。

吳氏早年曾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得經濟學士學位，可是回國後卻為了出路問題，使他大為焦慮，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中充滿了「人浮於事」「所學無所用」「畢業就是失業」的喧嘩，而素有抱負的他，又不願做一個洋行小職員之類的事情而庸碌的度過一生，因此他曾攜了哥倫比

亞大學的畢業證書「僕僕風塵」於京滬京漢道上，冀謀獲一政界中的出路，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不久得到了一位在野的黨政前輩之賞識舉薦，委派在湖北省財政廳中當了一名科以下的主任，到任不久那位廳長因為他是美國留學生又是專攻經濟學的，便命他擬具一則關於鄂省賦稅制度之改良的計劃及辦法，於是他即參考美國的稅收法則並輔以所學之經驗擬具了非常完備的計劃及辦法呈閱，這樣就被廳長大加賞識，即刻將吳國楨由主任擢升秘書並採納其計劃及辦法，吳氏又根據其計劃及辦法擬具詳細的施行條例，興利革弊，將湖北省的稅務大加整頓，半年之中其稅收成績位居各省之冠，於是吳氏的學識及才幹也就大受上級之賞識，而為大家所注目的了。翌年劉文島氏出任漢口市市長時，吳氏便由各方面之推薦而任漢口市社會局長。

以一個風度翩翩尚未結婚的吳氏，何況又是當時的社會局長，試想不知將有多少「名媛淑女」們將他作為進攻的目標呢！而啣命自任「月下老人」每日出入吳氏住所的也不知有多少，但吳氏卻另有抱負，決不願與一個平凡的女子結婚，故而對於這一切的一切都拒絕了。

在這一年的十月十日的雙十節，漢口市照例舉行了一個軍民慶祝大會，由黨政軍各領袖主持，在大會中吳氏以社會局長的資格登臺發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說，使聽眾們大為感動，誰知同時也因此感動了一位在席的黃卓羣小姐，黃小姐是當時漢陽兵工廠黃廠長的千金，娟秀多才，受過高等教育，與漢口市長劉文島的夫人很莫逆，時常過江來在劉市長家中盤桓，這天也是被請出席的來賓之一，當她聽到吳氏的那一篇演詞後，不禁深深感動內心，同時由感動而生出無窮愛慕來，於是也在

這大會中以來賓代表資格登臺致詞，還對吳氏的演詞加以頌揚，因此在這次大會之後他們雖未交談，可是卻已兩心相印了。

由於這次雙十節慶祝大會中的意外邂逅，使吳氏對於黃小姐種下了極深的印象，尤其是黃小姐的才貌，同時他又知道黃小姐的父親是漢陽兵工廠廠長，資望極重，與政府各要人俱有關係，這樣對於他的政治前途是極有幫助的，於是他便決心追求黃小姐了，雙十節的次日，吳氏便去拜會劉文島夫人，懇請她作曹邱玉成其事，劉夫人見這個現成的媒人樂得做，也極願意爲他們撮合，便訂期設宴邀請黃小姐及吳氏，並由劉市長文島及夫人等作陪，在席間爲二人互相介紹，一經相見，互訴仰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從此二人便朝夕過從，花前月下，儂影雙雙，恨不化身比翼鳥，效鳳凰之子飛，未幾他們愛情成熟，便由劉文島氏出面爲介紹人，通過黃小姐的父母，在漢口正式訂婚了。翌年並由宋子文氏的證婚，而在漢口結婚，其婚禮中之熱鬧鋪張，尤稱冠極一時。

原來黃小姐的父親與宋子文氏是同學，而黃小姐又是宋氏的「乾女兒」，因此，吳氏與宋氏間又多了一重接近的機會，其才幹學識又能爲宋氏所賞識了。因爲歷來往往是懷抱「經邦濟世」之才而不能爲當局所重者，比比皆是，因懷才不遇，不知埋沒了多少的人才，像吳氏之既富學識才幹，又能賞識於當局的，確可說是「造物者所予彼獨厚」了。

吳國楨自長滬市後，吳夫人即被稱爲「上海第一夫人」，吳夫人在初年求學時代，曾在滬受過高等教育。當時中西女塾是上海唯一貴族化女校，學課亦嚴，故吳夫人的中西文學，均造詣極深。她平

素除愛好音樂運動外，對於舊學詩詞之類，亦頗有心得。

吳夫人雖然出身名門，求學於貴族化學校，現今又貴爲上海市長夫人，但的確沒有一些官太太的架子。家庭瑣事，完全由她獨力主持。對於丈夫，更可謂體貼入微，愛護備至，當她接見記者時，曾說：「我所擔心的是市長的體力，他自擔任各項職務以來，日夜孜孜不倦，辛勤工作，從未好好休息過。公畢回來，每夜要到深夜纔睡。可是我更擔心，市長這次來上海，對於這末一個重要都市，各種情形又極複雜，恐怕不能勝任，要使上海市民失望。」這種說話，真是一位標準的賢妻。

劉文島大拍蒼蠅

閩臺接收工作清查團團長劉文島到了臺灣，招待記者時說：「我們此次來臺，是要打老虎，不是拍蒼蠅。」

見過劉文島的人，都可以相信他是能打幾下老虎的：高高的身材，結實的個子，方頭大耳，雖然似乎常常掛着張笑嘻嘻的臉孔，但大說話，使人難以猜出他會要想做點什麼？

這是一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他半生的事業，一半化在自己的故鄉湖北，劉文島和漢口市的關係是特別悠長；另一半則化在國外——德國和意大利。他在保定軍校畢業以後，也和許多同班同學們一樣，到了日本，但他對於帶兵似乎一直是興趣很少，所以不久便去了法國，在巴黎大學學法律，回

國的時候，正值北伐的大業展開；他，一個學過軍事而後轉到了法律路上的三十四歲的年青人，便擔任了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部的政治部主任。北伐軍占領了漢口，他便出任了這南北樞紐之城的市長。那時候，久被軍閥盤據的漢口，一切都還是亂糟糟，尤其又因為漢口的有特區和法日租界，治理上更多困難，就以交通這件事來說，那時漢口的人力車不能拉進特區和租界，特區和租界的人力車也不能够拉出來。這件事情使交通上發生極多困難，經過了劉氏多次和租界當局的交涉，纔算兩邊的「通車」成功。但想不到這一段小小的「國際交涉」卻正是他以後一長段的外交事業的開始。

二十年，劉氏出任駐德公使；以後，又轉任駐義大利公使。戰前的幾年，中國和義大利的關係，相當良好，尤其是航空方面，在飛機及飛行人員的訓練上，合作很多，當時杭州笕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大部分的外籍教官都是義大利人。劉氏在航空合作這方面所作的工作，貢獻很大。但是二十六年，八一三戰起，這批忘恩負義的義大利教官卻坐在日本轟炸機裏，把杭州的火車站炸成了個空殼，這又豈是劉氏當初所能料及呢！

劉文島頗有點幽默，但不大肯留情面。在他做漢口市長的時候，那裏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塘興大家，名叫做了壽陽，在漢口也混了有二十多年了，專替人看墳地風水，據說是無有不中，市政府裏有一位局長對他信服得不得了，介紹了他到市長公館去，物色一棺佳城的牛眠吉地。這位風水先生在劉文島前面吹得個天花亂墜，說是看了這麼一塊墳地，必可以榮華富貴，萬世其昌。劉一聲不響，等他說完了，過了好半天，纔慢吞吞地問道：「既然是這樣，那你何不先替自己看一塊呢？」把這位澆了一頭

冷水的堪與大家，趕出了大門。

這自然只是拍了一隻蒼蠅，但劉氏這次是自己去看看臺灣的風水了，想必可以扳一扳同樣的冷面孔，打它幾頭老虎回來吧！



蔣經國險遭不測

青年政治家蔣經國這個名字，在戰時，曾紅遍了大後方。這不僅因為他是蔣主席的大公子；同時，他以那份獨特的政治手腕和作風，也給了人們以新穎的印象。

他和弟弟緯國，在個性與待人處世的態度，有着很大的差別。緯國愛修飾，具有着一份英美紳士的氣派；經國卻全然不是這樣。

他在民國十六年國共分裂以後，就潛逃到蘇聯，進孫逸仙大學肄業。那時，蘇聯正在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因此，人民的物質生活是非常艱苦。蔣經國卻並不怕這些，他還在課餘，進一家工廠做工。他的刻苦耐勞的苦幹作風，也就是這樣養成的。

馮玉祥的女公子，和他同學，而且曾一度傾心於他。但他卻不理會這男女之間的桃色事件，他祇是專心一志進修學業和學習生產技能。那一段時期，他的私生活嚴肅而又困苦，吃的是定量分配的裸麥黑麵包，穿的是一再加工『縫補』的舊襯衣，而洗浴是更可憐了，爲了節省水，常時用沙子來洗

擦身體上的泥垢。

抗戰後，全國各黨派，各階層人民，都團結一致，共禦外侮，蔣經國也就離去居住了十多年的蘇聯，回到祖國。最初，他擔任了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之後，由於他個性不合而也不易發展他的懷抱，因而就被調任爲江西省第四區（贛南）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在這時期中，他以苦幹實幹硬幹的作風，吸收青年幹部，而做下了很多不平凡的事。也由於這樣，他的名字，纔紅透了半片天，而爲贛南的人民以及贛南以外的青年所崇拜，所尊敬。

祇要曾經和他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他有一份豪邁，爽直，熱情的可愛性格。他沒有半點官僚氣息，他不懂得耍架子，擺場面；不懂得拖，推，宕的衙門治事祕訣；他更不懂得逢迎吹拍，媚，壓下的升官門徑。他給我們看到了一個真正爲人民服務的公僕，一個新的進步的行政官吏。

當然，這樣，他必然會得罪了上司，尤其是頂頭上司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輝，看到他這般不顧世故，不明人情的「蠻幹」，大傷腦筋。

他治理贛南不久，當地的土劣，受不了他的「新作風」，就勾結了那些封建官僚，千方百計想迫他下台，至少，也給他看看顏色，讓他知道不和土劣通同一氣，是會到處碰壁的，可是，控告他不行，給他戴紅帽子，也沒有用；你想抗捐抗稅，消極抵制吧，他會帶了警察，親自上門坐催。而且他還常常私行察訪，抓賭，抓鴉片，抓私貨。不論你是皇親國戚，地頭蛇，土皇帝，一概不買賬。祇要你犯了法，你就算是交上了天字第一號的「霉」運，他不理請托，不顧面子，也不管你有多高聲價，多大權勢，一律「與庶民同

罪。」這樣，當然是迫得土豪劣紳們「狗急跳牆」於是，就決定了下最後的絕計。

蔣經國是時常要下鄉視察的，而他外巡時，也不像一般官僚那樣，率領大批衛士，前呼後擁，警備森嚴。因此，土劣們就抓住這機會，在某次蔣經國巡視龍南縣時，他們就買通了一股土匪，埋伏在途中的一座山嶺裏，準備予以武裝狙擊。

蔣經國和他的隨員衛士一行十餘人，到達這座山嶺時，天已黑了，而離龍南縣城，則還有一二十里，因此，他們在山中的一座野廟裏歇下來，埋鍋造飯，預備餐後，再作夜行。

可是，當他們正在進餐時，廟的鄰近，發現了連續的槍聲。蔣立刻指揮衛士，守住廟門，以應事變。

這時，土匪的隊伍，散伏在廟的四周，對準廟門，密集射擊。衛士們雖英勇迎戰，但衆寡懸殊，難操勝算，而且晚間情況不明，形勢自是緊急萬分。蔣雖親冒矢石，激勵衛士沉着應戰，但勢孤力弱，終非善策。而且有幾個已掛了彩。這時，有一衛士甘願冒險突圍，去龍南縣府求援。這場「戰事」繼續了有四五小時，直到龍南的援軍到達，才將土匪擊退，而解了圍。從此以後，贛南的土豪劣紳們，自知吃癩，也就更難立足了。

蔣經國對土劣是這樣「辣手」，但對幹部和贛南人民，卻又誠摯相與，愛護備至。他對第四區的那幾位縣長，以及專員公署和附屬機關的科祕僚屬們，推心置腹，情如手足。有一次，一位縣長因操勞過度而病逝了，他親自撰文致祭，而又籌措喪葬撫恤等費，爲其料理善後。他對待人民，也並不以「父母官」自居，親切有如家人。他隨時接見人民的訪談。他要切切實實地使官民打成一片。

三十二年農曆新春，贛縣人民慶祝豐年，舉行迎春燈會。蔣經國還親自出馬，赤了膊，在街頭，舞龍燈，與民同樂。你想，這樣的官員，在中國的任何地區，能看到或是聽得到嗎？

雷震成爲接線生

十多年以前，當雷震還在當浙江省立第三中學校長的時候，他就以交際手腕的靈活稱著於浙江教育界，據說那時的浙江教育廳長許紹楙，就非常重視他的才幹，認爲如果能夠置身於政治舞臺，必將大有發展。這預料如今成了現實，雷震已不像十年前那樣默默無聞了，他現在已經成了各黨派與政府之間的『接線生』，『頗有談判專員的雅號』，前一期不斷僕僕於京滬道上，在複雜而微妙的政治氣氛中，充當着『神行太保』，而當他底汽車在隨便那裏一停，便會有一大羣新聞記者擁着包圍他的鼓樓西橋的宅中，其得人之盛，是僅次於邵力子的公館，而成爲南京記者集中的處所。

如所週知，雷震是受知於王世杰部長，而爲王所一手提拔起來的，當王世杰作教育部長時，雷震是他最貼心的一個司長，把雷帶進參政會，乃至於各黨各派交涉的，也是世杰。但另一方面，新聞記者的捧場，也是他所以有今日的地位的原因之一。

新聞記者們和雷震是好朋友，連雷震家裏的老司閘，也和新聞記者混得極爲熟稔，那怕是夜深，熟悉的記者一到雷震公館門口，便會以親匿的調子大喊『老傅』，隨着應聲和門燈的打開，僂偻而

滿嘴酒氣的老傅，便開門延客，如果雷不在家，老傅便會引你入客廳，絮絮地向熟客訴陳他底身世，帶着永久是疲憊的，神經質的神情。

有時，雷太太夫人常常在客廳招待記者，她是一位賢淑精明的主婦，她能周旋賓客而絲毫不透露政治上的消息，記者們只好和她揀家常，來滋潤沉寂的空氣。不久以前的一個晚上，那天正是政府要員在孫科私邸中擬議向中央提出的復談方案，雷震也是與會者之一，主人遲遲未歸，由主婦出來招待記者們能久持而不覺倦。

雷震在政治上可說有多方面的關係，複雜的往還，人不能把雷震嚴格地歸入那一派那一系。和政學系也好，其他集團也好。雷震都保持着密切而又不即不離的微妙關係。由於資望，地位等等的限制，雷震往往在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上，尊重駕臨於他之上的有力者的意向，而隱藏着自己的意見。在恰當的場合下，他才提出主張。在他的「是」的時候常多於「我以為……」的時候。即在和政府以外的人士的洽談中，他也保持着這種謙恭靈活的態度。

雷震因為是一個露頭角不久的人物，所以在政府內，還沒有鞏固和特別優越的地位。為此，他對於外界發言，也取着極慎重的態度。他一面要在新聞記者之中取得有利的「人和」，又深恐談得太多而為「上面」所不滿，進而妨礙了他底政治前途，所以常常在左右為難。在最後的一個復談試探中，他更為難萬狀，以接見新聞記者為苦事。這情形下也立刻反映到老傅老傅接應態度之中，這老頭子對記者也不再明明訴苦，發牢騷怨尤幾萬元月薪的非薄了，當他和記者搭訕時，他只露出一臉

苦笑，期期艾艾地說「雷先生雷先生……」下文是可以從他拙劣的表情中領會的「不願意記者闖進去」



張學良覓橋受窘

張學良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軍委會判決他的罪行那個時期開始，屈指計算，現在已經十年多了。

十多年來，張氏所過的是一種淡泊的，荒涼的，隱逸的，安居的，耕讀的生活，也好似一種「苟全性命於亂世」的生活。以言生活地理，在這一段悠長的時期裏，他的住所曾先後經過六次的變遷，而且大多是隨着國家的大勢而變遷的。

最初，張學良受教管於奉化溪口，時間在民國二十六年，在這時期，他的性情特別顯得急躁，並不讀書。

一九三八年抗戰軍興，他被移押江西泰和，一度留在漢口。

一九三九年又移湘西沅陵，幽居於沅水河畔的鳳凰山頭。

一九四〇年又被疏散到貴州修文縣王陽明祠。

貴州修文縣是一個荒涼的所在，古為播州地，昔日專制時代不得志的仕宦，多卜居在此荒涼的

苗夷之區，甚至有終老於此的，可是另一方面，這地方也出現過偉大哲學家王陽明，在以後的時代裏發揮着他的卓越的光彩。

張學良居住修文一個鄉間裏，陽明祠卽在此，這鄉間大約就是古時的龍場驛——距離息峯縣很近——在修文，他住了好幾年。在這幾年中，因為外戰緊急，人們也把他遺忘了。然而他在這幾年中學問與修養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他不斷地讀中日古書，尤其關於哲學與經濟方面。攻讀之餘，他學會了種菜，採茶，養魚，養雞，像朱舜水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的生活。

三十三年，日寇鐵騎踏進了貴州，因為修文與貴陽近在咫尺，所以他又一次疏散遷徙數百里，移到貴州與四川邊境毗連的桐梓縣那裏。

他在貴州的時間約九年，從未接觸過外界。有一個時候，曾經有人說他輕騎到貴州跳過舞，其實這是無稽之談。

去年四月間，東北元老莫德惠曾經到貴州去看過他，同時就帶去了幾封親友們寫給他的信，據說他拿到信時，熱淚盈眶，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整夜。

直到去年十一月間，他又被東移到孤懸海外的臺灣，靜居於臺灣新竹縣一個距竹北鎮十里之井上溫泉。久隨張氏之趙四小姐也隨侍在側，寸步不離。趙四小姐係趙爾巽之第四女，出自東北名門，美麗而賢慧，現在是張氏惟一親近的伴侶。伊有一子，聞今年十四歲，現在美國讀書，張氏夫人于鳳至女士，現亦攜子女留居美國，張氏喜打網球，但是他現在所住的井上溫泉，卻沒有網球場。

此外，據說政府最近準備爲他蓋一座漂亮的別墅，且有一連憲兵保護。又聽說駐臺北的美海軍最近遣派人同他交際交際，還有些美麗的臺灣女兒陪伴他。

記得某年，杭州某軍事學校舉行學生畢業典禮，蔣主席躬親參加，張學良暨中樞各首長也都參加。主席訓詞畢，接着就由張學良致詞。他說得很客氣；不料有一個姓沈的學生登臺發言，把張學良如何守土不力，致敗失地之恥，說得淋漓盡致，聲色俱厲，演詞中並要求請張學良還我們東四省來。沈某滔滔不絕，全場的聽衆無不目瞪口呆。

九一八時，張學良之放棄東北，也許另有隱痛，國內雖一時怨聲沸騰，然無當面責之者。不料於此盛會中受此「面斥莫怪」之詞，當場幾乎有難以下台之勢。

吳經熊少年得志

吳經熊時常被稱爲是中國法律界的天才。二十六歲時便成了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名教授，所著的「法理學」一書在美國的許多大學裏都被採用做教本；二十八歲時便成了上海剛收回的臨時法院中最年輕，但也最露頭角的推事。他是立法院中數一數二的專家，也是中華民國的第一部憲法「五五憲法草案」的起草人。

一副玳瑁邊的眼鏡，後面藏着一雙學者型底深沉的眸子，嘴唇常常是緊閉着，顯示出他的意志

與智慧。這位今年還不到五十歲的法學家，最近被任命爲我國駐教廷公使。自從不久前田耕莘氏被教皇升任爲樞機主教以後，教庭和中國的關係，已經日臻密切，但是教會和國家間的關係，不單是外交的，而且是宗教的，文化的。要選擇這樣一位使節，吳經熊自然是最適當的人物了。

他二十六歲時，丁文江和徐維震正辦理收回臨時法院，吳氏在雜誌上發表論文，提出關於臨時法院的意見，徐氏讀到了，大爲欽佩，便發表了委他爲民庭的推事之一。徐氏那時是臨時法院的院長，但他們兩個人素不相識，到成立之日，吳走馬上任，去見院長，兩個人見了還先要請教尊姓大名，弄得大家都笑了起來。

吳氏後來漸次升任到臨時法院的院長，民國十八年，他應哈佛大學之聘，去美國講學，這位三十一歲的年輕院長，看上去還只像個剛出校門的小伙子，他出國前自己去大來輪船公司訂艙位，在姓名欄下簽了 John C. H. Wu，輪船公司的外國人看了這個名字，向他全身打量了一遍，問他說：那末你就是臨時法院吳院長的公子，到美國去讀書的嗎？

廿二年，吳氏應孫科院長之邀，担任立法委員，自此以後，即一直參加着國家的立法工作，而他最大的貢獻，自然就是「五五憲草」的起稿。這部憲法是根據中山先生五權分立的精神，並參照歐美國憲法的特長而擬成的，在政治協商會議中曾提出若干修正，但無疑的這仍是中國惟一的一部憲法藍本。吳氏於英文極有造詣，戰前在上海辦過英文的大型刊物「天下」，在某期中他寫了一篇文章，將唐詩中的境地和英國十九世紀的詩相比擬，其文筆的清麗，使人人都看出他是一位於英國

文學極有修養的人。

吳氏曾應蔣主席之囑，參考英、法、拉丁三種文字，逐譯聖經，就中新約二十七卷與聖詠一卷，均經主席親自詳加校閱修正，「聖詠譯義」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實在是中國文言文文字逐譯經典之始，對文化和宗教上都是個不朽的貢獻。

羅衡慣開大砲

「羅衡」這名字，過去京滬一帶的人，是不甚熟稔的。可是勝利後她由陪都飛到京滬，第一砲就檢舉了曾任上海副市長和秘書長何德奎有漢奸嫌疑，而且提出了鐵硬的證據。雖然何德奎案至今尚無下文，但羅衡這名字却振動一時，盛傳京滬了。曾經有某報記者去訪問她檢舉何德奎有何背景？她回答說：「有的，背景是千百萬為抗戰而犧牲生命和鮮血的軍士人民！數百萬為抗戰而顛沛流離到大後方堅苦奮鬥八九年之久的公教人員！」

羅衡自參政會成立迄今，她是參政員，而且是參政會場上的「砲手」：她打擊過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她檢舉過主持振濟委員會的許世英，她曾經為爭取和保障婦女的權益而唇槍舌劍，她曾經為揭發貪污而大聲疾呼。

戰時蔣夫人在重慶所主持的榮譽軍人自治實驗區，便是羅衡一手創辦成功的。當創辦之時，正

是敵機濫施轟炸，前後方軍民抗戰最緊張，生活最艱苦的時代。她奉蔣夫人委派爲榮軍自治實驗區主任，以極少數的經費，奔走於轟炸之中，將榮軍實驗區從北碚澄江鎮一片荒地上建立起來。那時候後方新建的公家建築都是因陋就簡，將就對付的，而榮軍自治區的建設，卻夠得上說「美輪美奐」。當時戰地服務團的主持人胡蘭畦女士參觀了該區以後，曾經爲文記載，盛加讚美，文中有一段：「從澄江鎮街上沿馬路走到榮軍實驗區，還在小河對面，遙遠的便望見那燈塔似的四根石砌的大圓柱的大門，左右兩邊石柱上分掛着「忠義之血」，「民族之光」……當我渡過蓮河，步上寬闊的幾十級石梯時，整齊清潔的傳達室和警衛室，就出現於大門兩旁，沿着青松和黃梅樹的途徑向內走，便是那更寬闊的圓形升旗場，一尺直徑粗，四丈長的旗杆上升着鮮豔的國旗。這莊嚴偉大的氣魄，令人肅然起敬，而女人不能大刀闊斧幹的舊思想，也給事實打破了。」

榮軍自治實驗區成立之初，收容榮譽官軍百多戶（每戶五人），他們都多多少少是殘廢的。男人大都是軍人，而且是爲國殘傷了的軍人，通常是不大好對付的，可是該區榮軍在這位女性的羅主任的領導之下，從不發生事端。羅衡一向愛穿男裝，常還配上一雙大馬靴，個子雖不高，却精神十足，目有威光，講話聲音宏亮，氣魄足以壓到軍人；而且處事公正嚴明，逢難身先士卒，所以自榮軍以至職員無不翕然悅服。

羅衡的男裝和她十足的軍人氣，頗給予人一點傳奇的印象，她的身世性格也確乎有點傳奇性的。她的家鄉是雲南鹽豐，十二三歲在昆明念書，不知如何，忽然動了遠遊的壯志，約了一位比她大的

女同學，一同瞞着家人，帶了簡單的行李，偷跑離省，向着北京進行。那時候既無鐵道，也無公路，須要翻山越嶺，走無數的荒僻路徑，有時甚至須露宿，兩個姑娘，顯然大不方便，所以都改了男裝。羅衡的男裝便從此啓端了。以後慣了，不論國內國外，集會燕居總是男裝了。她們向北京進行，一路之上，早行夜宿，飢餐渴飲，經過湖南、江西，羅衡還拜了師父，學過拳術，給一位孤獨的老太太做過兒子，曾經從拐子窩內打將出來，一路又打過抱不平，真像七俠五義上的人物了。幸而歷盡風波終於平安地到了北京。一路儘管交了不少朋友，拜了許多把子，却誰也沒有認出她是女的來。本來當時年齡也還幼小，她的同伴比他高大粗豪，常常扮着隨從，分手後，那姑娘據說到廣東去做了有名的針灸醫生，至今也仍然是男裝。

羅衡到北京後，考入中國大學，參與過「三一八」慘案的大場面，幾乎沒被打死。此事激發了她的革命思想，她總是一想到就行動的，所以立即退學，跑到廣東去投入國民革命的陣營，那正是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誓師北伐開始掃蕩軍閥，無堅不摧的時候，因為她過人的熱情和才能，不久被委派爲國民黨雲南省黨部委員兼組織部長，那時還不到二十歲。她那樣的跑出來，這樣的派回去，其間不過四五年，雲南省會把它當作了奇蹟。後來又跑到法國學習航空飛行，畢業後本想乘機橫渡太平洋返國，因購機費用無着，只得打銷壯志，轉入巴黎大學，學世界地理。總共在法國留學八年，抗戰初期返國，任參政員及中央婦女運動委員。

說道羅衡的性格，也頗有點異乎尋常。她熱情，寬大，爲事業，她可以奮不顧身，廢寢忘餐；爲朋友排

難解紛，服務奔走，她從不避嚴寒酷暑。她勇敢，從她過去的歷史，和現在還是一個「砲手」的事實中，可以想見哩。

華羅庚揚名海外

去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報紙上面，刊出了這樣的一段消息：

中央社莫斯科九日專電：聯大華羅庚教授，昨在聯邦對外文化聯系協會公開講演中國之數學研究。數學研究院院長文諾格拉多夫任臨時主席，首向聽衆對華氏之成就略作介紹。詞中稱華氏之成就，已達世界第一流標準，而某數種研究，更抵定美境界；渠之某一著作，爲世界數學佳作之一，並即將在蘇出版。此中國青年科學家之成功，表明中國人士之能獲有科學成就，並不亞於西方國家。華氏將於五月十一日離蘇，明日蘇聯協會將設宴爲華氏餞別。

這一位在蘇聯受到蘇聯科學家和蘇聯人民特別招待的教授，他的名字——華羅庚在我們國內好像沒有多少人知道。但除了蘇聯，就是在美國和美國的科學界裏面，華羅庚教授是更早就有了他的榮譽的。

遠在抗戰以前，當華羅庚教授還在英倫劍橋大學研究的時候，同時他就是劍橋大學的數理學助教。但他的成就，卻是在這時候以前，而且是從自修苦學得來的。

這一位享有國際盛譽的教授，是江蘇金壇縣人，說起他的學歷，只有在金壇縣的中學校畢業。華羅庚教授在金壇中學讀書的時候，對於數學就特別感覺到有興趣。他對於這門功課也特別有心得，不時把他研究的結果，寫成文章，常到上海的科學刊物去發表。當他在中學畢業之後，他就留在他母校金壇中學擔任數學教員，一面自己克苦繼續研究他的學問。

「天將降大任於人也，必先挫其氣，以勵其志。」當華羅庚教授還在做金壇中學的數學教員的時候，他突然患了一場大病；這一方面使他的研究中斷，一方面使他拋了他的職業，更壞的是因為這一場大病，他壞了一隻腳，以後走起路來就成爲一個跛子了。

但華羅庚教授並沒有傷心，也沒有後退。他倒更往前走。在他病愈後不久，他就寫了一封信給北平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詳細的表白了自己的願望，並且把他的有關於數學的論文，也一齊寄了去。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看了他的信和文章，知道他是一位有志向學的青年，就寄給他五十元旅費，教他到北平去。

跛腳的未來的大數學教授華羅庚先生，他到北平清華大學去，你知道他做的是什麼工作呢，那位發見了華羅庚教授的，天才的，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首先給了他一個數學系抄寫員的位置，但特別允許他到數學系去旁聽。——就是這一個抄寫員和旁聽生，他憑他的天才和克苦，居然學會了英文、德文；他不僅能够看英文原本和德文原本的科學著作，而且漸漸能够把他研究的結果，將德文或英文，寫成文章，寄到德國和英國的著名科學雜誌去發表。

這時候華羅庚教授，有關數學的論文，已經逐漸受到科學界的認識。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數學家，受中英文化協會的聘請，到北平來講學及考察。華羅庚先生又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寫了一封信給那位英國數學家，介紹他自己的發明和希望。這一次就由於那位英國朋友的幫助，他到了英國，入劍橋大學，不久劍橋大學的當局看出了他的才能，就請他在劍橋大學擔任數學助教。

華羅庚教授在英國留了幾年，他對於數學的發明，大為英國和世界的科學界所賞識。他的「力學」，一是很有名的。民國三十二年，他回國後在清華大學任教，寫了一篇「堆壘素數論」，結果獲得了這一年教育部發給的科學獎第一等第一名的獎金。

民國三十三年，美國政府邀請我國學者科學家赴美國大學講學，第一位就邀請了華羅庚教授。他在美國逗留了二年，除了各州著名大演講數學問題，不時就教於世界最大數學家愛因斯坦氏，據說愛因斯坦氏對華羅庚教授的許多數學上的發明，都是極力推崇的。後來，華羅庚教授在蘇聯科學界又受盛大的歡迎，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榮譽，也可以說是中國科學界的榮譽。因為，如文諾格多拉夫列所說：「此中國青年科學家之成功，表明中國人士之能獲得科學成就，並不亞於西方國家」呢。



吳貽芳辛勤辦學

中等身材，戴着老花眼鏡，面色蒼白，態度總是那麼安詳、端莊、而大方。國語說得不錯，稍帶鼻音。英

語說得那麼漂亮，流利。她畢生的精神，致力金陵女子大學的發展；她出席過舊金山會議，是唯一的中國女代表；她是參政員，是參政會中做主席最成功的一位。在首都婦女圈子裏，無論什麼會，總以請她參加爲榮。但是她願致全力於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務。她是金女大第一屆畢業生，因此她與金女大發生不可分的感情，她做了校長已經十七八年。最艱鉅的時期要算抗戰期中。

九年來，她負着艱鉅的重任！她咬着牙關，從不灰心，惟有與她接近的人，纔知道她的辛苦、操勞，金女大搬到西壩，從桌子、板凳製起，窮而不露窮相。艱難只有自己想辦法！她從不願向人開口借錢，復員之後，校舍的整修，什物的搬運，百事待舉，經濟的來源，是那麼困難，她不到處訴窮。主席及夫人對她的精神、品格，倍加欽佩。她是打掉牙齒和血吞的；她從不肯向主席及夫人有什麼額外的要求。她對學生培養，主要是讓她們有服務的精神，能吃苦耐勞。一般人認爲金女大學生多是時髦、洋派、在城市中打轉。但是她鼓勵學生們做鄉村工作。她最恨在外國住了幾年，一味享樂，苟且圖安而不肯實地苦幹的畢業生。金女大之聲譽日高，我們不能不歸功於吳校長之慘淡經營！而這碩果僅存之女子大學，我們應當怎麼去培養她呢？

她自己是那麼勤勞簡樸。她沒有校長公館，和其他教職員一樣的只有一間臥室；她沒有汽車，連一輛包車都沒有。她沒有特別的僕從，凡事都是自己動手。金女大教職員生活都是很清苦，而都肯和她一塊工作者，就是因爲她的精誠感動人，她絕無私心，肝膽照人！與同僚共甘苦。在成都時，她每月所得的參政會的薪金，充作全校教職員的營養費，每人早上雞蛋二枚。她沒有特別的餐點，與全校教職

員同桌吃飯。她沒有私人祕書，一切書信，文稿多出她親手，一位中文祕書兼理全校中文公文函件，偶而幫她代筆。一位英文祕書，也是兼理全校英文稿件，很少爲她私人代筆。總之她時時刻刻爲校中經濟着想。她好像永遠不想到自己，對同學是那麼關切，把同學們的問題好像是她自己的問題。有一位金女大畢業生說：「我覺得她聰明絕頂。我想的事，還沒有說出口，她已經說出來！」她從沒有大罵過人！但是那份莊嚴，使你在她面前不得不規矩。

她沒有政治的野心。願意畢生從事教育。但近年來好像與政治解不了緣。使她內心痛苦。她願意注全力辦教育，可是她的聲望、才幹，使得國家也需要她。在她病後，就請她去舊金山開會。在醫生允許及友好敦勸之下，真是又力疾從公。她在美國，無時無刻不記掛在成都的學校。她回國之後，謠傳她要做教育部長。她對此謠言，置之一笑罷了！她堅辭國大主席團事。引起許多謠言。硬說是有政治作用，她也不加分辯。讓事實來證明吧！

人們關心而又不說的問題就是：她到底還會結婚嗎？誰有這大膽子敢問她呢？謠傳有一次，居然有一位外國人問到這問題。旁邊人都捏了一把汗。誰知她卻很自然，很安詳的說道：「等那合式的人來到時！(When the right comes)！」此事之真假，無從考證。不過這是多麼聰明的回答呵！自從舊金山會議歸來，又是議論紛紛，謠言烽起，說某某先生對她由敬生愛，不過我懷疑有敢說真話的人呵！



張伯苓只問耕耘

有着高高的身材，紫紫色的臉兒，灰白的平頂頭，架着一副墨眼鏡，握了一根手杖，挺着典型的「天津大肚子」。我們這位張伯苓先生，雖然已是七十多歲的年紀，但仍有着「燕趙壯士」的風度。張先生是舊式婚姻的信徒，他說過：「新式太太，虛榮心比舊式女子來得大，舊式女子沒有什麼理論，她們只知道埋了頭做，但是比能說能寫而不會做的好得多。而且新式婚姻離婚很容易，一有不合，各自分飛，不比舊式婚姻的「此路不通」。只好大家讓一步，那不是就沒有事了麼？」

事實上，張先生便是在「身體力行」着的，他和夫人王淑貞女士，向來是有名的模範夫妻。民國二十四年，南開校友會盛會慶祝張校長結婚四十週紀念。因為離「金婚」還差十年，張先生就自稱為「鍍金婚」。據他自己說：他和夫人從沒有吵過一回架，他的事業，都是他這位不識字的夫人幫助成功的。他稱他夫人叫「喂」。

張氏的剛毅精神，係受先天遺傳。他父親是天津一介寒儒，愛彈琵琶，號稱「琵琶張」。其胞弟彭春，是提倡中國話劇最力的一人。

張先生小時，在北洋水師學堂讀書，立志當個海上英雄。後來覺得中國的民族智識淺陋，身體壞，決定棄海軍而就教育。清末嚴範孫在天津設立了一個私塾，請張先生擔任理化英數等科教授，那個

私塾，便成了今日有名的南開大學的雛型。

南開剛開辦的時候，學生不過七十餘人，然而在張先生慘淡經營下，學校事業漸次發展，由私塾發展成小學、中學、女中、大學，以及研究院。創校至今，不知造就了多少人材。

在南開的時候，每天早晨六時起來，繞着學校散步，計劃着怎樣改進學校。他不善詞令，但是說話親切樸實。他常常說着這句話：「南開的特長是長、長、長，老是在長！」

張先生對政治一向抱着「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超然態度，不熱心，不參加。但是抗戰時，他毅然地領導了他的學生，踏入了抗建的大時代，他被推為國民參政會的副議長，他能忍勞耐怨，始終的苦幹、實幹、硬幹！

他的畢生致力教育事業，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不懈不撓，神采奕奕，使我們覺得：張伯苓先生是愈來愈年青了！

國外之部



林肯拯救黑奴

在林肯的一生中，常見他引用聖經上的辭句，這是他從小受的家庭教養的影響，他的先母雖不識字，但記憶很好，有時講聖經的故事給她的孩子們聽，他的父親也會講故事，講得很美妙，卻不愛讀書，他能够做木櫥和窗架，能打獵，能伐樹，要讀書有什麼用處呢？亞伯林肯就不這麼想的，他祇覺得「我應該讀書寫起來和舅母一樣。」他的舅母給他的印象很深，她不但有好的故事，又能讀聖經，寫起來很流利，好似她不是在田裏和花畝里工作的人，他很愛慕她。

林肯初上學時，來回要走四英里，落雨天，便得赤腳走路，因為他的破靴子會漏進水去，教員用一本書一一的傳過去，指着字母教學生拚字拼音，一次又一次的教字，這就是他最初受的學校教育，字和字母，字母和字，不像一個故事，所以要像巴斯樂舅母那樣會寫字，他還沒有學到。

他的生母死了，新來了一位好看的繼母，誰都不能說她是會讀書的人，但她知道讀書是有意義的事，決定要將孩子們一律送進學校去，林肯心中自然非常歡喜，他早就特別傾心於智識的追求了，但他的父親卻決定；亞伯應該做一個出色的木匠，像他一樣，他便停學在家，燒火的柴比上學要緊，一

隻小牛可賣六塊錢，而書不值一塊錢，斧的力量比筆的力量大些。

他是一個勤懇的自學者，他需要各方面的經驗：要瞭解人性，特別是了解自己，他不管什麼書得着便讀，他讀書自然不會很多，白天沒有時間，只有黃昏和夏天的夜間，他靠近火，吹火發光，使他在黑暗中能够繼續閱讀，爲因繼母的臘燭只留在禮拜天和節期用的。

他伏在屋簷下的地上，用一隻肘掌着臉孔專心讀着，在他面前攤開而使他在廣大的智識領域內窺到門徑的是些什麼書呢，這裏有「聖遊記」，從這本書裏，他第一次檢查了自己「魯濱遜飄流記」，靠着它，從幻想中描繪了一段自己在邊境上的生活情景，偶或一段聖經，喚他走進幼年生活的歌唱的回憶，而關於人性弱點的第一種幽默的「伊索寓言」，使他增加不少的智慧和同情心，「華盛頓傳」和「佛蘭克林的生活」，充滿了戰爭時期的故事，他了解了一些複雜的現實生活；有時從城裏帶來一包舊報紙的包皮紙，那是供給他知道許多新鮮的時事消息和新的材料。比如關於選舉和南方黑奴的事情，現在，使他知道傑克遜是一個平常人，居然被選得大總統，從此他輕看那些富貴人家的執袴子弟。後來他雖然不很瞭解，沒有什麼清明的見地，但他厭恨這種事情，心中起了不安的現象，而常常愛對這些問題，化費幾個小時的仔細的思索。

他十六歲，就成了那一帶最好的斧手，到他二十四歲爲止，他還是做他的斫樹耕田的農夫。他在學校裏讀書總共不到一年，現在已經能讀能寫能算了，雖然他寫的文字很流利，但他的手并不靈巧，因爲用鎚和鋸子，犁和斧子的時候多，用筆的時候很少。他去田裏工作的時候，他忽然把鋤或刀放下

了，從袋裏取出一本書來，輕聲的讀給自己聽，有時招呼別人停工，他坐在石頭或是柵欄上，對他們講論到河流，選舉，過去的日子，把所有的事裝在一個故事里，引起大家喜笑，這是從他父親那兒和伊索寓言裏學來的。

地方法庭開審的時候，他總出席旁聽，看他們是絞殺一個白種人，或是一個紅種人無疑的，他對印第安人表示同情，他借了一本法律書：「印第安納州修正法」，這是他初次窺法律界的門徑，有一次審問時，他注意一個律師的辯論，他立定志向，將來要和這些人比賽口才。「意大利諾州的法律」是他讀的第二冊法律的書。這時他又已經二十一歲了。雖然不久他才借到一本「英文文法」，他首次與有組織的語文接觸，又從牧師那裏借到一本歷史的書，但是這位沉默而敏感的青年，因為他這許多年追求正義，看見人和獸所受的種種虐待而奮起，他已經讀了國家的保護法律，而且在他心裏造成一個法律世界的圖景。

林肯比同年的人身軀高大，氣力強壯，十一二歲的時候，便能揮斧砍樹。一次父子兩人出去打獵，亞伯林肯已懂得如何放槍，正在火線內，來了一隻火雞，對準放槍，火雞已躺在地上，他走上前去，忽然他受了一陣驚嚇，這是他在生活裏第一次感覺同是動物而有彼此殘殺的可怕權力。他不再想到禮拜日烤火雞的味道了，他把槍交給他的父親，從此以後不再用槍打死任何活的動物。

十八歲的時候，他的姊姊在出嫁的第二年上生產死了。傳說因為工作過度，沒有氣力支持得住產期的痛苦，這使他少年的怒氣旺盛起來。他的父親景况不好，而他姊姊的夫家小有資產，他們自以

爲上等入照例輕視媳婦強迫她做他們的丫頭他起了報復的心當姊姊的夫家另外兩個兄弟結婚的時候，他賄賂了鄰人，換了新夫婦的兩張牀，按着吃喜酒的舊規矩，新婚夫婦正式要去坐牀，坐牀之後，喜娘辭掉了，這兩對新夫婦配錯了，正在這時候，新郎的母親跑到新房的牀傍，喊道：「天呀，和你們同牀的不是你們的妻子呀！」林肯用聖經體裁，很流利的將這小小的事件，寫了一本談諧的書，「魯班笑談記」而且丟了一本書在那魯班家的木屋門口，隔了多少年，這本書在印第安納州知道的人，比聖經還多。

當他有了控制河上生活的氣力和技術，有一個富足的農家雇他載貨到紐奧林去，這是他的好機會，去看看密士比河，以及海，海沒有看着，另外有航海的船，他下了貨，走在紐奧林的街上，有一張廣告吸引他的注意：「高價購買任何形狀的黑人，出售黑人，備有地窟及廚房供給黑人膳食。」另一處廣告上寫明：「懸賞尋覓逃亡黑人三個，沙色頭髮，藍眼睛，紅面孔，膚色甚白幾與白人相同。」

年青的旅行人想這是不合理的，黑人逃亡時，追他像一隻狗，拍賣他像一匹馬，監禁他像一個囚犯，他在家裏聽見父親所說的，牧師所反對的，報紙上所載的，都一一親眼見到了。

而當他第二次到紐奧林來，他的經驗更深刻了，他親眼見到奴隸的市場。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人，穿着使人詫異的衣服，發出嘈雜的聲音，他拿着一根小鞭子，指點着每個半裸體的黑人，引他們慢慢地走進廳堂內。他們的脚都帶上鐐銬，如果其中有一個人停止不動，或動得太快，賣奴的人就刮下一鞭子去。有一個黑女，細長，面貌頗雅，顯然是一個處女，每個黑奴見了她顯



「如果我們要愛惜生命，便只有重視時間，因為時間是生命的原素。」

富蘭克林視時間如生命

出歡喜，她也上了鎖銬，赤着身子，應着賣奴人的呼喚走出來，在顧主面前表現她少女身體吸引人的地方。賣奴的人喊道：「買這一個女奴是很值得的！」來看的顧主彼此也交換了和賣奴人的叫喊同樣的談話。

林肯看見這情形，全身戰慄，他看見這少女的裸身，不能不受刺激。他是北方人，看了這件事後，心中大為震動，他爽直，他的人格是從窮困和勞苦之中獲得堅強，他能在大城市中不受各種誘惑而保持自己。看見同胞的弱點，看見可恥的買賣黑女的舉動，使他的心腦冷靜下來研究奴隸和他們的主人，他騎着馬在街上走來走去，問過牧師、教員、縣官，他們都異口同聲的說，這是一種制度，爲了救黑人的命才有的。

林肯回到海港口，從一家咖啡店望出去，看見兩個紅臉人在玩紙牌，管店的輕聲說，昨天，這賭錢的黑奴把他兩個裸體的兒子輸掉了，聽了這話，他的心受傷了，他無言，一時樣子很難看，好像有一副担子重壓在他身上，他向他的同伴說：

「我不做一個奴隸，但我也做奴隸的主人！」

說這句話的是發明家富蘭克林。他本來在他的哥哥所開的印刷所裏當學徒的。但是兩兄弟相處得不很和睦，因此，他到了費城地方開了一個印刷所，同時兼營書報的業務。

一天，書店裏來了一個主顧，對於一個夥計所說的那本書的價錢，表示不信任，只是要夥計叫老闆出來，問一個明白。夥計婉言道：「先生，富蘭克林老闆現在正在裏邊工作，他幹那印刷事幹，此刻正很忙哩。」

主顧沒精打采的又翻了一會書，時間不覺過去半點鐘了，但因為始終不信任那夥計說的價錢，所以仍舊要夥計叫老闆出來。

夥計沒有法子，只得報告富蘭克林。

主顧見了富蘭克林老闆，便問那本書的價目究竟多少。

「一塊二角半。」

「怎樣，你的夥計剛才說一塊錢呢？」

「先生，我說的一塊二角半並沒有錯，因為我現在為你而丟掉我的工作呢？」

主顧聽了富蘭克林的話很滑稽，還以為同自己開玩笑，於是又柔聲問道。

「喂，老闆，你不要尋開心了，究竟你這本書要賣多少錢呢？」

「誰同你尋開心？」富蘭克林正色說道：「這本書賣給你，現在我要一塊半錢了。」

「怎麼，你剛才不是說只要一塊二角半錢嗎？」主顧這時益發奇怪了，接着說：「你的價錢竟沒

「有一定嗎？」

「嚶，剛才我只要你一塊二角半，但現在我非要你一塊半錢不可了。」富蘭克林作色說：「因爲你荒廢我太多的時間，不是也應加上嗎？」

結果主顧無話可說，便放下了錢，拿着書羞慚的走了。夥計看着，只是在心裏暗笑。

後來，他又在費城辦了一個圖書館，使一般人都把自己的時間，利用在有益的書本上。

到中年的時候，他給社會上做的事情格外多，無論救火會、慈善協會、道路建設會，他都熱心參加。後來被舉爲地方上的市長。

但他最著名的事業，還是在四十六歲那年，他發明了避電針。本來他對於電學，一向就注意研究。他看到被電火燒壞的樹木和房子，就想設法去拯救。他不像我們中國人，迷信電火是由雷公指揮的，他發現了宇宙間的一切物質，均含有電子，天空中的電光雷聲，不過是風雲摩擦所產生，因此，他想出了一個方法，來避免電火的襲擊。

於是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晚上，他用了一隻綢製的風箏，來作試驗。他把風箏繫上一段鐵絲，並掛了一個鎖鍊，放到半天，使與空中的電光相接觸。後來，果然看見鎖鍊上發出火花來了，因此，他便將風箏上的那根鐵絲插入泥土中，使電火通過鐵絲深入土中，不致爲害人類。他的避電針就是利用這個原理造成的。有了這個發明，世界上最高七八十層的洋房，也不會觸電燒掉，他的功績真是偉大呢！

富蘭克林不但科學有高深的研究，同時對於美國的獨立運動，他也熱心參加，一切社會事業，他

均是高興去做的，所以他又是一個政治家。

哥倫布冒險向前

美洲地方，從前本來是一片荒土，世界上的人都沒有知道他的所在，比現在號稱黑暗大陸的非洲，還要黑暗好幾十倍。但後來經歐洲人發見了這個地方，把它竭力經營，到現在已變成了極文明的地方。誰發見這塊大陸呢？就是意大利的大探險家哥倫布。

哥倫布在一四四六年，生于意大利的熱拿亞，他的父親是以織羊毛爲業的。熱拿亞在地中海北岸，面臨大海，有很好的港灣，商船來往不絕，哥倫布居於海濱，目觀海上的一切活動，所以從小就有航海的思想。

有一回，他航行於富爾特地方，忽然船中起火，不能撲滅，他便躍入海裏幾乎溺死。幸虧他生長在海邊，熟練游泳，他便逐水浮沉，約二里光景，才得登岸。

後來哥倫布娶了一個妻子，叫做嘻麗伯，她的父親本是一個大航海家，遺有航海日記。把他航海的經歷，都寫在上面。哥倫布看了這本書很是快活。不久，他又讀到了一本派薩哥拉斯的著作，知道整個地是帶圓形的，因此他想，倘然一個人一直向西航行，始終不變換方向，這個人一定可以從東方回來。印度地方雖在歐洲的東方，但向西航去，也可以到印度。

但那時歐洲的人，都以為向西方去，是一個無邊無際的海洋，假定有人一直向西航去，就是不溺死，也一定要餓死在海裏，因此沒有人敢向西方去航海的。可是哥倫布十分相信地球是圓的，因為他站在高山上看海上的帆影，都是漸遠漸少，但他所信的地圖說，也仍沒有人敢相信他。

當然，哥倫布的自信力十分堅強，可惜他家裏很窮，沒有錢能使他實行他理想的冒險工作。他一連等待了十七年，始終得不到人家的幫助。他的紅頭髮也完全變白了，於是他灰心了，想到西班牙的修道院裏去過生活。

正在這時候，羅馬教皇卻請求西班牙的皇后伊莎白玲幫助哥倫布一下。教皇先送六十五元給哥倫布算是路費；但他自己覺得衣服已經很破舊了，便以這筆錢購了一套新衣服，買了一匹驢子，然後起程去見伊莎白玲。在路上，因為肚子餓得要命，只好向人家乞食。

後來皇后贊助了他的理想，允許給他船隻，讓他去從事這種冒險的事業。可是，為難的卻是水手們都很怕死，都不願意跟他去。於是哥倫布鼓着勇氣跑到海濱，捉住了幾位水手，先向他們哀求，接着是勸告，可是水手們還是不答應，於是他就用恫嚇手段威逼他們去。一方面又請求女皇釋放了獄中的死囚，允許他們如果冒險能够成功，就可免除他們的罪狀，使他們恢復自由。一切都準備好了，就在一四九二年八月三日（星期五）天亮前一小時半，由哥倫布率領水手八十八名，分駕三隻船，向大西洋進發，開始了一個劃時代的航行。

在離開西班牙後的第十月十一日晚上三點鐘時，哥倫布果然發見了新大陸，在各地察看了幾

天，尋到了好幾個島嶼，他以為這裏就是東方的印度，所以至今西洋人名此為西印度。

哥倫布的探險事業固然是成功了，可是在「新大陸」所創立的殖民地，只使他遭遇到失望和痛苦，因為殖民地帶的人民都被印第安人殺死了，同時殖民地帶的主管，爲了嫉忌他的功勞，故意控告他貪財失職，把他用鐵鍊拘鎖後，送回了西班牙。雖然他一到西班牙，就立刻恢復了自由，但是他所遭遇的失望和痛苦，卻已足夠他傷心和感嘆無窮了！

他在六十歲時死去，他死在一間簡陋黝黑的小屋裏，牆上還掛着一條粗大的鐵鍊，算是他曾做過囚犯的紀念品。他雖然已完成了歷史上一件最勇敢驚人的事業，但他得着了些什麼呢？他臨死時的景像，還不是像一個乞丐嗎？

他曾掛名接受「海上總司令兼印度總督」的虛銜，但他一直到死去也沒有正式獲得過什麼「實權」，甚至沒有享受過一天的「榮耀」。他發現新世界的酬報僅是「傷心」和「羞辱」吧了！不過，我們無論哥倫布是怎樣的受苦受難，怎樣的傷心受辱，總之，他給人類的貢獻，和他那種大無畏的精神，真可以作我們的模範。當他的水手們都不敢前進預備退縮的時候，只有他還是勇往直前；當水手們「惱羞成怒」警告他如再不折回便要叛變殺了他時，他的答覆還是這麼一句話：

——進啊！進啊！前進啊！向前駛進啊！



愛迪生車上賣報

世界上最可欽敬的，是「自己做成」的人物，換句話說，就是由自己努力奮鬥，戰勝種種困難而做成的人物，像愛迪生便是一個模範。因為他事事都出於自動，事事都出於自己觀察思考而得的。

愛迪生在十二歲以前，曾經進過三個月的學校。那時，一些專講讀死書的教師總說他笨，他的母親聽得厭了，覺得她的兒子和常見很不相同，便由自己來教。但是他所學的並不限於母親所教的一些東西，因為他的知識慾高得厲害，簡直無所不讀，就是跑到村上，看見店裏的招牌，或廣告上的字句，也要看個明白，問個明白，懂個明白。因為他有這樣不肯停息的好學心，差不多隨時隨地都能自動的教育自己，所以後來雖沒有再進學校讀書，卻也能把這個缺憾補足，而且實際上所得的成績，比在校裏馬馬虎虎受教育，還勝過萬倍。

愛迪生喜歡試驗，十二歲的時候，在家中地窖下的一間小室裏，堆排了許多奇奇怪怪的試驗用具，架上排滿了各種流液的玻璃瓶，每個瓶上寫着「內有毒藥」的字樣，使人一看見就想避開，不至於擾動他的寶物。有一天，愛迪生忽然妙想天開，要試驗飛行的方法。他想，如果一個大塊頭的肚子裏裝滿氣體，也許飛得起來。他看見他父親的一個幫工奧次，是一個大塊頭，正是現成的試驗材料，於是極力勸他飲了許多沸騰粉，準備這個大塊頭肚子裏裝滿了氣體而上升。奧次上了他的當，身體並不

能因此飛起，卻生了一場大病。

他因家庭經濟拮据，一切試驗不能如意，想用勞力去換點錢來，購辦一些用品，請得父親的允許，就到鐵路上去做小工。當時，鐵路還是很粗笨的，六七十英里的路要走一天。他看見許多客人坐在車裏，閒着無事，觸動了他的小而靈敏的腦子，想道：當他們在這樣空閒無聊的時候，何不賣些讀物給他們看看。於是他就壯着胆跑到站長辦公室裏，向站長陳述自己的意見，得了允許，便在車上大賣其報。生意很好，一人來不及，還僱了一個小朋友做助手。

愛迪生到了十五歲，除售賣別人所出的報紙以外，他自己因研究有得，也出了一種報。原來他所在的那輛行李車本分三節，一節是裝行李的，一節是裝郵件的，還有一節，原是預備乘客吸煙的，因為沒有窗，所以還空着。這個空地方又觸動了愛迪生的小而靈敏的腦子，弄到一部小小的印刷機塞進這節空車裏來印報紙。他的報是周刊，每份一張，兩面印，由他自己一人任主筆，任編輯，任印刷，任售賣。每份售價三分，每月定價八角。居然有三百份的銷數。

他於編輯、印刷、售賣之外，一有暇隙，就鑽進他的「行動的試驗室」。這試驗室，也就在上面所說的那一節空車裏，既做了報館，又做什麼試驗室，簡直偏促得了不得。他一面忙着試驗，一面又忙着讀書，凡是有關於機械及化學的讀物，簡直無一不讀到。

一天，火車因轉彎震動得厲害，愛迪生「行動的試驗室」裏，忽然有一塊燐震動到地板上。愛迪生急忙用手去抓，已來不及，頃刻之間，火焰騰起，一個立在近處的行李腳夫，一面提着一桶水，一面狠

狠地打他一個耳光，用力過猛，愛迪生的耳朵竟因此聾了一生。

愛迪生的耳朵雖然打聾了，但並不妨害他偉大的發明。他後來還說，這件不幸的事，雖然使他一生不便，但也不無好處。因為耳聾，把外界的喧囂完全隔絕，反能在大眾紛擾裏靜靜地思索。由此，可以看到這位大發明家樂觀奮鬥的精神，並可以明白他所以成爲大人物的所在。

俾斯麥開槍呼備

俾斯麥是一個有名的鐵血宰相，他曾經說：「現在正當大難臨頭的時候，開會討論都不中用，唯有用我們的鐵和血！」

他的鐵血主義的精神，真的可以壓倒一切。一八六六年和奧國軍隊開戰，兩軍兵力各有二十萬，但俾斯麥竟於七星期中把二十萬奧軍打得落花流水。後來和法國開戰，竟把法國皇帝拿破崙第三捉住，所以歐洲各國都對他怕得不得了。

有一次，他到法蘭克福地方去出席會議，下榻在一個旅館中。俾斯麥見那房間沒有裝設電鈴，便對旅館主人道：

「喂，我的房間裏沒有電鈴，呼喊傭人很不便利，你馬上給我裝個電鈴來。」

「先生，」旅館主人道：「我們這裏向來不裝電鈴的，但旅客如要便利，自己出錢裝設，那我們也

不反對。」

俾斯麥聽了氣極，但一時也覺無話可對，因此含怒忍耐着。隔了一會，他拿出身邊佩帶的手鎗，就「砰」的放了一聲，嚇得旅館主人急忙跑來。

「喂，客人你在房裏放鎗幹嗎？」

「我要呼喊傭人呢。」俾斯麥安閒的答道。

「那你呼喊好了，爲什麼要放鎗嚇人呢？」

俾斯麥笑道：「你嚇了嗎？我放的還是空鎗哩。」

「客人，你放空鎗也要驚動全旅館的，請你下次再不要這樣吧。」

俾斯麥笑道：「主人，要是沒有電鈴，下次我還是要放鎗呢！」

旅館主人沒法，就答應他裝了一個電鈴。

這位英雄類此倔強的事很多，「鐵血宰相」之名，真是名不虛傳的。



羅斯福的偉大生平

美國第三十二屆總統羅斯福，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美國時間）因大腦溢血而與世長辭，這是美國一大悲劇，也是世界一大悲劇。在美國，他是民主與團結的戰士；在世

界，他是勝利與自由的象徵。羅斯福未能親眼看到納粹德國和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在他個人實在是一件憾事；但他死的時間，不在幾年以前，而在強敵已瀕敗亡，全人類所熱望的和平與民主的世界快要到來的前夜，卻又是不幸之大幸！

羅斯福以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生於紐約海德公園。父親是一個大地主，母親是一個船商的女兒。美國第二十六屆總統共和黨的修多爾·羅斯福是他的遠房堂叔。

羅氏系出名門，從幼小時起就在極適合於偉人教養的環境中受到熏陶。三歲時，第一次隨乃父出國。幼年學會騎馬、射擊、打馬球、滑冰、擡，講一口法語和德語。稍長，入新英格蘭的格羅頓中學，大學選入哈佛，在校中主編大學日報，於一九〇四年畢業，受文學士學位；嗣又先後在哈佛研究院及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攻習三年，後加入紐約州律師公會。

他二十三歲時和修多爾·羅斯福的姪女愛麗諾結婚，生有四子，現在都現役軍官：長子詹姆士，現為海軍陸戰隊上校；次子艾里奧特，現為陸軍航空隊少將；三子富蘭克林二世，現為海軍中校；四子約翰，為海軍中尉。還有一女，名安娜，是波蒂閣陸軍少校的妻子，在總統死前擔任他的機要秘書。從學校時代到他投身政治之始，凡是和羅斯福接近的人，都深知他雖是世家子弟，卻勤奮過人，精力不可限量。他求學時，功課和體育都很平平，可是已然頭角嶄露。當了幾年青律師，他很不耐煩那些瑣碎的法律業務，到了一九一〇年，他對於努力做「上層階級的寵兒」已感到厭惡，決定投入政海。

他的政治生涯一開始，便做了民主黨員一個東部美國的紳士。做民主黨員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事，然而他在當年（一九一〇）即被選為代表杜克斯區的紐約州參議會議員。這是該區二十五年來第一次選出的民主黨議員。翌年他在紐約州幫助推動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威爾遜的競選運動，是年他以代表資格出席該黨全國大會。

威爾遜一當選後，即任命羅斯福為海軍部次長。羅氏自小就對航海和船舶感到濃厚興趣，這時便可大展其抱負了，他立刻以建設「強大海軍」聞名。當一九一七年美國參加歐戰時，竟能遣送大批佈雷艇通過北海從挪威以迄歐爾克尼，並建造大量快速的撲滅潛艇的船隻，那位青年的海軍次長厥功最大。

一九一九年二月，羅氏到歐洲海面檢閱美國戰艦並監督海軍復員；嗣與威爾遜總統同返國內，開始倡導國聯。一九二〇年，民主黨推他為副總統候選人，後因該黨在大選中失敗，羅氏隱退，重操律師業務。

一九二一年，他三十九歲，正在鄉間休假期中，突患所謂小兒癱瘓症（兩腿癱瘓）。如果他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從這時起就會永遠息影田園；但他生命力很堅強，後來一面不時在溫泉療養，一面經常支着手杖，綁着膝護，奮鬥不懈。

一九二八年，羅氏繼史密斯當選為紐約州長，兩年以後，連選連任，這次得票極多。羅氏在州長任內，頒行了很多進步的社會福利法令，減輕農民賦稅，實施保壤工程，廣泛植林等。一九三一年，經濟大恐慌襲來時，羅斯福邀請其他州長會商應付方針，紐約州是第一個撥款救濟失業的州。

一九三二年，羅氏被民主黨推為總統候選人，他向美國人民宣佈「新政」為他的政綱。是年十一月大選，他在四十八州中的四十二州得到多數票額，羅氏於翌年三月就任總統的時候，美國全國正陷入歷史上空前未有之經濟蕭條的深淵，這個恐慌時期從一九二九年證券交易所風潮開始起，使全國工商業一蹶不振，失業人數達於一千二百萬，銀行紛紛倒閉。

羅斯福的就職演說一發表，全國人民立刻從愁雲慘霧中瞥見一線希望。他說：「我們唯一要怕的就是『怕』這個字。」緊接着他便從各大學（特別是哥倫比亞大學）邀集了許多經濟學、財政學、社會學、法律與政治問題的權威，襄助他打開這個危局，這些人後來以他的「智囊團」見稱於世。「新政」一開始，便頒佈了一個緊急措置，後來一一擴充為永久性的社會立法，例如：「緊急銀行法」強令所有黃金交與政府，對業務困蹙的金融機關予以救助，保障存款人資金，便利現金週轉等。此外，又如「農業調整案」穩定農村收入，「聯邦擔保法案」使所有證券交易合乎法規，「由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聯邦緊急救濟處緊急運輸法」，「公共事業局工務促進處商品信用公司」和全國復興法，「除最後一項經最高法院判決無效外，其餘各項措施都是見諸實施，成效大著。雖然引起許多大金融財閥的不滿，卻解除了多數人民的倒懸。

一九三六年大選中，羅氏又以絕大多數選票戰勝籃敦，一九四二年復與勁敵威爾基競選勝利，三度蟬聯，這在美國史上已是空前盛舉；去歲四度連任，更為驚人成就。羅氏自二次連任以後，便漸漸着重到外交政策；尤其在對軸心開戰以後，一面統帥三軍，一面團結盟國，心身交敵，卒至不起。

在國際範疇中，羅斯福很早就預見到歐洲和遠東的戰爭危機。一九三六年，日德反共協定締結後，羅氏稱之爲「名義上雖對蘇聯，但事實上是一個反對自由世界的法西斯聯盟。」

一九三九年七月，希特勒侵略計劃逐漸公開時，羅氏要求國會廢止中立法中的軍火禁運條例，可惜國會未予批准。德國侵入丹麥、挪威後，羅氏立即下令佔領格陵蘭與冰島。同時與美國孤立派奮鬥，爭取援助被侵略國的辦法。羅氏爲團結和動員全體國民，不久又任命反對黨「共和黨」的史汀生爲陸長，諾克斯爲海長；不數月，他宣佈美國爲「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並實施租借法，對英國、中、蘇等反軸心國家大量供應武器軍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發生，開始直接對日德作戰。

在戰爭中間，美國在羅斯福的領導之下，所有人民和資源都澈底動員起來，一千三百萬最優秀的青年加入了武裝部隊，一個歌舞昇平的社會一變而爲龐大的兵營和兵工廠，成千百萬噸的作戰物資源源輸至世界各大戰場，把軸心國家一一打得粉碎。

不僅如此，他爲了團結盟國和奠定戰後世界和平，不惜以老病之軀幾度奔走海外，席不暇暖，爲美國以前和任何國家元首旅行最多的一個。由於他的號召，同盟國領袖間曾經舉行開羅、德黑蘭、布里頓森林、頓巴敦橡園和今年二月間的克里米亞等劃時代會議。

羅斯福在舊金山世界安全會議開幕前三天溘然長逝，他不能和我們一道犁庭掃穴、痛飲黃龍，這是多麼痛心的事！但這個偉大民主領袖的英靈和他一生來努力奮鬥，將引導人們從地球上掃清一切法西斯的殘跡！

羅斯福夫人輕車簡從

羅斯福總統夫人曾被選為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代表之一，後來又被選任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主席。羅斯福夫人幼年就喪失了父母，曾在英國讀書，當她返回紐約的時候，她常常跑到東區貧民窟中訪問，她是關心着人民的生活和整個社會的福利的。

一九〇五年，她和羅斯福結婚，生了四子一女。第一次大戰時，羅斯福擔任着海軍部的次長，而她也過着相當安靜的家庭生活。社會活動較少。及至羅斯福得了小兒麻痺症以後，一切對外的聯繫都是由她設法維持。她會是婦女俱樂部的會員，因此她無休止地參加集會，藉以接觸到許多問題而使她的丈夫對於問題都能得到了解。當時世界各地的人民，紛紛湧進大西洋上的大城紐約，她於是就借此機會使得她丈夫拒絕了孤立的觀點。並且同時在社交與政治上得到一番自我的訓練。

羅斯福在一九三二年競選總統，當時全美正陷於不景氣之中，她於是繼續為羅斯福能幹的助手，並且告訴他國內工業恐慌和困難的消息，貧苦農夫和環境奮鬥的情形。

羅斯福當選後，她進入白宮而成了美國的「第一夫人」。但是由於她親自接觸人民的痛苦。所以在她留居白宮的十二年，她一直是一個從事改革的人物。

爲了訪問人民的疾苦，她常常駕車遊歷全國。從來沒有要衛隊保駕。她常常接到許多人民的函

件，大多數的函件都要她作實際的幫助，因此她就向政府官員提出問題，並且提供建議，結果頗有一批老官僚表示不滿，認為她多管閒事，但羅斯福夫人卻自以為是個公民。作爲一個公民，她是應該關心全國所有家庭的福利的。

她做了許多以往總統夫人從來沒有做過的事。她舉行記者招待會，她的記者招待會最初祇限女記者，目的在求經濟不景氣之下，女記者不致易於失業。後來她自己又當了新聞記者，成爲新聞記者協會的會員與產業職工協會的會員。

她的新聞寫作的範圍愈來愈廣，她的主要貢獻是每天二百字的「我的一日」，刊載在全國七十五家到八十家報紙上，在這個專欄裏她使美國人民和總統的家庭生活互相接近，使得美國人民認識訪問白宮的國際人物，並且隨着這位第一夫人的足跡而明瞭各地的風土人情。她永遠是一個和善的女主人，每年招待着九萬名左右的賓客，除了私室以外，白宮是全部開放歡迎客人的。自從傑克遜總統時代以來，美國各界的人物第一次可以親切地參加白宮的集會。羅斯福夫人曾經親自駕車到火車站上去接她的客人，因此許多美國婦女都覺得她們是和這個第一夫人熟識的。

當然，她是不得不遭遇有史以來一個婦女所受到的最多的批評，許多人都批評她所管的事情，超過了限度。但是這些批評並不足以推翻她的信念，她永遠接受擔任許多聚餐會上的演說者，她願意爲戰爭難民，全世界受苦受難的猶太人以及勞工教育問題而發表演說。她會訓練發聲以使她的音量足能充滿一間大的禮堂。此外她還參加普通電臺的廣播，以及無線電空中對於問題的演講會，

又在一個美國最大的婦女雜誌上按月發表對於許多問題的答覆。

她從不因爲任何問題而惱怒，有一次，伊黛爾·卡納基問道：「你怎樣避免生氣？」她回答說：「我祇好憑着對於上帝的信仰，和自制的力量，這些都是長久以來對我具有力量的。當然，即是如此，我有時還不能完全控制自己，但我總努力隱藏我的怒氣。」高林曾問她道：「藝術家怎樣纔能最爲有助於國際的和平？」她說：「可以通過藝術的表現來說明宇宙的真理，這真理是超越種族宗教，以及地理的界限的。」

某次曾有一個人提出古怪的問題，問她有沒有個綽號？她答道：當她幼小的時候，她的名字叫做「陶蒂」和「格蘭納。」有人問她，你是不是會燒菜，她說：「我是一個很差的廚子。」但是，她說如果努力去作，她也許能做成一個不壞的甜糕，當有人提出有關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差別，以及退伍軍人與兒童問題，或在要她討論宗教問題，男女關係，她總是很嚴肅地予以解答的。

她現在正寫一部自傳，第一冊是關於她早年生活的，已經寫完，第二冊是她在白宮時期生活，今年秋季即可出版，她相信惟有用寫作呼籲的方法，纔能使世界獲得改善。她從不懷疑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問題，她一生的經歷使她相信任何一方面的意見，都應該得到完全表露的機會。她認爲，如果人們可以公開談論和爭辯各種問題，就足以補救偏見和愚蠢。

羅斯福夫人現在已經當選爲人權委員會的主席，她相信該委員會將創制人類權利的法案。許多曾在亨特大學的聯合國大會中看到她的人都說，她身軀高大，活躍，堅定並且是一位深知聯合國

組織中間紛爭的人物，她是一個極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婦女，也是人類希望和平的象徵。

邱吉爾的賢內助

不久以前，溫斯頓·邱吉爾太太，是英國承受着特殊榮譽最高的一個女人，雖然她是並不經常出現在各種公共場所的。

在邱吉爾先生的自傳中，他曾賦與了她比給其他任何婦女更高的讚譽。他說：「我能和她結婚，是我整個生命史上最幸運和最愉快的一頁！因為它具有更大的榮譽，勝過於我終身所汲汲從事着的一貫工作。」

邱吉爾太太可能成爲政治舞臺上的閒人，施展出某些燦爛的成果來的；因為她具備了充分的演說天才。但是，也許她確知最好向她本身來鼓勵，來充實一個人，使他能够負擔歷史上的最大任務——領導反抗納粹德國——來得妥善些。經過了理智上的鄭重考慮，她決定支持了後者。

有一個新聞記者談到她時，說：「每一個與她會過面的人，都知道她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她的成功……我以爲握有『婦女權力』的正確觀念。她知悉友誼和諒解的力量是要奠基在結婚上。她更瞭解婦女的權力是潛藏在人生舞臺的幕後的，尤其在政治和外交方面。」

起初，她完全像普通主婦一樣；專心使丈夫成爲一位「完人。」說：「當我臨死時，一定要寫下一

點謹慎而又精細的策略，貢獻給我丈夫在日後永恆地反覆使用着它！

雖然她寧願處在從屬地位，但是邱吉爾先生的一切行動卻少不了她的指示。當她丈夫每次在議會中作重要演講時，她很少會失去在議會中更大的機緣。他第一眼注視到安全坐在走廊上的太太時，她高舉雙手現出「承認」的微笑。

她很高興有好的傢具，然而卻要裝飾得非常簡單。她厭惡充滿了混亂傢具的房屋，結果常常重行調整纔能平靜她的厭惡。她常會用高雅的音調講出纖美而又溫和的演講詞；所以她每一次演講，都是最能吸引聽眾的女人！

在婚後的初期生活，她常常爲了丈夫而公開演講；甚至於代替他出席政治性的會議，而收到了卓越的成就。婚後不久，她便放棄了這種生活達十三年之久。直到最近九年以前，他的兒子倫徒夫爲利物浦的保守黨候選人時，她纔瞞過了倫徒夫站立在陽臺上，向四千羣衆發表演說。事後，倫徒夫說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自聽到他母親的公開演講。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她增加了公開活動的時間。她經常憤怒地拒絕作必須要事先準備的官方演說。而歡喜拖曳着一種謙虛的痕跡，立刻以最隨便的言語傾訴在每一聽講者之前。

她也經常陪同丈夫，去巡視很多被炸彈光臨過的英國城市，輕步在破殘的城中心區，親自咀嚼着一種「破殘」的感覺，去逐漸地慰藉那些受過苦難的同胞！

她最大的成功點，反應在她丈夫能够受很多人的擁護之中。她每到一地，都被她熱誠而忠勇的

神態，幽默而生動的智慧所感動，而獲得了外界大量的同情。

她更有一種特殊的才能：能夠與任何人談話而成爲朋友。決不因談話而弄亂了什麼事情的。她的確是對護士職業有着最大的興趣。她說假使她一定要選擇一個職業的話，護士會是她選擇的最終目標，期望中的職業。



艾德禮煞像聽差

前年七月間，英國舉行大選時，重視黨派，而不着重個人。結果新首相艾德禮當選，實爲最合理想的人物。艾德禮的整個姓氏爲克里門·禮查·艾德禮。他是一個不事於飾，樸實無華，舉止誠懇，近似小人物的角色。他說話時，開門見山，絕無故意的巧辭詭辯。在去年波茨坦三頭會議時，評論家稱他好像溫斯頓·邱吉爾的聽差。但是在他光禿禿的腦袋之下，另有一番好心腸在。

艾德禮並非生而爲勞工黨人，乃係出於他的自願，有以致之。他的出身，頗爲高貴。他生於一八八三年，父親是一位名律師，自小在哈萊勃萊公立學校念書（該校略有門戶之見，普通兒童不易進去）。後在牛津攻讀。二十二歲時他似乎有意執行收入可觀的律務。他那時是一個保守黨人。

可是命運老人，頗喜作弄世人的，某次哈萊勃萊俱樂部的書記長邀請這位年輕的律師上倫敦東區的貧民窟觀光。艾德禮打扮一新，穿了燕尾服，戴了禮帽，打了白領結，盛服前往。結果，惹得那批貧

民怒目而視；後來竟將他打了一頓，禮帽丟得不知去向，一隻眼睛打得發青。可是從此以後他對社會問題卻發生了興味。

他開始購讀英國社會主義信徒選寫的書籍，加入費邊學社。該社贊同卡爾馬克斯的激烈的革命思想，主張以民意表決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未幾，他便置身為勞工黨員。

不久，艾德禮從他父親的住宅內遷出，卜居於東區的兩間屋子的樓面內，他擔任一處社會主義機關喚做湯尼俾廳的祕書，並在倫敦經濟學院任教。他對於勞工階級的苦楚和勞動問題，知道得很詳細。

第一次大戰的爆發，使艾德禮的政治生涯，暫告停頓。英國宣戰後的一小時半，他加入軍隊為志願兵。五年以後，他升充上校，獲得榮譽章，並身受創傷數處。

一九二二年他參加國會後，他的地位頗見穩固，據稱為英國最安穩的職位。在第一次勞工黨內閣時，他出任軍機部的祕書，並歷充內閣中諸顯職，左傾的勞工黨曾對他施以人身攻擊，說「他參與會議不足輕重」，「又說他未發表宏論前得到人家熱烈的歡呼較他發表以後更見鬧熱。」左傾份子歡喜指出一點，說他演說時僅有一種姿勢，他舉起右臂，在他的左耳上端抓頭皮。

可是艾德禮的書生本色，卻得到贊成保守黨的九百萬英國人的擁戴。他與英國平民沒有什麼兩樣。他閑來在家中消磨大半的時間，佈置庭園，飼養小雞，或砌刷牆壁，他曾經將雞柵拆卸四次，結果又裝搭起來，從這些微細的地方看來，他是極富風趣的一個人物。



史太林糞潑獄吏

史太林本來的名字是叫茶茶，因為他要從事革命，後來化自己的姓名為戈拔·大衛，或乞乞可夫，「史太林」這個名字是列寧給他取的，原來「史太林」在俄文中的解釋是「鐵漢」的意思。這正代表了史太林的個性，他的勇敢，能幹，的確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他實在有一鐵漢的氣概。

史太林在一八七九年誕生於佛夫理斯省的一個高理小鎮上，他的父親本是一個貧苦的農人，後來因為覺得種田不能過活，於是就改作鞋匠。所以史太林實在是一個小鞋匠出身。

在他的故鄉佛夫理斯的近郊，每年必有一次流氓的公開比武，史太林小時候，對於這種盛大的鬪爭是非常高興的，每次的比武前幾天，他總是焦急得和快活得不得了。他有好幾夜睡不熟。到了比武的那天早晨，他是第一個到場，穿着黑色寬大的衣服，袖口緊緊地縛着，破的俄羅斯帽子，斜掀在腦後，從頭到腳，好像一隻年青小猛獸似的處處都表現着力。可是每次鬪爭的結果，受傷最重的也是他。他滿身都是鮮血，顛倒的被人抬到家裏，你們想，年老的鞋匠，該是多麼的悲痛啊！

不久，他的父親死了。他的母親在萬般困難的環境中，東拚西湊的積了一些錢，送史太林入佛夫理斯的神學院裏去研究神學。可是他對於神學方面的功課，不感到有興趣，因為他不希望自己將來去學一位神學家，而他的志願是要做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因為他的主義、他的思想、與學校當局完全

相反，結果他終於被學校開除學籍了。可是他卻認爲這是光榮的。

在神學院裏的時候，史太林已經是一個祕密革命團體的領袖。有一次，他和另一個青年去暗殺總督葛里也史諾夫，他們把炸彈拋在總督的足旁，遼闊的市街，立刻充滿了濃烟。那個總督被炸得破爛的屍體，很可怕的躺在階石上。哥薩克兵一聽到轟炸聲，都從各方面趕攆來，但沒有人知道那炸彈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當時所能看見的，只有一個青年的工人向着那亞力山大花園的牆垣逃走，兵士們就急急的向那邊追去了。

可是，那時的史太林，卻並沒有逃走，他不慌不忙的用着極鎮靜的態度，混在哥薩克兵的中間，假裝着非常恐慌的樣子，看着總督的屍體，使哥薩克兵沒有注意到他；等到警察們跳過花園的牆垣去追那另外的青年的時候，史太林就一溜烟的跑了。結果那另外的青年，當場被捕，而且不到十二個鐘頭就上了悌夫理斯的斷頭臺了。

自葛里也史諾夫暗殺之後，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可以說是俄羅斯革命的恐怖時期，黨的頭等大領袖史太林時常被放逐和監禁，黨的唯一大領袖列寧，又遠在他國，那時黨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錢，可笑的是列寧住在巴黎，和托洛茨基二人，竟只有一雙皮鞋，弄得每逢星期天或假日，二人只好輪流的穿出去。

一九〇七年六月，革命黨的財政部長克拉新，聽得政府有一筆巨款，從聖彼得堡運到悌夫理斯，這事情就立刻由列寧告訴了史太林，史太林就派了許多同志，按步就班的進行着。結果被他們截得

了三四萬一千盧布，同時把票款上號碼完全想法子改換了，全部被用作革命事業，而政府卻沒有法子可以查出來。

有一次，他和拉許卡列·許維里及伊九諾夫三人到市政銀行裏去劫奪現鈔，他們大膽地跑進銀行的門，把槍口對準銀行的賬房，逼他交出保險箱的鎖鑰，同時把他銀行職員，都禁閉在一間房子內。不到一刻功夫，三個人很快的出了銀行。他們三個中間史太林先回到家中，立刻把一束一束的鈔票，堆在室內的火爐中，上面用木柴蓋好，一面出門去找尋那二個朋友。那時夜已深了，天氣很冷，凍得只管發抖。前面伊九諾夫是來了，可是拉許卡列·許維里卻沒有回來。

不一會，等到他們二人回家進門以後，史太林不禁大叫起來。你看，拉許卡列·許維里正在向着火光融融的火爐取暖，他毫沒有注意到那木塊的下面，是冒無限危險所換得的寶物，都藏在那裏，現在，已同木塊幾乎共化爲灰燼了。

他們真連搶來了多少也不曉得，而一場辛苦的報酬，總算還有一張史太林從灰堆中搶出來的五百盧布的鈔票，可是史太林的手卻灼傷了。

有一次，史太林在監牢中，和許多囚犯們正在進行有組織的反抗的時候，忽然警長醉醺醺的帶了一個警察，出現在政治犯區的走廊上。他伸頭探望吵鬧最利害的獄房，喝令他們停止擾亂，但結果一點也沒有用，於是典獄長就闖進那史太林的獄房裏，準備用武力鎮壓，結果呢，真是倒靛得很，史太林不聲不響的把房中的糞桶拿起來，套在典獄長的頭上了。



希特勒三位姘婦

納粹惡魔希特勒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久的時候死了。但是他怎樣死的，什麼時候

後來，當局的判決宣布了，史太林和他的若干同志，都被判為於耶穌復活節時受小隊兵士的夾鞭的聯鞭。時期到了，駐在巴登的第十師第一隊，由團長鐵克為前導，開進了監獄的空地，他們先把罪犯的衣服統統剝掉，於是一個一個地被趕入兵士的行列中去，受無數鞭子連續的鞭打；而不受處分的囚犯，則必須排隊站着，看這種暴刑的進行，以作他們的警戒。

被鞭打的人，差不多都不能走完兵士的行列的，有些早已流血遍地，昏倒在地上了。史太林是最後一個受刑，可是他一點也不害怕，他好像沒有事那樣的跑過去，手中拿着一本列寧的書，一邊走一邊在看着書，兵士見了很是氣憤，就用力向他痛打。鮮紅的血從他裂開的傷口湧出來了，但他面部的表情卻一點也不改變。

他走完了兵士的行列，回到他的獄房裏，把傷口洗淨，臥在地板上，一聲也不響，只咬緊了牙齒，不忘復仇。一星期之後，傷口好了，他又恢復監獄反抗的行動了。

史太林真不愧是一個鐵漢，他能繼續列寧精神，完成勞工革命，把蘇聯改造成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決不是偶然的。

死的，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揭破的謎。

他在八歲時就死了父親，十六歲時又死了母親，他成了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因為舉目無親，就流浪到維也納，他滿想在這熱鬧繁華的京都裏尋個安身之處，可憐這位孤兒，既無學識，又無資歷，後來還天幸他生來手脚粗大，竟被一家泥水匠老板看好了，請他去幫着砌牆壘磚，或者是做泥水小工，這樣「居於版築之間」者凡三年。

維也納不成，又跑到慕尼黑，他老家原住在德奧邊境，距慕尼黑很近。這裏就成了他第二故鄉，以後他革命都從這裏出發。然而慕尼黑又怎樣呢？徘徊街頭，形同喪家之犬，幸運之神仍不肯光顧他。天無絕人之路，奧國大戰爆發了，大概是人窮志短，狗急跳牆吧！據他自己說：「天哪！我跪在這裏感謝你，使我在這大時代裏獻身活躍了！」總之，他以奧國人加入了德國的軍隊，但是我們看大戰四年，這位英雄「活躍」到怎麼程度呢？他由四等兵連陞三級——得了一位堂堂的代理下士，還是後來他的連長羅姆看出他的才能，派他幹一點政治祕探的勾當，這倒是他拿手好戲，因了這一點機會他開始加入了黨的活動，走上了政治之路。

大戰中希特勒不知爲了什麼汗馬功勞，曾得了一個鐵十字勳章，聽說是爲了勇敢，然而這一層到於今還是一個啞謎。他當時在招待外賓的時候，把鐵十字佩在胸前，以表示他也打過仗，而且打出功來。當他在慕尼黑革命的第一次，想闖入當地議會會場，被警察阻攔的時候，也曾傲然的指着胸前

的那顆鐵十字給警察看，弄得警察也肅然起敬了，低着頭讓他通過。不過這不能證明他的勇敢。後來他領着他的黨員在慕尼黑，街上示威遊行，當時老將軍魯登道夫也參加，魯在大隊之前領隊，希特勒跟在魯氏之後，等到轉彎的一刹那，政府軍突然用機關槍向他們射擊，希特勒一看，糟了！撲通一聲，臥倒塵埃，後來還是他的朋友把他拖起來，用一輛汽車送走了。至於魯登道夫到底是不愧為身經百戰的勇將，他滿不在乎，昂然地直向機關槍陣地走過去。這事直到後來，黨人一提到希氏倒地狼狽之狀，就有點看不起他。

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這是國社黨的聖經，世界各國都有譯本，中文亦有，但是這部書的來歷是怎樣呢？那時慕尼黑暴動不成，空跌了一鼻子灰，逃到一個寡婦朋友家，後來被人從女人的櫥裏拖出來，纔被捕，定了五年的徒刑，關在蘭德斯堡監獄裏。被捕的有同夥的好多人，希特勒住在樓上，其餘的人住在樓下，希氏牛一般的性子，肚皮裏怎能受住這五年的冤妄罪。

所以大家一見面，他就大吵大鬧，又牢騷，又謾罵，大家被他鬧得不亦樂乎，就私下開了一個會，斯查塞是他的老朋友，想了一個「安神」的妙計，要勸他寫一本書，希特勒也很贊成。那年七月便開始寫他的名著，整天在樓上踱來踱去，想了又寫，寫了又想，大家獄友總算可以安枕了，每寫完一章，就送給當地一位很有學問的老牧士名叫斯唐普夫勒去修改。老牧士一看，這文字全不成話，和五年級的（而且是那笨的）小學生胡塗的差不多，詞既不能達意，上下亦不連串，想到那裏，扯到那裏，知道一

點，就寫一點，簡直不成東西，怎能出版呢？連要修改都無從下筆，老牧士也是多管閒事，就索性根據希特勒原文的內容重新替他改作，其中只有一章，可以說是大部是原稿，那就是論宣傳的那一章。所以希特勒的五臟六腑究竟是半斤還是八兩，只有老牧士清清楚楚，可是爲了這個，忘恩負義的希特勒總是懷恨在心，終於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之夜派暗殺隊把這個老人結果了。

據說，希特勒是抱獨身主義的，納粹忠實的黨徒很相信他這位寶貝是童男呢，其實他的愛人正多着哩。據他的老同志斯查塞普的「希特勒和我」那本書上說，他公開的姘婦有三位：

一位是柏林名鋼琴製造者伯施坦太太，年齡比希氏大二十歲，然而兩人一見鍾情，革命的時代，希氏每到柏林就同他住在一起，甚至在朋友面前，希氏一點也不害羞的坐在伊的腳下，頭偎着伊的膝上，閉着眼睛，陶醉在愛之中，任憑伯太太撫摸這位大寶寶的那一縷風流的前髮，並且伊一面撫弄着，一面親親的低吟着：「乖乖，狼哥兒，我的狼哥兒。」

後來他又愛上一位照相的叫着霍夫曼的女兒，那是一位爽直（不要說很美麗）而且帶着男孩氣的小姐，兩人你恩我愛，好到極點，以至老爸大興問罪之師，說這位慕尼黑的男子拐騙他的女兒，要控告他，希特勒慌了，後來總算談判成功，凡是希特勒照相一概由他包辦，這時希特勒還沒有當總理，然而名望卻一天大似一天了。希特勒在這一點上很有良心，暗中資助這位乾爸爸，於是霍夫曼在柏林市就成了極大的財主，後來女兒同許拉黑結了婚，希特勒並且委這位小丈夫爲德國青年團

團長，但是他的老交情依舊不斷，因為這件事，實在兩便，故彼此心領神會，各無異言。

還有一位說是他的什麼姪女名叫格蕾的，是一位十五歲的姑娘，既天真，又活潑，如花似玉的美人，卻生生的被這位「叔叔」踐污了她的清白，姪女若不聽他的話，就被關鎖在冷寒宮裏，至於伊出門跳舞，看戲，根本不許，若交男朋友，只有叔叔包辦，後來，格蕾逼得無聊，同希叔叔的車夫莫里斯「那個」起來，天下事無巧不成書，偏偏被叔叔捉住了，希特勒大罵汽車夫，要他：「滾蛋，永遠不許進門！」那車夫卻俏皮賴臉的說：「好！我去了，把你們這些醜事通通登在福蘭克福日報上！」這樣一來，這位叔叔也沒了主意，後來車夫暫時得了兩萬馬克，在柏林開起一座鐘表店，當然後來這位色膽包天的車夫不免賜他一死了事，至於這位姪女呢，後來因為同叔叔吵翻了，也被叔叔用手槍殺了。

且說除了女的，還有男的，傳說他同魯登道夫·赫斯最好，赫斯翩翩美男子也，故黨人背地說他為赫斯太太，恐怕也未必是造謠。

墨索里尼最怕刺客

行刺墨索里尼的事件曾經發生過好幾次，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二四年，最後一次發生於一九三七年十月。

自從第一次一個無名的刺客向他的汽車擲了一個炸彈後，不到一年接着又發生過幾次刺案，

一九二五年，英人吉卜遜女士企圖刺殺他，並且的確傷了他的面部，意大利的宣傳機關很巧妙地利用這個刺案，把墨索里尼渲染成一殉道者。他那張揩拭血跡的手巾，現在還正很觸目地陳列在法西斯革命博物館。

意大利的暗殺最盛行的一年是一九三三——三四年在那個時期中，有七次陰謀案。曾為意大利的祕密警察所破獲，這些陰謀久已被注意到，墨索里尼的保鑣也防備得更緊張了，因此企圖行刺的人就不得不想出更機巧的方法。

在他未獲得政權前的一九一八年時，墨索里尼寫道：「我相信，一個勇敢的炸彈手的幹法，對於人類的目的，較之當時所有的法令和紅衣主教能在羅馬所作的一切箴言是有用得多的。」可是後來獲得了政權的他，卻歇斯的里地恐懼自己會成爲一個「勇敢的炸彈手」的犧牲者，在他的驚心喪膽的想像中，他不斷地和隱潛的刺客鬭爭；也就是這個恐慌的畏懼使得他完全在鋼甲中過生活。當墨索里尼向人民演講時，他總是站在威尼西亞宮的一個高不可及的洋臺上，或者站在一個築得高得炸彈傷害不到他，最好的射擊亦不能達到他的高臺上。

然而有一次，當他站在他的高插入雲的洋臺上演講時，卻仍然發生了一次刺案。威尼西亞廣場的四周都照耀着煤氣燈，有一盞燈正安置在這個著名的洋台下。每在墨索里尼要作公開演講的前夜，他的保鑣總要檢查廣場，看是否埋藏有炸彈和隱蔽的刺客。這次一個保鑣忽發奇想搜索到這些煤氣燈上去，而竟在這個洋台下，面的燈裏發現了一個爆炸器，預算到在墨索里尼規定出場的那時

爆炸。但是安置爆炸器的人卻早已逃之夭夭了。

最妙的，也是最神祕的一次行刺墨索里尼的企圖，發生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們還不能完全肯定這真是一件行刺的企圖，因為直到現在還不能完全證實；意大利的官方斯丹芬尼通訊社僅僅在一個簡短的報告中說，一架軍用飛機在羅馬低空飛過時，機械發生障礙會落下炸彈一枚，損失極微，並未傷人，但是真實的情形卻不是這樣，這個炸彈是從土侖尼亞上空擲下來的，（土侖尼亞村是墨索里尼住宅所在地——譯者）而且是在祕密警察所住的一棟房屋上。

這果真是一個意外事件嗎？或者還是某個空軍人員的冒險行動，企圖唯一沒有守衛和暗探處所去轟炸墨索里尼呢！總之在這次事件後，意大利的空軍就發出命令禁止飛機從土侖尼亞村上空飛過。

墨索里尼在旅行時歡喜乘飛機，這主要是因為他歡喜它快，同時也因為他是一個極熱心航空的。然而在特殊的情形如到別國訪問時，他便坐火車。他的專車是用最新式的設計裝配的，雖不如國王所乘的華麗，但卻安全得多。

這輛五節列車的專用車，是意大利國家鐵路局一九三二年為紀念「進軍羅馬」十週年紀念獻給首相的。車身是深綠色，上面沒有任何字跡或標記。它的外表和普通列車並不兩樣。不過在製造它的時候，是先和墨索里尼的祕密警察商量過的所有圖樣是根據祕密軍隊工程師的建議更改過幾次。它是用特種純鋼製造的。不僅車身是純鋼，連百葉窗也是用純鋼。列車開動時，窗便關閉。



華萊士重操筆墨生涯

在美國政海浮沉中，華萊士真是一個十足的「怪人」。許多美國人，對華萊士的思想言行，簡直無法瞭解，他有時候很天真，看見羣衆的歡呼，手舞足蹈起來，有時候很重濁，一下子把整個政治空氣都遮上一層陰霾。如今，在美國，除了共產黨整日價喊著「工人」以外，一般勞動者，都把華萊士認為他們真正的朋友，但是他本身，卻又是中西部的大莊園地主出身。據說，華萊士從他祖宗手裏接受的遺產，數目大得可觀，因此，在華萊士的一生之中，就根本沒有嘗到人間的艱苦與辛酸。華萊士本人，至今還能夠在政治舞台上保持三分「天真氣」，未始不是他環境促成的功績。

商務部長被迫辭職的那天，華萊士成爲被全國注目的焦點，就紐約新聞界的態度說吧！全市十餘家早晚報，除了共產黨「每日工人報」，馬歇爾的「下午報」，對華萊士擁護同情，「每日郵報」態度遠較中立以外，其他的大大小小的報紙，都指斥華萊士的荒唐演講。辭職前一天，華萊士進白宮，謁見杜魯門總統，他們會談了三小時，一度傳說獲得了妥協，妥協的內容是在巴黎和會閉幕以前，華萊士不作攻擊外交政策的演講，華萊士本身，仍然爲內閣的一員，仍然任美國的商務部長。這消息傳到紐約，紐約銷數最大的「每日新聞」，當天寫了一篇社論，題目叫做「總統，我們對你失望」裏面說：華萊士是美國政治舞台上最卑賤的妓女，賣身給赤色法西斯。還說：「如果總統把華萊士留在現

內閣，必將喪失政府的威信，使美國愛國人民，對民主黨政府失望。」並且還畫了一幅漫畫，把華萊士畫成女裝，「倚閭賣笑」，道旁史達林元帥手持熊貓槍，昂首而過。

第二天，杜魯門總統，以電話迫華萊士辭職，紐約各報，都以「逐出」二字為標題，逐出的原因，現在還是一個祕密，白宮內外的記者羣，都斷定是巴黎來的長途電話的影響，但是貝爾納斯在巴黎答覆新聞記者，說他根本沒有要挾杜魯門總統，驅逐華萊士。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民主黨三巨頭的明爭暗鬥，正如同托洛斯基，史達林，布哈林當年的情景一樣，不過一個是民主國家，一個是寡頭國家，因此，所用的政治鬭爭的方式不一樣，鬭爭的結果也不一樣。

這段公案如果要追述起來，恐怕要回溯到一九四四年冬天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候，華萊士領導的左派（工人團體與新自由主義者）以及貝爾納斯的右派，為副總統問題爭執得相持不下。那時候，羅斯福總統還在世，他沒有出席「全國代表大會」，他的演說稿，請人代為宣讀，大意說，關於推舉候選人問題，他希望與一九四〇年相同，這意思，即是說，希望華萊士重行當選，但是，他在另一電文中，又祝賀貝爾納斯的努力，希望他能膺選。這是羅斯福當年「不偏不倚」的妙用，後來，相持不決，黨裏面幾個後台老板，纔捧出比較中立穩健的杜魯門出來，想不到，羅斯福竟死在那一屆任上，民主黨本身的隙縫便完全暴露。華萊士辭職那天，紐約各報備盡挖苦諷刺的能事。紐約每日鏡報，刊出了華萊士的封面照相，旁邊寫：「一個失了業的人。」許多人預料華萊士將進行組織第三大政黨，因為美國若干工人團體，例如最有力的 C · I · O （譯為詩埃奧工會）便是華萊士的有力支

持者。

但是，華萊士並沒有做。商務部長交卸以後，華萊士便搬到華德門公園公寓住下，那是華盛頓相當幽靜的處所，公寓附近有大草坪，有整齊的花園，後面還有游泳池和網球場。華萊士一家住得那麼安靜，像超脫了世俗的煩囂一樣。

各國記者們曾經去華德門公寓訪問過他，他說：他爲他女公子珍妮小姐的婚事很忙，他說他雖然辭了職，但他得遵守諾言；在巴黎和會結束以前，不作任何批評外交政策的演講。

珍妮小姐的婚禮，非常簡單，總統夫人那天去參加，杜魯門總統卻沒有到場。有位風趣的同業，事後問杜魯門總統，總統的回答很輕鬆：「參加婚禮嗎？我一生就沒幹過。」

「一朝天子一朝臣，」商務部的職員，也很有了些更動，主任祕書漢洛楊，一向是華萊士的老幫手，跟着部長一起辭職，現在在華盛頓重振旗鼓，又掛上了律師招牌。新部長上任，第一着便宣佈，人事一律不更動，但仍然有若干中級幹部，紛紛求去，許多人改了行。參加到工商界。這些人，倒並不是爲前任部長「效忠」，那是因公務員的薪給太苦，而工商界的待遇「太好」。

華萊士本人並不急急於求出路，紐約「每日新聞」駐華府的記者說：華萊士靠祖宗的遺產一年可以收入五萬元的利息或租金，（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因此，他無所求於任何人。那位記者說：他有的是政治野心——一九四八年的「總統之夢」。

我不敢斷言他沒有總統之夢？我覺得民主國家的政治常軌與政治道德，都十分可愛，華萊士被

民主黨政府所驅逐，但是臨到大選的前夜，華萊士仍然爲民主黨賣力。無論如何，在競選的場合中，民主黨需要華萊士，透過華萊士的所謂左翼，民主黨可以取得「工黨」與「自由黨」小派系的合作。現在呢？華萊士已正式受聘「新共和」雜誌的編輯，他懷着滿腔興奮，參加美國文化的隊伍。他在十三年以前，曾經在依阿華州辦過內容非常幼稚的辦農的刊物。一別十三年，他決心重操筆墨生涯了。

紐約的前鋒論壇報的社論說：「華萊士先生就任新共和雜誌編輯，真可謂適才適所」……十餘年前，華氏曾參加新聞界，廁身文化事業。華萊士先生有批評的天才，對廣大羣衆有感動力，希望能發揮此種「批評精神」，在今後的「新共和雜誌」披露，接着，前鋒論壇報還說：「在同一內閣之中，有兩種以上不同的外交意見，無疑會減弱美國外交的國際地位，因此，華萊士先生以退出內閣爲適宜。」「新共和雜誌，是一個被稱爲新自由主義 Neo Liberalism 的刊物，一向擁護羅斯福新政，正與華萊士先生胃口相合。」前鋒論壇報的結論，和時報一樣希望他好好的幹，發揮名言議論。

在美國，新共和雜誌，銷數並不大，它沒有圖畫照片，也沒有廣告，印刷術很呆板，紙張糙劣。但是，它的內容，對內政和外交都有相當影響。新共和雜誌的創辦人是斯屈萊脫，於一九一四年創刊，第一任編輯是克羅萊，它擁護羅斯福新政，本來便是接近民主黨左翼的刊物。在美國，許多自命爲前進開明的自由主義者，常常被新共和雜誌的文章驚倒，因爲新共和雜誌比他們更「前進」，甚至更「自由」。



馬歇爾撲克面孔

去年冬天回國的美國特使現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將軍，他有一副「撲克牌」的臉，冷靜，毫無表情，誰也猜不透他的心思。他畢業於維吉尼亞軍事學校，身歷兩次世界大戰，一直身着戎裝，可是他從一九一二年，羅斯福擢升了二十位少將，十四位准將，選拔他任參謀總長，從此便在國際政治洪爐中受到試煉，歷次的羅邱會議，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等重要集會，他都出席，使這位軍人，受了良好的訓練，養成政治家的風度，他被派到中國來，以及返國出任國務卿，對於政治，說得上老馬識途。

他爲人的特點是「紀律性」與「科學化」。他的紀律性也表現在他私生活方面，他的飲食起居都很有節制而且定時，每餐一湯，一菜，一道甜點心，比普通美國人要吃得少了，他認爲這是保持健康的方法。他自豪三十餘年未曾生過大病，即在這次大戰，出長參謀部，繁瑣的工作下，健康如恆。他說他只有兩天完全的休息：一次在參謀長期內，一次在與張治中周恩來出巡華北歸來之後，體感不適。他雖有六十七歲高齡，鬚髮半白，但矯健一如青年人，當一九二四年被派充任第十五步兵團長，駐在中國天津的時候，每天破曉騎馬馳騁郊外二三小時，那時他中國語相當好，可以和中國鄉民講話，現在呢，他能聽得懂的中國語只有馮玉祥將軍的話。在南京時，偶爾陪他太太到紫金山野餐，有時在家裏打「克里克特」棒球戲。

他最喜歡看電影小說，離華前一個月，因為清閒，幾乎每晚都看一部電影，他讀小說很快，一晚能讀完一本；有時，每天換一本，我們現在市上有賣的袖珍型「美國軍人版」小書，便是他設計出來，而把牠當做正式的軍需品，運送到各戰區的。

他雖是一個軍人，但是他具有美國的民主精神。當他在軍事學校畢業後，被委派去管制一個菲律賓的小島時，當地的官吏搜括大批禮物去祝賀他，並且還有六七個美女，可是終爲他拒絕，一個西班牙人告訴他：「你這樣做，會使得那些少女感到侮辱。」馬歇爾只有嘆息。

馬歇爾「撲克牌」的臉，雖冷靜不易變化，但也有時會在一秒鐘內，面孔的肌肉全都起了變化。爲了使你談話易於接近，他會顯得平易可親；但當他需要擺出軍人身份時，又會一下子顯得威風凜凜。談話的時候，一般都是平緩的聲明，但需要加重他語氣的時候，又會聲色俱厲。有一次，某省請願的代表向他哭訴共軍暴行，要求他援助時，列舉了許多姦淫燒殺的證據，以求他同情；可是馬歇爾變得煩燥起來，他粗聲地說：「我不是共產黨，你們向共產黨去哭吧！」弄得那些代表很難堪。但有時候在面紅耳赤的局面下，他又會來了一句幽默話，把大家的緊張肌肉鬆弛下來，這時候，他的撲克牌的老頭才露出了一絲笑容。

去年三月間，馬將軍第一次返國時，停戰協定簽了字，政協會議圓滿結束，整軍方案完成他和張治中、周恩來、巡行至漢口時，爲許多中國人民所包圍，向他喝采鼓掌，燃放爆竹，他幾乎成爲中國人民眼中的救星，戴譽而歸。及至秋去冬來，他返國的飛機在南京上空振翼而去，中國在他的視野之下，已

是一片火光熊熊了，行色匆匆，誠不堪回首啊！

馬丁苦兒出身

喬·馬丁，這位黑髮的獨身者，一向穿着起皺摺的青色外衣，看去真像個鄉村小店舖的掌櫃，但他卻是今日美國政治上的要角。他是從苦兒一步步爬上政黨的楷梯，終於成爲美國衆議院的議長。馬丁有着廣闊的面龐，有時浮起半含羞的微笑，一卷卷的黑髮披散在前額上，他蘊含有一種勇敢而溫和的性格。但在另一方面，他卻是富有神祕性的。他的秉性是善美的，又最容易接見賓客，但他卻沒有什麼會心的摯友。他到如今還渡着獨身者寂寞的歲月。在他的心目中，宴會和社交是一個煩擾；他不抽煙，也不飲酒。他自己是從中層階級里的貧苦家庭中出身的，但他卻始終保有一種封建社會的保守性。他愛墨守成規，反對改革和變動。

馬丁的父親是一位信奉蘇格蘭長老會的鐵匠，他的母親是一位帶有愛爾蘭血統的天主教徒。他們一家原住在馬薩諸薩斯州的北阿特波羅鎮。馬丁從小就開始自食其力了。六歲時候，他就做過報童。也就在那時，顯露出兩種日後使他青雲日上的天才：他一面表現出努力工作，另一面又有一種能使鄉人對他表示喜愛的引誘力。這種力量使他在國會里贏得了同僚的愛戴。十二歲時，他利用課餘的閒暇，在一家珠寶店里工作，不久以後，又改調到一家報館里做工。馬丁有着勤儉的天性，這種天

性到今天還和他形影不離，連他寄宿的那家華盛頓旅館的侍者，都常常埋怨地說馬丁賞賜的小費太少了。當一九〇八年時，馬丁已經二十四歲，當時已儲蓄有一千美元了。他以這筆錢作爲自己的政治資本，另外湊集了一部分信任他的人的投資，就在故鄉接辦了一份「記事夜報」。

由於事業的順利開展，使他在二十七歲時就成了馬薩諸薩斯州出席衆議院的議員。而在此後三十六年的政治生涯長期中，他一直奉行着一條不易的政治圭臬——經常和選民保持密切聯繫。這項原則往往是爲許多政治人物所遺忘或忽略的。他每逢回到故鄉北阿特波羅鎮時，總得化費一半的光陰去和選民接觸。在每屆國會開會期前，這位國會發言人更在自己選區內每一個城鎮里排定了有規律的訪問節目。他的記憶力也是經過特別磨鍊的，當一個來客進入他的報社時，如果他在後室辦公，只要聽到來客的話聲，他就會親熱的招呼着，「非得烈，請到後室來。」

在馬丁本區內的紡織工、小農，以及來自葡萄牙、法蘭西、加拿大、愛爾蘭等處的移民們，對馬丁的競選已只當做一樁極平常的事了。他們每次總是選舉馬丁的，因爲他們對馬丁的認識，從小就有了極深刻的印象。

在國會里，當馬丁不召集會議時，他喜歡往來閒蕩着。他會一會兒在這裏和幾位同僚寒暄，一會兒又往那裏拍着另一位朋友的背。他毫無有什麼威嚴的氣味。而只像一個雜貨店裏的伙計，愛在營業清淡時，同顧客談幾句富有風趣的話。

他不喜歡演說，又是個不善辭令的人。每逢他的記者招待會，總是充滿了單調乏味，沒有什麼新

鮮的消息。但記者卻都喜歡他，他也喜歡和記者見面，他歡迎這羣訪員時，臉上會浮起一個友情的、半含羞的微笑。

馬丁住在白宮公園對面的一家旅舍裏，渡着恬靜的、平凡的生活。他在一些年青的旅客心目中幾乎是一種神祕，因為他們從沒有發覺馬丁飲過一杯酒，抽過一支煙，或有過什麼約會，他們會耐心的想在他身上找出一些常人的缺陷，但終於無所發現。他在早晨七時十五分離去，午後五時四十五分又獨自歸來。他會在旅館的香煙櫃台上看着報紙，晚飯過後，經常作短時的散步。到九點半或十點鐘時熄燈就寢。他在旅館裏是不接待賓客的，又往往爲必需前往參加的某一個公開集會而訴苦。

在羅斯福秉政期中，馬丁有一種獨特的癖性，就是愛同旅館中一個年長的女侍作夜間的辯論。這女侍是一個十足的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者。她一獲得機會，就會毫不遲疑的對這位保守性重的議長加以攻擊。兩個人對這種經常的爭論似乎極感興趣。

馬丁一向在旅館的餐室裏用膳。當其他住在旅館裏的客人進入餐廳時，馬丁會含羞的，若有所思的抬頭望着來者。這種姿態確和通常人的神情完全相同。但在普通人一定要招呼着熟識者坐下閒談，他卻連一句話也說不出的確，馬丁議長缺少一種能表示出歡迎他人的甜蜜的微笑，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遺憾的事。他所有的微笑，是一種奇怪的、舊時代的笑，這種笑只是生活在二世紀以前，那種快樂無憂的世界裏的人物才有的。



貝文的沉默控訴

具有野牛般的體格，領袖羣倫的氣派，完全由自學成功的貝文——這英國的外交大臣，是英國政治舞台上，僅次於邱吉爾的出色的權傾朝野的人物。據說，艾德禮內閣內政外交政策的形成一半都要歸功於他。有一句流行的話說：「艾德禮名為首相，摩里遜自命首相，貝文才是真首相。」這雖然略嫌過火，卻把一般人的印象描寫得頗為傳神。

當工黨開始組閣的時候，原想任貝文為財政大臣，貝文對這個職位，也是「嚮往久之」的。他曾說過：「給我掌官財務五年，必能使全國改觀；可是，當艾德禮奉召入宮面呈閣員名單出來，卻宣佈任命貝文為外交大臣。據熟悉內幕的人說，這是邱吉爾和英皇喬治，說服了艾德禮，他們認為締造今後的世界「和平」必須有這樣一個錙銖必較的斡輪老手，才不致吃虧。邱吉爾對於這次競選的失敗，原是掃興萬分，認為不單是個人的羞辱更是國家的災難；可是，他卻堅信，這位工黨的健將戰時的閣僚——貝文，必能蕭規曹隨地繼續執行他所擬定的外交方略。

貝文於一八八一年生於沙末塞特的溫士福特鄉，父親業農，母親為鄉中產婆。生前數月，父親去世，六歲，母親亦去世，十一歲便離開學校，備於隣居之農家，由早至暮，整日工作，一星期做六天才賺六個便士。兩年後，和老板鬧翻了，捲舖蓋到勃里斯圖投奔他的哥哥，開始從事各式各樣的工作：做過小

店員，送貨的，開車的，和船塢裏的工人等。那時，勃里斯圖正鬧着失業恐慌，船塢工人有四分之三是失業的，而工資又很低，每小時只有八分錢，貝文於是和幾個同志組織了一個「保障工作委員會」。在一九〇八年聖誕前夕，他率領了一羣失業的工人，走到市中心的教堂前，肅穆地站在那裏，舉行沉默的控訴。因此，驚動了市政當局，教會的人士們也爲他們呼籲救濟，並決定依照貝文提出的救濟計劃以工代賑的方法，疏濬一個湖，那些因此得到工作的人，爲了感念貝文，遂名該湖曰「貝文湖。」

從此，貝文便在工人團體中，奠定他事業的基礎。一九二二年，他擔任工人總會的祕書長，該會現在擁有會員一百一十萬人，會務的發達，全賴貝文的主持得力。

當英對德宣戰後，聯合政府成立，邱吉爾便遴選貝文出任勞工大臣，其原因即在全國之中，能够號召全國工人戮力作戰的，只有貝文一人。戰時，在貝文指揮下從事戰時工作的，超過二千五百萬人。遠在法西斯勢力開始萌芽的時候，他就勸告工黨放棄綏撫政策而採取強硬的態度對付極權主義的威脅。在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兩年，那時，張伯倫爲首相，邱吉爾還在韜光養晦的時候，邱吉爾有一個不公開的小集團，每月在倫敦沙威威酒店的密室裏舉行一次聚餐會，貝文也購着工黨的同志們去參加，邱吉爾和貝文，便是在那些聚會中，開始相互認識和了解對方的人格、才具和抱負的。

在俄國革命時代他是同情蘇聯的友人，後來有兩件事，使他改變了觀念，第一，因爲他是主張保障自由貿易者，對列寧史太林剝奪個人自由的舉措，覺得不滿。第二，因爲英國的共產黨，時常在暗地裏滲入他領導的工人團體，陰謀傾覆他的權位，使他個人的情感，受了刺激。

他體重二百五十磅，是個粗壯的大塊頭，但有着精細的心機，因為學識得自自修，所以不善文詞。有一次，他到莫斯科開會，一個記者問他會不會俄文，貝文以詭異的眼光看着他，忍不住笑道：「俄文不會，我連英文都說不通啊！」

貝文過着很簡單的生活，他不願意記者們刺探他的起居。他在充當閣員之前，年俸從未超過五千美金，現在外長任內，年俸二萬美金，另外還有一所官邸和一輛汽車。

有一次他說：「我外交政策的目的，是我能夠從倫敦維多利亞車站，拿起一張車票，就能隨興所之，走遍天下，而不用帶什麼護照，和什麼簽證。」但要實行這句話恐怕不如說說的輕而易舉呵！

貝文目前最沉重的責任，就是如何以英國戰後的國力來適應世界的新現實。他有生以來，這六十五年，眼看着英國由世界上站在第一位的工業國和海軍國，逐漸衰微，而屈居於美蘇之後，他深體會到，他們這個人口稠密的小國，在未來的原子戰爭中，是如何地容易遭受侵害，他終日所困思衡慮的，就是如何覓致一個安全組織來保障和平，他雖然和其他的政治家一樣，盡心竭力地給予聯合國機構以生命，可是，截至目前為止，他仍認為它的基礎是很脆弱的。



艾森豪威爾速戰速決

伊克將軍（艾森豪威爾的綽號）在美國的聲望非常之高。有人把他列為世界五大名人之一，

（這五大名人有電影歌星平克勞斯貝、小羅斯福等）有許多美國女人把伊克當作「摩登男子」視爲「世界上最迷人的男子」並且得到許多貴夫人的推崇。有的女人說：「他是一個有氣魄的將士，外交家，同這樣的男子過一個週末也值得。」

他的聲望不僅在婦女界如此，在一般社會中無論男女，不分窮富都是一樣。士兵、官長、議員都一樣歡喜他。在美國、英國以及蘇聯都是一樣。

要了解伊克·艾森豪威爾，必先了解他的家庭、與他的軍事功績以及個人的品德。他幼年的家境很窮，弟兄五人，自己行三。父親每月收入祇有五千元。全家吃的東西無論肉類、蔬菜、水果、牛奶，都是自己親手出產。

艾森豪威爾的母親與普通作母親的人一樣，她唯一的希望是她的兒子們都成爲好人，好人就偉大。不重虛榮。良善、誠懇、純正是她評人的準繩。他的父母都是虔誠的宗教信仰者，他自己的軍事志願並非母親所願，但是她未曾強制他的志願。當艾森豪爾擊敗希特勒榮歸故里時，有記者問他的母親：「你是否爲你的成名的兒子而高興？」她很莊重地問道：「那一個兒子？」因爲她的五個兒子在他們各自選擇的事業中都成了名。

艾森豪威爾的父親是一位恬淡寡言的人，他只發一次命令，如果他們違背了這個命令，立刻加以懲罰。他的兒子們明瞭他的用意。

一九一一年六月一月艾森豪威爾進入軍事學校，一九一五年畢業，充任中尉，名列前茅。那時候

也有幾位女朋友可是從未真正的用過愛情直到一個十月的星期日的晚上在他第一次到聖安第歐任職的時候遇到一位美麗聰慧的女郎名叫瑪密丹，一見之下，立即鍾情，第二天她到海濱作釣魚遊戲，年青的艾森豪爾，每隔十五分鐘必打電話問她回來沒有。後來他發現她為許多男子追求着，第一天見面之後等了四個星期沒有得到再見面的機會，於是他決定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終於到了一九一六年六月良緣告成。

第一次大戰時，艾森豪威爾沒有到歐洲作戰，可是在國內訓練坦克車部隊建了很大的功勳，得了服務優越的獎章。那時候他便相信未來的戰爭必為機械化戰爭。

他後來幫助軍政部建立了工業動員的計劃，一九三五年他伴同麥克阿瑟將軍在菲律賓作助理軍事顧問。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他立刻被召赴華府，第一個工作就是辦理菲律賓巴頓作戰的美軍供應事宜，不久之後馬歇爾將軍與羅斯福總統便命他去統率歐洲戰場的美國軍隊，後來一躍為盟軍最高統帥。

現在他還沒有忘掉幼年時代在家中的勞作，去年夏天他在參謀長住的花園裏種植蔬菜蕃茄，公餘之後他喜歡釣魚打獵和打高爾夫。

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帶了剛從西點軍校畢業的第二個兒子約翰去拜訪蘇聯，他們在一起吃喝，有一次在一個大的宴會中許多外交家，高官顯要，將軍們大家輪流舉杯祝賀，突然間有些人要為約

翰祝賀一杯他的父親當時頗有所難他想約翰是够不上這種場合的聰明的約翰少尉站起來很自然的說：『今晚已爲諸君祝賀多杯，這一杯是爲了那些真正打勝仗的士兵們。』他的父親很泰然的喝了，爲他兒子祝賀的一杯。

英王公主的婚事

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兒子，所以伊麗莎白公主就將成爲王位的繼承人了。

伊麗莎白在十八歲時就開始受做女王的訓練，在電台發表演說，慰問民衆，檢閱軍隊。她長得雍容大方，爲人多思寡言，大有瑪麗太后的風格。她對於自己未來的責任意識得很清楚，她知道她應該爲國家服務。戰時她要參加一個婦女服務團，她的父親同勞工部長商量，結果決定不讓她服役，但是伊麗莎白堅求了一年，英王終於屈服，准許她參加輔助領土團，做一個司機。她晚上睡在宮內，白天在油和機器中工作。她最喜歡把指甲弄髒了，手上塗滿油，給她的朋友們看勞動的成績。

伊麗莎白穩重老練，很有毅力。有時甚至帶點反叛性。有一次她在貝爾法斯特發表一篇很枯燥的演說，討論英國空軍的背景。當她提到英王的時候，她不說「陛下」，毅然改稱「我的父親」引起聽衆哄堂大笑。

伊麗莎白身爲王族，但是生性樸實，她的父母就是最樸實的人，英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空

軍訓練，住茅屋，自己提浴水。他對朋友說：「你看，我愛這種自由。」英后生長在蘇格蘭的安靜環境中也一樣的不喜歡榮華生活。據說，一九二三年現在的英王向她求婚時，她猶豫了兩次才答應，因為她連一個公爵夫人也不想做（那時喬治六世爲約克公爵。）

英國王室對於兒童的教育一向是很嚴格的，伊麗莎白的祖父喬治五世把溫莎公爵和現在的英王管得很嚴，他們對父母須表示崇敬，但是伊麗莎白討厭這種嚴肅的空氣。喬治五世在位的時候，她還很小，有一次喬治五世離開房間後，她把他叫了回來，對他說：「你忘了關門。」同她父親跳一次舞，或同母親唱一個歌，她感覺到輕鬆愉快。

英后認爲普通學校的課程不宜於未來的女王，所以決定在宮內請許多教師，每天上課四小時。她對於歷史和語言特具天才，討厭數學。許多功課是訓練她的人格，要她能站得住。她很醉心音樂，歡喜彈鋼琴，從貝多芬到平克勞斯貝她都喜愛。她又熱心戲劇，自己寫劇本，參加表演。

伊麗莎白公主在參加各種盛典時，非常正經嚴肅，有時過份。幾個月以前，英國著名的軍官訓練學校將舉行畢業典禮，指揮官對學生說，按照習慣，他們畢業時，可以邀請國內任何婦女來檢閱。學生們會商了十二小時，最後一致決定任何人都可以，只是不要伊麗莎白公主，其中原因是英國每一個候選軍官都知道的。原來去年這個學校行畢業典禮時，請了伊麗莎白公主，她一本正經的走入隊伍，忽然在一個神經緊張的學生面前站住，很驕傲的指着他的銅扣說：「這沒有擦亮。」指揮官臉紅了，喊出那個可憐學生的名字和號數，再和公主一同走過去。伊麗莎白走後幾小時，全校哄起來了，罵伊

麗莎白不要她再來。直到現在她還不知道自己闖的禍。

伊麗莎白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是看信，她每天可以收到三十封信，其次是看報，五份報是必看的，就是「論壇報」、「泰晤士報」、「倫敦快報」、「倫敦郵報」、「曼哲斯特導報」。有關於她和她家人的消息，就每字細讀，常常看了嘆一口氣說：「報紙終是那樣，又弄錯了。」下午常去游泳或看賽馬，她對於馬特別愛好，很小的時候有人問她長大了喜歡做什麼，她毫不猶豫的說願意做一匹馬。其餘的時間她是用來研究學問的，英美歷史和文學她都細心研究。

伊麗莎白又擅長跳舞，她可以一直跳下去不感覺疲倦。如果她的舞伴步法錯了，她就要改正他。她健談、聰明、可愛，在宴會中常能提起人家的精神。有時她也會不高興，避在一角，不願與人談話。

從孩提時起，她一直愛着與她青梅竹馬耳鬢廝磨的希臘親王菲列浦，而歷久不渝。起先，她的父親對她的婚事雖沒有什麼意見，但是若干共產黨和工黨黨員卻嚴加抨擊，說如此聯姻等於在英國民主的臉上打一個耳光。但是，外界的觀感雖對她的婚事表示不滿，但卻搖撼不動她的堅強的意見。今年初夏，她終於和菲列浦親王訂了婚，到十一月二十日，伊麗莎白就與新受冊封爲愛丁堡公爵的新郎菲列浦在西敏寺舉行婚禮，觀者人山人海，有攜階腳凳觀看的，有攀援樹木居高臨下的，估計自喬治六世加冕禮至今，觀禮民衆還沒有像此次熱鬧呢！

英王公主的婚事，到此總算有了一個圓滿的結果。



弗郎哥人皆可妻

很少人知道弗朗哥的私生活。官方公佈的報告，終把他的私生活隱蔽得很巧妙，只再三的說他同他的美麗太太卡門，以及卡門兒女生活得怎麼和諧，他是怎麼的愛他的家庭生活，此外，則喜愛釣魚、打獵、玩高而夫球。

其實並不盡然，這位西班牙的獨裁者，正像墨索里尼一樣，有許多的情婦。

在西班牙內戰還未爆發以前，弗朗哥早已同他現在的太太結了婚，那時他又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安達路西亞女子，名叫卡門薩凡透，一個商人的女兒，彼此一見鍾情。他們中間的私通關係，便一天天地發展，可是他的事業卻毫無進展，還是一個無出息的貧窮小軍官。一天，這位情婦忍不住大發牢騷，以他的無出息為恥，而向他大發雷霆：「你這個呆子啊！你應當設法去幹一番，把你的地位弄得好些。」

他經過這一次刺激，便立誓要去幹一番事業，一年後，他果做了叛軍的領袖。等到戰事勝利後，他決意同這位情婦結婚，可是卻遭到托利杜大主教的反對，警告他不能批准他的離婚。

在一九四〇年，另外又有一個女子做了他的情婦，這位女子是德國的特務工作人員，面貌並不甚美麗，不過很有迷人的力量，她名叫鮑溫納，是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特派她到西班牙去作祕

密活動的使弗朗哥政府接受德國的一個軍事計劃，讓他們假道西班牙攻擊直布羅陀。

她負着祕密使命，到了西班牙後，就數度去會見西班牙的外交部長西拉諾蘇納，他答應為她介紹弗朗哥，幾日後，她就在瑪德里郊外，布拉杜宮內見到了弗朗哥。

這一天晚上，這位色迷迷的獨裁者，就與鮑溫納一同晚膳。他們的同居關係，便維持了二年之久，在這時期內她獲得了許多寶貴的情報，供給她的主人。這樣，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她被召回柏林，而這一段暫時的姻緣，也告中止。

接她後位的是西西里卡里司基，是意大利人，名義上是意大利的斯丹弗尼新聞通訊社駐瑪德里的代表。最近，弗朗哥聽從他的神父海賴拉的忠告，已與這位婦人斷絕來往。而西西里卡里司基便得到一座華麗的別墅，並且每年由弗朗哥付她二十萬西幣作為慰藉費。

後來弗朗哥又與另外一個意大利女子發生關係，這位女子就是墨索里尼情人克拉賴披戴加的妹妹，意大利男爵鮑加拿的太太，就為了這原故，在意大利政府崩潰的時候，他答應他們兩夫妻到西班牙來暫避。

弗朗哥現年五十四歲，生長在弗洛爾地方，是一個大西洋上一個重要的海軍站。他本來預備投身航海，作一名水手，後來考入托里杜的步兵學校，一九一〇年畢業，得中尉銜，不久後被派到摩洛哥去，據說有一次與里夫土著戰役中，他正舉起一隻儲咖啡的鉛壺，預備喝咖啡的時候，一粒子彈，突然飛臨，擊去了鉛壺嘴上的塞頭。他卻毫不畏縮，繼續喝他的咖啡，不過在喝完後，說一聲：「我有生以來，

從未喝過如此濃的咖啡。」



潘底迪夫人聰慧多姿

現任印度駐蘇聯大使的潘底迪夫人，她出自名門，為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先生的妹妹。她今天的成名，可以說完全由於自己的努力。她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表過那被壓迫民族應該獲得自由的著名演講，這重要的演講，使得印度在全亞洲全世界都很光彩。

一個綽約多姿的女人——這是潘底迪夫人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她的確是美麗的，初次會面就可以看得出她那青的波浪形的頭髮，一對大而黑的眼睛，閃出秀慧的光輝，嫩滑的肌膚，亞利安的美好身段，柔軟的纖手，細細的腿兒，穿着黃皮鞋，亭亭玉立的風姿，正像一個蠟美人，他說話的聲音清脆，柔和響亮，一口純粹的英語。聽來，充滿着力量，而又生動有趣，不問你是否同意她的意見，總喜歡靜聽。

她的聰慧美麗機智使得許多人傾倒，連史末資將軍也在內。遇到適當的場合，毫不遲疑地使用她的天賦，她對可憐的人是溫和的，憐恤的，並且是很有禮貌的，當她運用美麗與智慧作為鬭爭武器的時候，卻又是毫無疑問的獲得勝利。

她是一個代表時代的人物，代表着她的國家，她的時代，她的個人史也就是她國家的鬭爭史。四十多年以前，她生在印度的一個富家，父親莫蒂納爾尼赫魯是有名的律師。信奉婆羅門，卻有英國式

的作風。那時的印度人自以為是大英帝國臣民的一份子引為驕傲。全家住在阿拉哈巴德，是一個英印合璧的家庭，孩子們受着兩種教育的訓練。

著名的阿拉巴宛地方尼赫魯的家——甜蜜之家——現在已經捐作印度國民大會會址，是一所大的住宅，他們是道地的印度人，特別是她的母親，一個舊式的印度女子。孩子們都交給奶媽照管，奶媽看作家屬的一員，有一個奶媽一直住在她家直到她母親八十一歲而且始終受着優待，孩子們長大了，笑母親的老法子，她們說：「母親，如果你能親手哺養我們就好，一切都是奶媽弄得不好。」老尼赫魯夫人為這事很傷心，因此潘底迪夫人決定不將哺養孩子的責任交給奶媽。

莫蒂納爾尼赫魯對孩子們採用英國式的教育，當他們可以不需要奶媽的時候起。他愛好英國家庭循規蹈矩的作風，不像其他印度富家子女，予以姑息之愛，儘管痛愛他們，卻讓他們能養成獨立的精神。有一年到英國去，莫蒂納爾尼赫魯為他的女兒聘了一位英國女家庭教師。也許是有緣吧：他與那位女教師祇見面了廿分鐘，就決定聘他去印度，她答應去一年，結果留了十二年，當小姐們不再需要太多照管的時候，她就變成老尼赫魯家中的女管家，最後她在印度結了婚，一直到現在還住在印度與他家保持密切的連繫。

在阿拉巴宛的家分成兩部份，一部份印度式，另一部份英國式，老尼赫魯夫人專管印度式的一部份，她生長在印度，十四歲就結婚，雖然像其他印度婦女一樣她總是跟隨着丈夫，但她一直保持着東方的生活習慣。

印度普通人家裏的花園中，多半有一頭眼鏡蛇，據說如果這蛇對某人露面，這人便當大富大貴。潘底迪夫人說：「有一天我躺在門前的草地上看書，父親也坐在近邊看書，突然，我聽得父親用急速的聲音喊住我，不要移動，我以為有甚麼危險的事要發生，一會兒，就看見一頭眼鏡蛇溜進草叢中去了。父親告訴我說他看見這蛇曾在我的身邊不住擺頭，我聽了自然很怕，雖然蛇已經走了，我怕蛇，不管它是不是代表一種吉兆。但是母親從這時候起，認定我將來一定是很有出息的。」至於家中歐化的部份的徹底歐化的，從僕役到車夫都是英國人。潘底迪夫人從四歲起即操英語，何時開始讀英文，已經記不清了，大概五歲時就正式讀英文課本，九歲時方開始學練本國文字，他的父親決心讓自己的兒女們能操純粹的英語。潘底迪夫人說：「小的時候，英文讀音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英語說不好，父親會氣死，我怕我在美國的麥克風前不受歡迎，因為我操的是一口純粹的英語。」

她們從外表上看來，完全像是英國人，潘底迪夫人有一個別號叫蘭。她的妹妹叫貝娣，他們喫的是英國羊肉、煮青菜、布丁，穿的衣衫是從巴黎買來的，一星期要喫一次印度飯，潘底迪覺得那真是活受罪。

十二歲的時候，父母替她訂了婚，她全然不知道，她的父親雖然是新式的人物，卻代她選擇了富厚的家庭將女兒許配了，沒想到這個聰明漂亮的女兒竟會走上另一條路。她出國好幾次，接受了西方獨立自由的薰陶，回到印度，決定解除婚約，她的親屬也同意了，她獲得了自由。

潘底迪夫人自己的家裏也保持着東西兩種作風，有一個西菜廚房和一個印度廚房，除了星期

天節日用印度飯外，其他日子都喫西菜。這種辦法並不覺得勉強，因為在印度的歷史上，實際的情形也是如此。潘底迪夫人一部份的祖先來自中歐，為那邊的白種野蠻民族所趕來，她的祖母卻是喀什米爾人，白面金髮碧眼，印度人的血源不一，主要的是土著族和歐洲來的亞利安人，德來瑞底安人，他們是當時印度最開化最文明的一系，現代的印度人可以說是黑人白人的混血種，有東方人的氣質者卻有西方人的外表。

阿拉巴宛的舊習慣之一，便是男女受授不親，祇有兩小無猜的時候可以男女小孩一起生活，愈是守舊的家庭，這種規矩愈嚴，潘底迪年青的時候隨母親去拜訪親友，一定是坐掛有厚簾的車。一直到卅歲左右，她正式參加了甘地獨立運動以後，纔公開的在阿拉哈巴德露面，她穿着四方的服裝，全家住在歐化區。

兒時的家對長大後的子女是很有影響的。自從甘地挺身而出，她的父親就開始改變，放棄了仰慕大英帝國的心理，變而為熱烈的愛國者，這種改變不是容易的，英國人果能很聰明地運用一些傑出的印度人，示以平等，不致變成今天的局面，西方的文明，不能叫英國人予印度以平等，最後如莫蒂納爾尼赫魯一類的人物終於知道印度希望從英國獲得自由，太不可能，就決定了參與甘地領導的運動。家產捐作公用，家人相繼入獄，連老尼赫魯夫人也被捕入獄。

如果不是這麼大的轉變，潘底迪夫人的幼年和青春時代一定又是另一個樣子，她和她的哥哥尼赫魯，在父親的鼓舞下熱烈參加革命獨立運動，父親死後，更加努力地為爭取祖國的自由獨立來

奮鬥。

然而，在人生的另一面，她也有不可少的一段。她是如此綽約多姿，怎能逃得了愛神的掌握呢？老尼赫魯有一個回教青年祕書，照習慣是不輕易與尼赫魯的愛女接近的，但她竟自己挑選了他——潘底迪先生，作她的丈夫，按宗教的儀式結了婚，她的嫁奩，十分的體面。共有一百零一件披肩，一百零一套衣，一百零一雙鞋，一百零一條裙子，五十件圍巾，一百零一顆寶石，還有白的珍珠，美的翠玉，以及全副家具，銀的杯盤等。

新娘用的長紗是紅的，色彩真是最重要的，春天穿黃的或綠的，參加宗教儀式用橙黃，結婚時就用紅的；可是潘底迪夫人並不是一個全然的印度姑娘。老尼赫魯夫人常常告訴她說：「坐下來，文靜一點，要像一個印度女孩兒的樣子。」幼年時的她常常受到這樣教訓。

的確她是太美麗了，有印度人所最欣賞的美點——一縷捲曲的青絲，敷着香噴噴的髮臘，一對大而黃的眼睛，長長的睫毛，端整的鼻樑——在印度鼻樑懸直是最重要的美點——光滑潔靜的蒙哥利亞肌膚，每天她用香橙粉敷上，更加美麗，蛋形的面龐，彎曲如弓的嘴唇，身段的高度又恰到好處，更有那細的柳腰，有如亞細安人說的，女子的腰身要小到男子看不見——她確是這樣的。

她的婚禮按照舊禮舉行，兩家的家長交換了喜帖，準備着婚禮，新婦在結婚的這天，由七個處女替她用奶沐浴，塗上油膏，髮上滿束着金花銀花，手臂，腳踝都塗上指甲花，唇上微微擦了一點口紅，現在她還偶然擦一點。

按照印度的習慣，婚禮在新娘家舉行，燃起了慶祝的焰火，火在印度是一種崇高的象徵。所有莊嚴的儀式都在火邊舉行，英國法律也認可這種習慣，父親坐在新娘的旁邊，新郎坐在對面，新娘新郎隔火握手為禮，相誓白頭偕老，相親相愛，效忠國家，隨後兩人繞火走七步，新郎送新娘青桃一對，表示給她兒子，新娘將青桃藏於面幕中。

兩人走攏，面對着面，用一塊白紗將二人罩住，家長族人站立兩旁，祭司為一對新人舉手祝福，說：拉馬配夏娃，新郎配新娘。婚禮告成，一對新人回到夫家。

新媳婦由新郎命名拉克錫美，男家準備有盛宴歡迎，母親拿出同樣的食物送與兒媳吃，表示男家已經接受了媳婦到自己家中來。

從此兩人度着甜密的家庭生活，潘底迪先生是一個學者，一個上流君子，對妻子，對兒女最為誠摯，他雖然保有一部份印度教徒的傳統，但國家意識比宗教觀念強。他彬彬有禮，和藹近人，在家庭中給年輕的夫人以充份的平等，他也從事政治鬥爭。最大的嗜好是園藝狩獵，他是一個好的獵手，在阿爾墨拉置有大的菓園，當他和尼赫魯等政治犯在拉里監獄中時，常為他們在監獄的院子裏闢出花園，點綴得姹紫嫣紅，強烈的責任感促使他分擔着獨立運動的責任，他被捕入獄的時間很長，監獄的生活，損壞了他的健康，當他的女兒出生不久時，他出獄死了。

潘底迪夫人不是守舊的，她有獨立不羈的個性，對於印度婦女的被壓迫，她痛斥婆羅門教的惡習。「有了婆羅門，婦女就失掉了自由。」她說：「他們掌權的時候起，就開始對婦女約束壓迫，他們造

成了嚴格的階級制度（起初還不太嚴）他們強制婦女早婚，女孩年事愈輕愈不知道反抗，長此因在家裏連選擇夫婿的自由也完全交諸父母，根據各種記載，十九世紀時代較本世紀還好一點，那時的婦女偶爾也有擇夫的機會，寡婦也可再嫁。」

不要將潘底迪當作典型的印度女子，她的家過去和現在都是現代化的，有些習俗如按時拜訪夫家的親屬等，不是絕對遵守，但有的習慣是保留的，當提到用右手抓飯喫的習慣時，她笑着說：「這事使蔣夫人來到印度同我們進餐的時候很奇怪，她問我：『你真用手抓飯喫嗎？』我對她說：『自己的手不比筷子乾淨嗎？』至於普通印度人對宗教觀念的問題，她說：『宗教熱已經冷淡了，祇是個人的事情，已經不是社會共同的生活了！』」

潘底迪夫人是一個睿智、又有經驗的政治家，對於家庭以及家事她是否感到非常興趣呢？她不折不扣的回答是：「我是一個政治人物。」自然她是一個可愛的印度人，她將父親家裏民主的作風用到自己家裏來，她的貼身僕人曾是一個賤民，經她訓練，他現在幫着尼赫魯工作，成爲聯合省的議員了。潘底迪夫人和他共坐辦公，她是堅決反對有階級意識存在的。她的廚司也是一個賤民，她從不在官用文書上，標明自己的階級。

「事實上，」她笑着對人說：「在我童年時代認爲唯一不可接近的賤民是白種人，祖母從不和白人男女握手，回教朋友也是如此。現在的情形自然改觀了，兩個所謂賤民的女子在哈德，拉巴大學畢業，嫁給兩個婆羅門人，她們仍然爲印度教徒所歡迎。」

隨着歲月增加，潘底迪夫人年復一年為獨立運動而努力，入獄多次，在監牢的日子頗久，孩子們祇得交與親屬代管，她是唯一被選為擔任政府要職的印籍女子。

希王喬治結婚祕聞

一提到希王喬治第二，許多人就知道他的浪漫史正和英王愛德華八世一模一樣：愛德華八世的情人是辛浦生夫人，而喬治第二的情人是裘斯·白列頓·裘痕斯——一個英國警衛隊的軍官的離婚的妻；這是第一相同之點。第二，皇家和平民的暗地結合。第三，這兩個夫人有着同樣的姿色的美點和青春的苗條。

關於喬治第二和裘斯的戀愛，是早在十五年以前的事；他倆遠在印度的時候已開始進行了。原來裘斯在一九二四年和一個銀行家的兒子茄克·白列頓·裘痕斯陸軍中尉結婚，隨丈夫到印度去。裘斯和前夫曾在一九三一年生了一個現在已經十五歲的女兒。但至一九三二年，她就和喬治第二相識，於是乎，這個皇家的浪漫史就暗地裏發展起來；一直到了現在，他倆還是相互熱戀着咧。

這對情人，我們無妨繼續敘述關於他倆的簡略浪漫史吧：

一九三五年，喬治第二和裘斯已經過了初戀的階段；正逢喬治第二第二次復辟的時候，這個巴爾幹的君主熱戀英國美婦的趣事已成爲街頭巷尾的談話資料了。但這個美婦究竟是誰，叫什麼芳

名許多人還很茫然。現在這一年，喬治第二的髮妻——羅馬尼亞的公主依利莎白，提出離婚；而這離婚是對喬治第二有利的，也正在這時候，裴斯帶着孩子和她的丈夫分居，準備離婚。不過一直延到一九三七年才提出來，離婚的理由是說她的丈夫犯有通姦罪，這正和依利莎白控告喬治第二的不貞的罪名，遙遙相對。

之後，喬治第二和裴斯就公然地住在雅典離皇宮不遠的地方的很大別墅，不久又遷到溫和的康福島。

一九四一年，喬治被德軍驅逐出國之前，他倆就暫時分別。裴斯比喬治先到倫敦，她和女兒寓居在離都市不遠的鄉村裏。喬治一有餘暇就去和她幽會。

戰事結束後，裴斯搬進城來了；她和喬治在一起也不被私議。於是裴斯住在武士橋村區域的幽雅的一十八世紀「大廈內，喬治是熱烈的訪客。

喬治返國前，裴斯仍住在倫敦。

現在讓我們略為介紹這個顛倒了喬治第二的裴斯吧；她是一個倫敦出庭辯護士的女兒。她的姿色凡是看過她的人都承認會受迷惑的。她是個殷勤多才、健談的女人，並且聽說她的政治手腕比她的皇家情人來得精明。她的頭腦非常聰明清晰，她不願意喬治因為她而喪失了他的承襲的職位，這是她最精彩的表現。

到如今，他們倆都覺得很舒適，而喬治依然做他的希臘君王。

柯南特春風桃李

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都相信哈佛是第一名美國大學，許多人贊揚哈佛，因為哈佛大學出過愛默生（美國詩人與哲學家一八〇三——一八八二）和佛蘭克林·羅斯福。在這次戰爭結束以後，哈佛大學的氣氛有了一些變化，因為現在哈佛充滿了退伍士兵，全體學生共達一萬一千七百人，過去開適的氣氛已經被匆忙的氣氛所代替了。

哈佛目前的領導人是它第二十三任的校長，詹姆士·布里揚·柯南特。柯南特自己也是一個哈佛的畢業生，他說：社會科學家應當毫無顧忌地對美國的教育機構加以剖析研究，就像地質學家研究岩石一樣，他自己對於文化的興趣與抱負，就是辦好這個具有三百一十年歷史的哈佛大學，而哈佛的校訓乃是一個拉丁字，意思是真理。

柯南特反對隱士式的研究，他說，我心目中的學術活動，是應該和不久將來的人類文明有關聯的。

柯南特出任哈佛校長已經有十三年，他的成就是值得一提的。去年哈佛大學出版的年鑑是一本「自由社會中的普遍教育」，全書二百六十七頁，報告中提到中等學校太偏重職業教育，他們建議美國學生應該以一半的上課時間學習英文，科學，數學和社會科學。至於大學階段的教育，也應當

加入簡要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課程。現在，哈佛大學的文理學院已在試行採取這類課程。

此外，今年文理學院的幾件大事便是建立一個價值三百萬元到五百萬元的科學館，設置五項新的教學和研究計劃，以使哈佛的教育能配合原子時代的世界。

柯南特是以一個科學家來領導哈佛的。他的父親是個照相製版家，他有着科學氣質的傳統，他小時在家中做化學試驗分析肥皂，然後告訴他母親說，他買的肥皂牌子雖好而成份甚劣。

他進哈佛讀的是化學系，一九一六年他得到了博士學位。他有廣泛的興趣，朋友甚多而知己甚少，他的太太是老師的女兒。

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他領導了一批科學家研究製造利害的毒氣，他曾經獲得少校軍階。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他重返哈佛，從事研究炸藥和葉綠素。一九二七年，他研究有機與無機化學而獲得很高的聲譽，於是加州理工學院就請他去主持一個生物化學部門，但是哈佛大學一心要留他。乃將他晉級為正教授，幾年後又升為化學系主任。

一九三三年，柯南特行年四十歲，哈佛大學的管理當局遴選他繼退休的羅威爾為哈佛校長。對於這次任命，柯南特比較任何別人還要來得驚奇，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管理當局遴選他來擔任。柯南特繼任校長以後，就找了一批能幹的幫手來治理學校，這樣的分權制度使得他能夠在這次大戰中以百分之七十的時間擔任國防委員會的工作。

柯南特有三個重要的幫手，一個是管財務的克拉夫林，一個是負責總務事務的雷諾，一個是歷史學家布克，他是文學院的院長，領導着五百九十七個教授組織的強大陣容，同時他也是哈佛大學的學監。

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祕書列德爾，他曾任英文教授，對於畢業生最為熟悉。他的責任是團結畢業生，而使校友會活潑愉快。哈佛大學資產雄厚，但是自從柯南特擔任校長以後，它還能夠得到五十萬元美金的捐款。

柯南特不像他的前任一樣，他是重視回答別人的來信，他也很重視一百二十個哈佛校友會的分會。哈佛校友一共有六萬餘人，他們選了三十個校友，組織了一個名譽監察委員會，這監察委員會每年開會八次，專門審核哈佛管理當局的決定，但事實上很少決定會被推翻。而真正負責經營哈佛的，乃是哈佛管理當局的主席和六個理事。這些人物多半是律師和銀行家，而柯南特校長在他們保守性的壓力之下，最近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公開表示自由主張了。

柯南特是一個共和黨人，他是寧在政治鬭爭中採取中立地位的。他對爭論所採取的態度，是但問事實如何而不牽就人事關係的。

柯南特認為哈佛大學校長有三種主要的工作：一個是和校友會保持良好關係，一個是領導十個部門的教授，最後一個是親自參加新的常任教授的選定。

今年，柯南特又新替自己加了一項工作，他從一九三三年以後就離開了教室不再教書，可是他

今年卻自願擔任一般自然科學的課程，他有一個教授非科學家們以科學課程的祕訣，這祕訣：不重要，相反地則着重科學方法及其歷史的研究。

柯南特在戰爭時期曾任國防研究委員會的主席，他以絕對獨當一面的大權，領導着那價值二十萬萬元的科學研究機構，從事雷達，反雷達，各種化學戰爭工具以及原子能的研究。在製造原子彈的艱巨工作中，他是聯繫科學家，軍事家和工業家工作最重要的人物，可是這件工作並未使他愉快，因為他認為原子彈的管制乃是全世界的第一件大事，去年十二月，他飛到莫斯科去擔任貝爾納斯的顧問，和莫洛托夫討論蘇聯管理原子能的計劃，當他在莫斯科的時候，莫斯科又成立一個哈佛校友分會。

現在柯南特正忙於使哈佛能夠適應原子時代，有一些柯南特的舊朋友在懷疑哈佛大學是否是最能發揮他能力的地方，他們對於柯南特以深思熟慮的方法而迅速地通曉人生與科學問題至感驚異，有一些人正在安閒地討論柯南特擔任總統的可能，雖然沒有人問過他自己的意見，但是，五十三歲的柯南特確乎仍舊保有進取的興趣。



愛因斯坦不愛虛榮

愛因斯坦是近世最偉大的一個科學家，不僅他在科學上的成就是偉大的，他的人格也是偉大

的，但他卻從來不把自己看成一個偉人。我們且試舉幾件小事爲證：

有一次他到布魯塞爾，去做比利時女皇的上賓。他根本沒有想到會有人在車站上歡迎他，因此也沒有注意到站上迎接他的漂亮的汽車和衣飾華貴的達官貴人。他一手提衣箱，一手拿着他的提琴，往女皇的宮殿走去。歡迎的人等得不耐煩，都很生氣，回去報告女皇，說愛因斯坦恐怕改變了計劃，不來了，女皇聽了也皺起眉頭來，正在說話的時候，忽見一個滿身灰塵的人走了來，他一面走一面愉快地吹着口哨，女皇正在不高興，看見一個浪漢似的人闖進來，更是生氣，就厲聲命令他滾出去。

但是且慢！這個流浪漢愈走愈近，女皇看得真切，不由得怒氣全消，幾乎驚喜得說不出話來。

「怎麼，愛因斯坦博士！你好嗎？見到你使我多麼高興，但是你爲甚麼不等我派來的車子呢？爲甚麼要走這樣遠的路呢？」女皇這樣說。

「怎麼，陛下，我不知道你派了車子接我。」他回答說，現出天真的笑容：「我下車後，便一直走出來了。這一段路倒是走得很愉快的。」從這裏我們可以明瞭：假如愛因斯坦願意利用他的名聲，他可以靠演講和寫文章變成巨富，但是在他看來，便宜的玻璃碟和銀碟是一樣地好，要那麼多的錢幹甚麼呢？他相信財富只會使人自私，而且富人多數不善於利用財富，有些朋友們和他辯論，指出金錢可以有許多好處，他打斷他們的話說：「我絕對相信財富不能幫助人類進步，惟有偉大的高尚的人格才能使我們產生高尚的觀念和行爲，你能夠想像摩西耶穌或甘地會貪財圖利嗎？」

只有一樣東西是愛因斯坦所需要的，這不是金錢，而是一個可以潛心研究的清靜的環境，而打

擾他的人偏偏特別多，許多人出重價請他給報紙寫文章，請他出席公共集會，或請他替各種商品如牙膏、肥皂、雪茄煙等做證明品質優良的廣告，他對這些請求祇好一概加以拒絕。愛因斯坦對金錢是沒有興趣的，曾經有過這樣一回事：德國的一家雜誌願出一千馬克，請求准許重印他的一篇講演，他不肯，編輯堅持地對愛因斯坦說，把講稿印出來是對科學的義務，愛因斯坦這才答應了，但是有一個條件，他說不能接受一千馬克，那篇講稿不值得這樣高的稿費，假如編者同意把稿費減為六百馬克，就可以准許他印行。

一個美國的出版商看見德國的這個編者成功了，於是出了一個驚人的大價錢，請愛因斯坦寫一篇文章，無論甚麼題目都可以，他高興討論甚麼就寫甚麼，這個請求使這位科學家差不多哭起來了，他對太太說，他受了侮辱，他叫道：

「這無禮的傢伙難道以為我是一個電影明星或是拳術家嗎？」

當然，使愛因斯坦如此地厭惡金錢，固然是由於他的清高的品格使然；但更重要的還是他已經有了相當的財富，足夠他過着一個不太華貴的安靜的生活。有個時期，他爲了主張「金錢是應施捨出去的」還曾經一個人維持在柏林一百五十個家庭的生活。從這就可看出他之所以能够「清高」的真正原因了。如果他也像十六世紀的刻卜勒一樣窮，和二十世紀的郝貴林一樣走頭無路，他還能够這樣「清高」麼？

但這位純潔誠實的教授，他主觀的意念，畢竟是善良的。

他從來不坐出租汽車，因為他覺得旁的許多教授都只能坐公共汽車，他不應該一個人特別坐出租汽車，他旅行的時候總是坐三等車，後來經過他的太太的許多唇舌，才勸得他改坐二等車。

愛因斯坦太太是一位舊式的不愛出風頭的女人，雖然丈夫那麼有名，她卻並不因此改變一個舊式太太的作風。她使這位教授不受日常生活的打擾，她要管賬，又要管大量的信件，教授的數學才能雖然妙絕人寰，但卻不會管賬，因此管賬的和管家務的都是他的太太，每天早上八時，當太陽光線射進他們的房間時，她就將浴盆的水管扭開，一面把她的丈夫叫起來，他起來，拖着拖鞋，披着有顏色的浴衣，在放水的時候，他就拉提琴，一直等到太太喊着「亞爾培，準備好了。」他才走到浴室去。她的太太還要跟在後面替他關門，不然教授自己是會忘記關的。吃過簡單的早餐之後，他就到書齋裏去工作，而她則要坐下來，清理收到的郵件，把它們分門別類：德文的、法文的、俄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猶太文的、英文的等。這些信來自世界各地，用着各種文字，有些時候會有幾百封信由紐約、東京、馬德里、莫斯科、巴黎、倫敦、孟買等地寄來，愛因斯坦太太必須一一看過，而且把它分類，有些信是扔掉不作覆的，有些是必須立即作覆的，有些是需要教授自己考慮的，有些是必須翻譯或讀給他聽的。

應付這些信件要佔住一天很大一部分時間，常常在晚間他們倆還要繼續這個工作，但是愛因斯坦太太知道她的丈夫一天工作辛苦，也需要朋友、音樂和談笑的調劑，在晚間常有朋友來陪教授玩樂器，而她的太太則到處張羅，使客人們舒服，還有外國來的拜訪者以及和愛因斯坦志同道合的名人們。

這位科學家很喜歡這樣的社交，他尤其喜歡與有學問的人討論哲學，談柏拉圖、休謨、斯賓洛沙、與叔本華的思想。他喜歡閱讀並討論託爾斯泰與多斯托伊夫斯基的著作，以及蕭伯納和法朗士的諷世作品。蕭伯納有一次說過，關於他的作品的最好的批評是愛因斯坦寫給他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上，蕭伯納的作品，受到他的忠誠的贊佩。愛因斯坦認為惠特曼的詩是當今感人最深的，因此惠特曼成了他的密友，常到他的家裏來訪晤他。愛因斯坦又喜歡古典音樂，她的太太勸他晚上出去聽聽巴赫或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音樂，比勸他出去做旁的事容易得多，假如親朋戚友或他們的孩子們來訪，那就更加輕鬆愉快，愛因斯坦喜歡在這樣的時候與孩子們談笑，他會一面抽煙斗，一面找一個姪子作蘇格拉底的對話，他會說：

「我今早接了一封信，是一個美國的發明家寫的，他提議由一個飛行員坐直昇飛機上升高空，然後靜候地球轉動。他認為用這種方法可以不必飛渡大西洋，而仍能達到巴黎。你覺得這是聰明的主意嗎？」

「不，教授先生，我不覺得。」

「爲甚麼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呢？」

「這……因爲……這是因爲直昇飛機太重了。它必須浮在空氣上，而……（講到這裏小孩子窺見科學家的面上有一絲笑容，便更加有自信地講下去。）而空氣是隨地球轉動的，因此飛機會始終停留在原處！」

「答覆得很好，」愛因斯坦高興得很：「你真是個聰明的孩子！」然後他就站起來，愉快地拍拍孩子的肩，兩個人手牽着手走進廚房，心照不宣地獵取好吃的東西。

哈斯特破口傷人

在美國，有「鐵路大王」「煤油大王」等等名稱和諡號，新聞業也不能例外，威廉蘭道夫哈斯特，便是新大陸「無冕王」中之王，他一個人統率二十多家大報，十多個雜誌，另外辦有規範宏大的通訊社，銀行和影片公司，他握有了財權，他把握了輿論，倘使他今天從電話，鋼筆，墨水之間，想要攻擊什麼人，只要發下一道命令，明天便有幾十家報紙替他刊載出來，立刻可以轉移民衆的視聽。所以說他是「手惡怪」，實在一點不錯，他常能抓住白宮領袖，推展政治動向。

哈斯特是善於體認小市民的心理，而觀察精細，敏於臨機應變者。他的父親喬治哈斯特是美國西北部的大富翁，他擁有極大的牧場，巨量的財富，生活寫意舒適，哈斯特在這一種環境裏長養起來，二十歲進了波特頓的哈佛大學。學校的功課，什麼也引不起他的興趣，祇有報紙，他感着特別的愛好。後來他擔任了學校新聞的編輯，躊躇滿志，覺得非常高興，然而他對校課還是放蕩一味不感興趣。有一次他作弄了一個教授，就被學校開除出來。

哈斯特回去之後，很不得已，但老哈斯特卻對他說，應該到社會上做一番事業。哈斯特就把他想

辦報的願望說出來，老哈斯特也無話可說，不久，他就給他兒子去接盤了「桑港觀察報」。哈斯特得這個富於興趣的地盤，他把幾年來關心和學得的經驗，一一實施起來，居然使他的報紙立刻銷數激增，正式奠定了他們的「新聞王國」的基礎。但是「桑港觀察報」雖然辦成功了，可是這報僻處美國西部，未免偏於地方性。不久，哈斯特又想開拓他的領土了，他看準了紐約。

當他從歐洲旅行回國，就決定以十八萬美元購得了紐約「每日晨報」，他立刻把牠改革，出版「紐約亞美利加日報」。當時在紐約最佔勢力的報紙，以浦得利主辦的薄利的「世界報」為首。哈斯特見到了這一着，他就和這報界元老開始競爭，不惜用種種方法，種種手段爭待勝利。他的新聞方針，不論印刷編制，完全和「世界日報」一模一樣，而定價卻比牠低廉一半。開始發報時，他把一千七百萬元的遺產，悉數投注在這競爭事業上，勸人購讀「紐約亞美利加日報」的廣告，既到處分散，而且還在報裏附上一分美金，以引誘讀者。那時浦得利以為他這個舉動，不久就要坍台，那知事實剛巧相反，哈斯特的報，在三月之中一躍而銷售至十五萬份了。

這時浦得利才着急，將世界報也減低定價，然而哈斯特卻乘勝攻入浦得利的陣營。他知道世界報的煽動性誘惑性之所在，在乎大的字體，大的標題和更生動的內容，他把這些一起模仿過來，而且更要黃色化，刺激化，滑稽風趣的文字充滿篇幅。

世界報有二個得力編輯，柯達爾和布里斯本都是很能幹的份子，靠了他們設計和部署，該報星期版由十二萬份遞增至五十萬份。哈斯特看中了這兩個人，用了種種機會，把這兩位延聘到自己報館

裏。浦得利受了他的競爭影響，終是很慘悽地失利了。

哈斯特自從戰勝紐約報界元老以後，非常志得意滿，不住的擴充他的業務。不但這樣，他並且運用新聞政策的「新」，竭力做成他的報紙的諷刺性。對於美國政黨，尤其沒客氣，破口傷人，時而攻擊共和黨，時而攻擊民主黨，每一個政客，只要為哈斯特系統報紙刺着，他就體無完膚，因此一般政客除了他的敵人外，惟一的恐懼，便是哈斯特系統報紙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的筆下是毫不留情的。

貝多芬命途多舛

誰都知道貝多芬，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音樂家，但有誰知道貝多芬五十多年的生涯都是浸潤在苦難的汁液中。羅曼羅蘭對他的一生有個確切的比喻：「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個明淨如水的早晨，僅僅有幾陣懶懶的微風，但在靜止的空氣中，已經有了隱隱的威脅，沉重的預感。然後，突然之間巨大的陰影捲過，悲壯的雷吼，充滿着聲響，可怖的靜默，一陣復一陣的狂風……」

因為他的酗酒的老父想把他做成一個音樂神童，便整日整夜的把他釘在洋琴上，十一歲加入音樂隊，十三歲在教堂裏當大風琴手，到了十七歲，便把全家的生活費用，負擔在自己肩上了。

貝多芬當廿多歲的年青時期，他的耳朵便開始變聾了，一個音樂家的耳朵不能聽到聲音，這是多麼悲慘的事。有一次音樂會中貝多芬要求親自指揮最後一次的預奏，從第一幕的二部唱起，顯而

易見他全沒聽到台上的歌唱。他把樂曲的進行延緩很多，當樂隊跟着他的指揮棒進行時，台上的歌女自顧自的匆匆向前。結果是全局都紊亂了。經常的樂隊指揮翁洛夫，不說明什麼理由，提議休息一會，和歌唱者交換了幾句話以後，大家重新開始，同樣的紊亂又發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貝多芬指揮之下，無疑是幹不下去了，但是，怎樣使他懂得呢？沒有一個人有心告訴他：「走罷，可憐蟲，你不能指揮了。」貝多芬不安起來，騷動之餘，東張西望，想從不同的臉上猜出癥結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聲。他躍下台，一口氣跑回家裏，一動不動地倒在便榻上，雙手捧着臉不竟大哭起來。

又有一次，貝多芬指揮他的合唱交響樂，他全沒有聽見全場一致的彩聲，他絲毫沒有察覺，直到一個女歌唱員牽着他的手，把他的面對着羣衆時，他才突然看見全場起立，在向他搖舞着帽子。

在愛情上，貝多芬也始終是個苦難者。他是一個被愛情遺棄的人，然而，他一生雖爲苦難的命運所壓抑，卻沒有屈服，他反抗，他永遠在苦難中找尋幸福，創造歡樂。他自己說：「我應當儘可能地在世上得到幸福，決不要苦惱！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決不能使我完全屈服。」他在對苦難的命運的反抗中，寫下了無數輝煌的作品。正因此，他的作品中充滿了生命底氣息，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

此外，他還是一個極富正義感的人。當他創作英雄交響樂之初，原是想獻給拿破崙的，後來他聽到拿破崙稱帝，便憤然撕下了題詞，更改了英雄交響樂這名詞。



高爾基的苦學生涯

俄國最傑出的作家，並且是世界最傑出的作家高爾基，在一般人想來，一定以為是受過完備的學校教育，或曾畢業於大學的吧。然而不然，高爾基從未好好兒進學校讀書。九歲以前算是進小學校讀過一二年書，後來就做了鞋匠的學徒，又做過塑神像匠人的幫手，做過輪船上廚子的助手，做過園丁，做過碼頭工人，做過烘麵包的下手，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勞工」。

在輪船上做廚子的助手的那幾年，高爾基學會了初步的寫和讀。那廚子名為斯馬耳，略知文字，喜看小說，他有許多小說。高爾基跟這師父，不但學會了削香蕈和煮菜，卻也學會了許多文字。小小年紀，他已吞完了那廚子的那些小說。

十五歲那年，高爾基受一個窮友的慫恿，忽然想到加桑去進大學。知識慾非常發達的高爾基，因此就趕到加桑，打算進大學。但進學校，第一要緊的還是錢。所以高爾基在他的窮友家裏，做了幾天「食客」以後，就流落在加桑了。

他最初是寄寓在窮朋友的家裏，那是一層的破房子，在一條狹而醜陋街道的盡頭。房子的一邊是火燒場的廢墟，長滿着亂草。在這廢墟下，還剩有燼餘的小亭子間，給野狗們做窩。高爾基就住在那兒，他在回憶錄裏說：「這亭子間，在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實在是我的大學校之一。」

這朋友不但供給他住宿膳食，並且教他自修。只因這位朋友實在太窮，一母一弟，自己也吃不飽。所以高爾基覺得他家的每一片麵包，吃了都像石子一般的難過。他白天常常在外邊跑，避過吃飯時間。在下雨天，他就躲在那野狗做窩的火燒場上，燼餘的亭子間裏，他坐在那些死狗死貓的屍體中間，靜聽雨聲，很明白自己進大學只是一個夢了。

在晴天，高爾基常到碼頭上去掙錢，解決了他的肚子餓。他和碼頭上的工人，小販相處得很熟，他愛他們那種粗獷的性子以及頑強的反抗氣質。在工人和流氓的人羣中，他所經驗的人生以及工作，對他性格的長成都有很大的影響。這時期是高爾基青年時代中最重要的一頁。他說：「我覺得我像是投進了洪爐的一片生鐵。」

那一年冬天，高爾基爲了要節省他朋友的麵包，就到一個小麵包店裏去做工。他一面做麵包師的助手，另一方面卻是店主的耳目，防備那麵包師偷麵粉，雞蛋和牛油。有一天，給高爾基看見了，他說：「偷是罪惡，你不應該這樣做。」麵包師反問道：「偷難道真是罪惡嗎？」高爾基笑了笑，他並沒有去告訴店主。

社會就是高爾基的學校，各項苦工就是高爾基的學科。他的敏銳的觀察，生辣活潑的文章，都是他自學與經驗的果實。在生活困難無錢進學校的現代中國青年，高爾基的自學生活是最值得注意和借鏡的。



蕭伯納被開玩笑

老是嘲笑人家的蕭伯納，有時候，也被人家開了玩笑。不過，能够和這位老幽默大師開玩笑的人實在很少，大多數的人都是望塵莫及的。最近，有兩個男人「拉蕭伯納的鬍子」竟然被拉成功了——一個是當地的醫生，一個是這位名作家自己的隨從男僕。兩個人都還活着，很好的生存着。關於這兩件傳說，英國人是不諱言的。蕭他自己也承認的。

關於醫生的傳說是如此的：有一次早晨，蕭醒來對他的妻子說：『我覺得不舒服，我想還是在床上不起來吧！』

『要不要請一個醫生？』他的妻問。

『好的，』蕭說。

半個鐘頭之後，那醫生來了，一個肥胖的人，塊頭極大，他走進了那作家的房中時，完全透不過氣來了，一而用一塊手帕揩他的前額。

『啊，那些混賬的扶梯，』他對蕭看了許久之後說：『你住居得太高了。蕭先生，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是，每次我爬了這許多扶梯，我總是停止呼吸的，事實是我透不過氣來了。』

醫生躺在近旁的椅子上，又喘息了。

蕭對醫生投射了一個銳利的眼光，舉起了眉毛問：「醫生，你不舒服嗎？」

「唔，有一點眩暈，都是那混賬的扶梯。」

「醫生你坐在那只椅子上，休息一會兒吧。」蕭要求着說。

醫生點點頭，又喘息了，過了幾分鐘的靜默之後，蕭問：「你頭痛嗎？」

「是的，我有一些，那些扶梯——也許會致我死亡呢。」

正在這時候，蕭從床上跳起來，走進浴間中，拿出一些藥丸和一杯水。

「吃這個，那會使你好一些的。」這聰明人勸導着說。

醫生把藥丸和水一同吞了下去。兩分鐘之後，他微笑着說：「蕭先生，我好一些了。」

蕭，非常有興趣地坐在床沿上，用手指點着醫生說：「醫生，你該知道這毛病完全是因為吃得太好的緣故，我親愛的醫生，你不應該把油膩的肉吃得太多！」

「那麼，叫我吃什麼呢？」

「啊，那全世界聞名的蔬食者說：叫你吃什麼啊？第一，不吃肉，不吃臘腸，吃像我一樣的菜單，吃許多的蔬菜和水果，許多的水果。啊，醫生，你幾歲了？」

「我是四十三歲。」醫生說。

「你自己一些也不怕難為情的嗎？我的年紀比你多一倍，我卻比你康健得三倍多，你跳舞的嗎？」

「不，很抱歉，我不會跳的。」醫生說。

蕭活潑地跳了起來，開了留聲機，神氣活現地在醫生面前，單獨地婆娑起舞了。

「現在，我親愛的醫生，你該付給我五先令的醫藥顧問費。」蕭在跳舞後，說。

醫生舉起了頭，辣手地說：「決沒有這一類的事。蕭先生，那是你該付給我兩個金磅呢。蕭先生，你知道嗎？你一些也沒有病狀卻叫我來。對於這一類的憂鬱症，我發現了一種新的治療方法。當我一遇到這類的病人，我就怨訴着自己的不舒服。於是，病人立刻從床上跳起來，來幫助我。我剛才正用這方法而把你醫治好了。」

蕭的眼睛閃爍着，不再爭論了，便開了一張支票交給醫生。「這並不是對你的方法的報酬。」他說，「你有着另外的優點。你知道的，我是常常尋醫生們的開心的——現在，你卻用我自己的手打我自己的耳光。」

另外的，一個關於那侍從男僕的傳說是如此的：有一次一個新聞記者去訪問蕭伯納，留下了一張請求答覆的問題，蕭在那時候很忙，便叫他的侍從——跟從了他已好多年了——代為回答。

「隨便怎樣的回答好了。」蕭說：

侍從彷彿自己就是蕭伯納一般的回答着問題，在報紙上這樣的刊載着：

一、你在什麼時候起身的？

答：在早晨五點鐘，往往我在未起身之前，常和鬧鐘爭吵的，因此，我不得不在每天晚上把鬧鐘撥快一刻鐘。

二、你起來後做些什麼事？

答：有時候我剃鬚子，洗面、穿衣服，然後便去擦皮鞋。每天早晨，那廚娘堅持着她的皮鞋擦得不亮，老是罵我的。

三、早餐時有些什麼事？

答：我到廚房中去摸摸廚娘的臉孔，並且問她：「咖啡預備好了嗎？」

四、你在那裏吃早餐的？

答：在寫字間中，未吃之前，先把桌上的灰塵揩去，把字紙簍倒乾淨。

五、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你出去散步的？

答：祇有星期日我才出去的，和一個朋友一同在泰晤士河邊散步，那朋友是「通陰溝」的。

六、早晨十一時和中午之間，你做些什麼事？

答：那時候，我總是在廚房中，削洋山芋皮。

這一段訪問在報上刊載時——和蕭伯納的一些其他的口頭答覆的幽默一般——引得人家哈哈大笑。

據說，那男僕依舊被蕭僱用着而沒有停掉。這可以證明蕭伯納是一個開得起玩笑的人。



牛頓誤錶爲雞蛋

公元一六四二年，偉大的科學家牛頓，生在英國的林肯鄉。他的生日恰巧是耶穌誕生的那一天。牛頓小時候，很頑皮。他時常把紙做的燈籠，繫在紙鳶的尾巴上，到了晚上，把紙鳶的線割斷了，任那紙鳶飛翔在空中；農民們看見空中的紙燈光，都很奇怪，說是彗星出現了；而聰明的牛頓，卻伏在家裏竊笑着。

後來牛頓漸漸長大了。有一天，他在園中玩耍，忽然看見樹上一個蘋果，掉到地上。他就奇怪地想了：「這蘋果怎麼會落到地面上來？它爲什麼不向天空上飛呢？」

他由這個疑問，盡力研究，最後竟被他發明出「宇宙引力」的原理來了。原來宇宙中的物體，都有互相牽引的力量。地球吸引蘋果，蘋果吸引地球。不過地球的吸引力比蘋果大，所以看見蘋果掉落到地面上來了。

後來，牛頓開始研究光學，他用三稜鏡通過了日光，發見了白色的日光，變成了紫、青、藍、綠、紅、橙、黃七種顏色，很是美麗。

牛頓研究學問，是很專心的。一天，他預備了一隻鍋子，想煮雞蛋。這時他正在看書，聽見鍋裏的水沸了，就揭開鍋子，把雞蛋放了進去，過了許久，揭開鍋蓋，想取雞蛋吃。撈起一看，牛頓不覺「啊呀！」一

聲，原來他放在桌上的錶，正在沸水中打滾；而那個雞蛋，卻仍舊好好的放在桌上哩。更有有趣的是另有一次，牛頓想在牆上開兩個洞，預備他養的貓兒，在洞裏進出。他喊了泥水匠來，對泥水匠說：

「請你替我在牆上開兩個洞兒；一個大的，一個小的；大的預備給大貓進出，小的預備給小貓進出。」

那泥水匠聽了，不覺呆了一呆，他奇怪地說道：「先生！只要開一個大洞就行了；有了大洞小貓也可以在大洞進出呢！」

牛頓聽了，不覺失笑道：「對的！對的！我弄錯了！」

牛頓是很愛狗的，他養的一隻狗，時時伏在他的身旁，不離開他一步。

有一次，牛頓做好了許多稿件，積起來，有好幾疊厚冊，他預備把這些稿件，拿去刊印。

但是心愛的狗，不知怎的跳到檯上去，把酒精燈打翻了，火燒起來，把稿件燒光了。牛頓心裏自然十分懊惱，但他不忍打他的愛狗。由此可見牛頓是一個很仁慈的人。

諾貝爾幾死於試驗

現在世界上有一注「諾貝爾獎金」，分文學獎金、醫學獎金、物理獎金、化學獎金，和平獎金五

種。不論何人在這五方面有一種特別貢獻的，經諾貝爾獎金委員會認可後，便可得到一筆很多的錢。這獎金的基金共有九百萬金圓，每年只抽出牠的利息來分發，然而獲得的人已够一生享用了。

「諾貝爾獎金」就是瑞典諾貝爾一人的遺產，他因發明了炸藥，做到一個富翁。後來看看人對他發明的炸藥，用在有利的地方少，用在殘殺人類的卻很多，於是他開始悔悟了。臨死的時候，他就指定自己的財產作為獎金，鼓勵一般有學問的人造福人羣。

他一共有兄弟四人，他是第三個。父親也是歡喜研究科學的，曾經替俄國創造了好幾種東西。諾貝爾跟父親到處遊歷，所以懂得好幾國文字。他發明的炸藥，爆炸力很廣，歐洲阿爾卑斯山洞中的鐵路，共有九英里，就是用他發明的炸藥炸開的。他對於化學方面的發明共有八十五種，都得到專利權，所以他就大富了。

諾貝爾發明炸藥，曾經碰到一次極大的危險。當他在三十一歲那年，這是試驗失敗的第六年了，一天他又伏在試驗室裏研究。他配好了各種藥料，然後裝在一個爆發管裏，不料不到一會兒工夫，忽然砰的一聲，藥管爆裂了。霎時間烟霧迷漫，炸藥飛遍全屋，結果屋頂飛去，室中什物及瓦片等都飛揚開來，諾貝爾也倒在瓦礫堆裏。

全家的人聽得這爆炸的巨響後，就沒命的奔來，但一看諾貝爾的試驗，已轟得粉碎了。濃烟起處，只見滿身血漿的諾貝爾，正在瓦礫地爬出來。

衆人把諾貝爾救起後，開他身上疼痛得怎樣，他卻說道：「我看了這炸藥的厲害，證明我的試驗

已成功了，所以我也不覺得什麼痛苦。」

自此，諾貝爾發明的炸藥就大大的出名。

華盛頓幫抬木頭

華盛頓的祖先是英國人，到他的曾祖父佐治，才遷到北美去居住。一七三二年，華盛頓生在彼多麥河畔一所舊式的房子中，他的父親叫做沃迪斯香，是一個種植家。

華盛頓小的時候，有一天，父親給他一把小斧頭。他拿了這把小斧走到園子裏，心想試試這把小斧，究竟有多少快利，他忽然看見了一棵小櫻桃樹，便把那斧頭輕輕地向那樹上試了一下，誰知道刀口很快利，把那小櫻桃樹斫倒了，心裏很驚惶，就逃入屋子裏去了。

停了一會兒，他的父親從外邊回來看見了，便大聲喊道：「誰斫倒我的櫻桃樹呢？」家裏沒有一個人敢作聲，華盛頓看見父親動怒了，他不願嫁禍他人，便向父親承認櫻桃樹是他斫倒的。父親見華盛頓有這樣的誠實，不但沒有責罵他，而且對他說：「你自己肯承認過失，能誠實不欺，這是一種最好的行爲，現在你就沒有罪了。」

華盛頓在家裏，常常聽哥哥魯連斯講英國和西班牙打仗的故事，因此他有做海軍的志向。十五歲時，他把這個意思告訴魯連斯，魯連斯就替他謀了一個海軍的位置，華盛頓很快活。可是到了出門

的一天，給他母親的兩滴老淚留住了，他母親以爲海上的生活很危險，所以不許他去，他不得不仍在學校裏讀書。

到了十六歲，華盛頓開始爲測量員。有一天，華盛頓和幾個同伴，正在河邊休息談天的時候，忽然有一個農家的小孩，跌入河中去了，那孩子的母親站在岸傍狂呼救命。

華盛頓聽見了，急忙把外衣脫掉，縱身躍入河內。水流很急，孩子的身體，有時浮於水面，有時沈到不知那裏去，華盛頓照婦人的指點，洵了許多路，才追着落水的孩子。將要抓着的時候，又被急流衝了去，華盛頓鼓着勇氣，又奮力前進，終於被他追着了。立刻向岸邊游來，可是水流太急了，華盛頓弄得精疲力竭，又被急流捲進了波浪裏去。

停了一會兒，華盛頓抓住孩子，已接近了岸，孩子的母親，急忙向華盛頓手中接去了孩子，許多人也把華盛頓接上岸來。那個孩子的母親對華盛頓的義勇行爲，真是感激涕零，說道：「你是我兒子的救星，敬祝上帝永遠保佑你。」

後來英國政府向美洲殖民地課重稅，殖民地人民不服，就公舉華盛頓爲總司令，帶兵去和英國打仗，可是華盛頓所統率的兵士，不但軍械缺乏，且衣服糧食也不完備，常常要受凍餓。兵官的薪水更是微薄，往往男子出外當兵，妻子卻在家裏挨餓，因此兵官有時相約辭職，有時不聽總司令的號令，華盛頓總用好話來安慰他們。這次戰爭一共延長了八年，直到最後康華立的一戰，英國兵才打败了，美國從此便得獨立了。

華盛頓做了大總統後，有一天，他穿了便服，乘着馬到外面去遊玩。走到一條河邊，看見一個軍官，指揮着兩個兵士扛一根很大的木頭，要從河灘上扛到河岸上。那河岸很高，木頭又重，兩個兵士用盡氣力，還是扛不起來。

那軍官站在岸上，不住口的喊着：「用力！用力！」而他自己卻不去幫助他們。華盛頓便對他說道：「他們氣力已用完了，你去幫助他們一下吧！」那軍官聽了睜着眼睛，對華盛頓大聲喝道：「我是大尉，你知道嗎？我也配去做這種工作嗎？」華盛頓便謝道：「得罪得罪，倘是我早知道你是大尉的話，我決不敢冒犯了。」說罷，把外衣脫下，親自去幫助兵士，把木頭扛上岸來。

華盛頓臨走的時候，對兵士說道：「你們以後假使遇到困難的事情，可到總統府來找華盛頓，我立刻可以來幫助你們。」說着就走了。

那軍官聽了，才知道這就是全國所景仰的大總統，嚇得像木頭一樣的站着，不敢說出一句話來。華盛頓做了八年總統，把美國立國的基礎，建設得很穩固，才功成身退辭了職，回到故鄉去興辦實業。

有一次，他在野外散步，看見一輛舊式的馬車，載着很多的行李，車中還坐着一個少婦，那匹馬像是很吃力了，所以走得很慢。車夫動了氣，把鞭子舉得很高，猛力一擊，那匹馬受着劇痛，就拚命的向前跑去；不料，走得沒有幾步路，車就翻了下來，陷入田中，車中少婦向車外跌出，跌得很遠。華盛頓很快的跑過去，把少婦扶起來，那知她已跌得不省人事。幸虧有另一個走路人，恰巧也跑來，華盛頓就請他拿

一點清水來灌她。那人立刻把自己的帽子向河中舀了一些清水，把少婦救活了。

華盛頓和另一個人還幫助車夫，把車中物件拿下來，再把車子扶起來，將少婦扶入車中，把行李也裝了上去，車夫就趕着車子去了。

另一個人是誰呢？就是英國的著名戲劇家佩那特，後來佩那特知道他是華盛頓，終身便以這件事為無上的光榮！

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華盛頓因病死在故鄉，死年六十八歲。美國全國人民，好像失去父母一樣的悲傷！



達爾文不愛書本

達爾文於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在英國的盧斯保。很奇怪的，他是和美國的林肯總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們以後如果要替他們開一百五十年紀念會，或二百年紀念會的時候，倒可以把他們兩人合攏來開的，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嗎？

達爾文是一個進化論的首創者。在他以前，大家只知道人類是由上帝創造成功的；在他以後，才知道人類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並且像飛在空中的鳥，走在地上的獸，游在水中的魚，原和人類是一個祖先。他拿出許多憑據，來證明人類進化的原理，才打破了上帝創造人類的一句謬話。

當達爾文小時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他愛好自然科學，用心記憶植物的名稱，又常常歡喜在野外觀察，把石子昆蟲貝壳等搜集回來，專心研究。

達爾文十歲的那年，到威爾士海濱去住了三星期，採集許多家鄉不常見的昆蟲，使他很歡喜。他的妹妹不贊成他因採集昆蟲，而殘殺許多生物，所以他採了許多已死的昆蟲來做標本。達爾文天性是很仁慈的，因為歡喜採集，把昆蟲殺死，原是不不得已的事情呀。

有一次，他在園裏，看見兩個甲蟲，就伸兩隻手去捕捉；不料同時又看見一個異樣的甲蟲，他捨不得放牠逃走，就把一個甲蟲含在嘴裏騰出一隻右手去捉牠。那知含在口裏的一個甲蟲，忽然放出一些異味的液汁，麻木了他的舌頭，心裏一嚇，三個昆蟲都放走了。

他的哥哥在一間小屋中，建設一個小規模的化學實驗室，從事實驗，叫達爾文做他的助手。達爾文高興得了不得，天天幫助他的哥哥實驗，製造各種氣體，竟把別的事情，一概忘掉，這一件事情傳到同學的耳朵裏，同學就叫他做瓦斯（氣體）先生。

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劍橋大學的一位教授，寫信對他說：「英國皇家軍艦比格爾號，將航行南美洲測量地形，如有新進學者，願去研究的均所歡迎，且可不收船資。」達爾文就趁了這個機會去旅行。

達爾文坐在軍艦上，一面到處考察，一面繼續研究他的學問。在讀書之外，他又從事解剖海中的動物，或用顯微鏡觀察各種微生物。

不過他在這次遊歷中，總是暈船，因此成了終身的痼疾。

旅行中在各處島上，發見許多巨獸的骨骼，奇異的動植物，化石和石頭，在平常人的眼光中是不值一文錢的，但是達爾文卻像獲得了異寶一樣的歡喜。

達爾文的脾氣，最歡喜研究自然，不贊成讀死書。他所以要讀書，是要幫助他更仔細明白自然的緣故，因此他對於書本不大愛惜，他往往把大本子的書，劈成幾本小冊子，以便誦讀。有時候，還要把沒意義的書頁撕去，丟在垃圾桶裏。

他收藏的書，分已讀略讀未讀三種。已讀是已經讀過，而留有摘記的；略讀是粗粗讀過，而不曾記錄的。他對於未讀過的書，常常顯着可惜的樣子，嘆着氣說道：「我還有空暇的時間來把牠們拜讀一遍嗎？」可知他工作的忙迫了。

達爾文所著的書很多，價值最大的一部著作，叫做物種原始。



列寧不忍吃魚

俄國革命導師列寧，替俄國成就了偉大的革命事業，所以至今他的英名還遺留於一般人的腦海中。

一八七〇年的四月二十四日那天，列寧出生在俄國伏爾加河旁帝巴斯克地方的一家貴族屋

子裏。他的父親是一位賢明的教育家，母親是位賢慧的婦人，對於小孩子的教育十分注意。列寧在優良的家庭環境中，他的教育、品性，都有優良的發展。

列寧從小就有做領袖的宏志，在和別的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時候，他總是指揮者。許多小朋友也很信仰他，服從他。

當他十六歲的時候，他的哥哥因謀刺沙皇事機不密，被捕宣告死刑。他的父母那樣地痛哭流淚，他的心中雖然十分悲憤，但是他對人說：「哭有什麼用呢？我今後必定要替哥哥報仇才是！」的確，哭是弱者的表示，像列寧這樣偉大的革命者，是決不輕易流眼淚的。

當時革命的風潮，在俄國很是盛行，在列寧讀書的一所大學裏，也發生了一次革命的學潮，列寧就在這次學潮中被捕了。

他在獄中，想要和同志通信，指導革命。但是獄卒對他監視得非常嚴厲，三三兩兩常到柵門邊監視，使他在裏邊的舉動一些不得自由。列寧沒法寫信，便用牛奶做墨水，麵包壳做墨水瓶，一面在寫信，一面假裝吃麵包，等獄卒來了，便把麵包吞了下去，這樣一來，就瞞過了獄卒了。

有一天，獄卒在門外來了好多次，他寫了一會，忽把麵包吃了下去，一共吃了六隻麵包，才算寫成了一封信。

在那封信後面，他寫着段極有趣的話：

「朋友，這封信給我寫成真是不容易呢！」

「那如同小鼠般的獄卒，今天在我門口共走過六次，他時時偷望我的動作，我一見了他，便把一隻墨水瓶連同墨水一同吞了下去。哈哈，我吃的是注着奶油的一隻麵包呢！」

「我爲了那鼠子般的獄卒，一連吃了六隻墨水瓶。不錯，剛才吃的已是第六隻了，可憐我現在只剩一隻麵包了。」

「這封信請細細的讀吧，朋友，再會！」

歐戰發生以後，俄國人民因受了食糧缺乏物價飛騰的痛苦，都很抱怨政府，社會革命黨乃乘機起來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三月，終於把名聞世界的專制政府推翻，產生了蘇維埃勞農政府，列甯被選爲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一九一九年，俄國又發生了一次大的飢荒。那時他常把人民送給他的食物，分送給有病的挨餓的人民，他認爲自己同樣是個普通的人民，不該較常人多得一些食物。

有一次，有人送給他一條鹹魚，他收下了以後，就邀大文學家高爾基同吃，但是在高爾基沒有入座以前，他卻忽然愁眉不展的對高爾基說：

「承人民的好心，送給我這條鹹魚，可是現在圍在我四周的都是些飢餓的同胞，這條魚怎樣叫我吃得下呢？」

高爾基聽了也十分感動，他們終於把這條魚，轉送給饑餓的同胞。

由此可知列甯的確是一個毫不自私的人，他的革命決不是爲了想擴大私人的權力，無論在什

麼時候，他總是以人民大眾爲前提的。



甘地絕食政策

甘地在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生於印度一個叫做坡班達兒的地方，他平時吃的是飯和果實，飲的是清水，赤腳露膊，在地板上睡覺，每天睡得很少，他對於生活的態度只是「愛情與工作」而且是一個「永久的母性」的典型，所以成爲一個世界上罕見的偉大的性格。

在中學裏甘地結交了一個壞朋友，那朋友提議叫甘地吃肉，同時講了一篇大道理，甘地以爲吃肉是違反教義而罪過的，但結果終於被誘動而實行吃肉了。

他第一次吃小羊肉，晚上就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一隻活的山羊在自己腹內叫跳，情狀悽慘得很。後來那朋友引誘他吃豐盛的葷饌，喝酒，吸煙樣樣都會了，爲了要吸個痛快，他竟至實行偷錢來買煙，這事繼續了好幾個星期。可是感到很不自由，他想連吸煙的自由都沒有嗎？難過之餘，覺得非常失望，同時因了那朋友的謠言，說自己的妻子不忠實，於是便竟起了自殺的念頭。

他找得了一種毒藥，在一個晚上，跑到一個廟裏，準備自殺了，毒藥已捺到嘴邊，忽然心上湧出一個問題：如果吞了藥不會立刻死去，那如何辦？接着又想，死了真比活着好嗎？於是又放下毒藥；但又覺得不好意思，便努力吞了二三粒，明知二三粒是毫無效力的。

這自殺的痛切的經驗，卻救了他不再吸煙了，不再僱僕人的錢了，從此以後他便回到了純潔的路上。

甘地從英國留學歸國，做了一個律師。有一次他要到南非洲去幫忙一件訟事，可是當時印度人都被各國人所看不起，當他離開杜爾本乘火車到奈托爾的都城馬芝堡時，他買的是頭等票，但鐵路職員一定要他到貨車裏去，甘地不服，結果被警察推下車來。第二天他乘驛車，管理員不許他和白人同住，把他安置在車夫的一羣裏，甘地不睬他，結果又被打了一頓。這極大的侮辱使甘地的熱血沸騰了起來，內心發生了劇烈的鬪爭，於是埋下了他復仇的種子。

甘地家裏本來是富裕的，但因周濟人家的費用太大了，所以一到甘地手裏，就很窮了。曾經有人估計過，將他全部家產都變賣了，也值不上幾個錢，然而全世界有那一位富翁能及得甘地的有聲望呢？

他常常穿着一件半截的破舊衣服，但當初在倫敦時，他卻常戴絲質帽子，穿大禮服，還拿着手杖，很有紳士風味。他有一副假牙齒，在不吃東西時，總是放在那件破舊衣服的口袋裏，直到要吃時，才把它接放在嘴裏，吃完，立刻又拿出來洗一洗，放進口袋裏去。

每當一個印度人，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情，甘地以為是他自己領導得不當，於是他想出了一個懺悔的辦法，就是自動地斷食七天，還許下了一個願，在半月之中每天只許吃一頓飯。假使國人還不知自新改過，於是他把七天的禁期延長到十四天，結果這許多犯過的人，異常感動，一面痛責自己，一

面流着眼淚請甘地饒恕。

甘地不但對自己印度人常用絕食的手段來感化人，同時爲了反對英國對印度的壓迫，他也常用絕食的辦法，來對付英國。英國人聽到甘地絕食，就要着急，因爲甘地在印度的號召力很大，萬一甘地真絕食而死，那麼全印度人都會與英人作對了，那麼大英帝國還能在印度統治下去嗎？所以英人到了甘地絕食的時候，就趕快想辦法來緩和對印度的壓迫政策，使甘地不致絕食而死。甘地爲印度人民對付英國人，會先後絕食過十一次之多，有一次爲了反對英人的經濟壓迫，絕食時間竟達十三天以上，他每天除了喝一點開水以外，就不吃別的東西，非堅持英國答應不可，這種堅韌不移的精神，真是令人驚嘆的，結果英人還是答應了事。

印度在英國的統治下，有六千萬的民衆是永遠被視爲卑下的，他們不敢進店裏去買東西，必須戰戰兢兢的站在相當距離之外，等待人們把東西擲在他們手裏。他們沒有資格進學校，更不配進入講公理的法庭，他們的影子射到一件食物上時，這食物就只有被人拋棄，再也無人肯吃了。

在目前印度尚有十分之一的人民仍在半飢餓的狀態中，慈愛的甘地爲了這些人爭取自由，力求解放，他不願孩子們降生到這可憐悲慘的世界上來，所以近年來他竭力提倡節育；同時他把一個可憐的小女孩，抱來認作寄女，並好好地扶養她成人，對待她正和自己的女兒一樣。

甘地所主張的「不合作主義」也可說是脫胎於美國人大衛薩羅的思想。原來薩羅曾於九十年前畢業於哈佛大學，後來，他化了二三元錢在冷僻的海濱建造了一所茅屋開始他的隱居生活，並且

拒絕納稅，因此他曾被政府逮捕，但他出獄後，即著作了一冊書，反覆申論「每個人都應該納稅」的主張，可惜當時的人沒有加以注意。誰知後來這冊書，給甘地讀到了，大為嘆服，並決定採用他的策略。他覺得英國政府沒有真正使印度自立，所以他大聲疾呼，警告英國，並對印度民衆宣傳說：「寧可入獄，不要納稅！」又發起抵制英貨運動。當英政府向他們徵收鹽稅時，他們卻跑到海濱去自己晒鹽。

印度在甘地領導下，歷盡千辛萬苦，到現在才算脫離英國而自治了。
甘地有的人尊他爲聖人，也有人相信他是印度神的化身！

中外名人逸事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者 鍾 鼐 華

發行人 陳 冠 英

發刊日期 三十七年一月

定價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

分發行所 長沙 電話莫三電報掛號書一
春明書店分店

南京聚珍書局
廣州東方書局

7130
8-11-24

